

托爾斯泰選集

I

復活

第一部

托爾斯泰

高稚譯

文化生活出版社

譯者附序

想到自己的寫作生活往往是成年累月地空自着，便有一種不安的情緒。近年來我有了一個無形式上拘束而有餘暇自由工作的環境，但在這個期間的寫作生活却幾乎又是空白。（物價會影響我的工作情緒，真是怪事！）帶着自慚，我又開始寫作了。但因為一個機緣，一位老友與一位新友的好意，我遂中止寫作而翻譯此書。我想，此書在好多方面既遠比我現在所能寫出的東西好，而譯書對於練習技巧與修養氣魄又很有幫助，我自己的工作是不妨暫時擱置了。

本書原文是一九三七年莫斯科國家出版局根據托爾斯泰全集（一九三三年版）第三十二卷所印的「藝術文學」版，附有精美插圖三十五幀。

承柯林士教授（Prof. Collins）借給我英文毛德譯本作參考，使我在翻譯書中對話時特別得到幫助（然在語氣及字句上概以原文為主）。毛德的英譯本是根據托爾斯泰的手稿譯的，是托爾斯泰自己認為滿意的，當時在帝制的俄國被刪之處在英譯本中全都印出，而英譯本之佳是毫無問題的。不過英譯本（假若為手稿本）與原文本在字句上段落上頗有差異，且

二者均有好多地方是另一本所沒有的。我以原文為主，如遇英譯本（手稿本）有多出的地方，或差異之處，我即斟酌上下文，加以比較，而決定添入與否。

着手之前，很想保持原文風格語調，而同時譯文又不生硬，可是譯後自己看了一遍，不禁愧然，譯的太不能滿意了。英文譯本頗能保持原文風格句法，有時全句構造次序幾竟相同，而同時又很流利。我的譯文却太差了。顧此即難免失彼，這一來是中文與原文之差異遠大於英文俄文之間的差異；二來是我的修養還不夠。雖然我是盡力求其不負作者不欺讀者，但倘有欠妥之處，那是由于我的疏忽與才短，應歸我負責。有些字句，例如一個主格，有時是三四個抽象名詞，其中夾着兩三個，最末的風之後又是好多字（在原文便是接連着兩三個名詞第二格），是往往很難譯出，或難以找到適當而又明達的相等字句，我便憑自己過去學習寫小說時所知的句法而譯出，然而在大體上，我是盡量保持原文的一切，句法力求直譯而明顯，能不添減文字即不添減，若還有倘讀者看了兩遍而仍然不能明白之處，那是我的才力不夠，不能怪文字的差異，我當再作修改，以補今日推誠潤飾之不足。

有人說譯文是為譯本的讀者而譯的，應該以求讀者容易閱讀為原則，不妨讓遷就譯文的地方多于拘泥原文的地方。要譯文順口一點，這並不難，我可以在譯文的字句間添減一二字，使譯文流利，至少比目前的譯文流利，可是我只做到很低的妥協折中的程度。為保持原

中簡練之處，有些句子我不願加注式地添字使牠流利順口，關於遷就與拘泥問題，目前尚難定論，亦無什麼標準，大家在嘗試中，我願意我個人的嘗試方法是到達較為完善地步的踏石。關於標點，我加用「、」號，爲使長句容易明瞭。……

此書原文，好像戰爭與和平，有些小地方顯得欠妥，或可說是不如假定的「手稿本」，且有小錯誤（也許是排版錯誤）。托爾斯泰寫人物時，稱呼有時前後不一致，例如監獄長，有時又稱作上尉，候補檢察官，有時只稱爲檢察官，譯文從一。英文譯本也偶有一二欠妥疏忽之處。這里說出來，既不是吹毛求疵，也不是爲我的譯文中可能有的錯誤作辯護，只是想表明一件工作（從寫稿到出版）要做得完美是多麼不容易。

譯文裏常常省去「一個」「這個」等冠詞。國文的字句中常常不用冠詞。俄文裏沒有冠詞。爲保持原文格調，我不添加冠詞，但不加冠詞而不順達時，我即加以冠詞，然而這也許未能周到，特爲說明。

俄文簡單句子中沒有連接動詞，好在國文裏也常說「他漂亮聰明，」「你哥哥比你快活」，「凡能不添」是「字之處即不添，但，當然是盡量避免故意生硬。

書中注釋有三種，一種是原文所有的，一種是採用毛德英譯本的，一種是我的附注，後二者均于注末標明。

二書書中大物對語每夾有法文、英文、德文、爲存原書精神計，概予保留，夾附譯文，好在爲數不多。……

一書中引用聖經新約的話，均借用聖經的譯文。……

書中的精美插圖，我希望在戰後的版本中，可以全數附入。……

末節關於本書的道德影響問題，毛德英譯本序言中曾引用托爾斯泰的信加以說明，茲將信中心部分譯附錄於此：……

「……對於不讀全書及不了解其中意義的人，此書或許有壞影響。但此書也會——一如本意所在工夫有全然相反的影響。我所能答辯的，就是當我讀一本書時，最使我發生興趣的是 *Wittuschaung des Autors*（作者的世界觀）。他所愛的與他所恨的。我希望任何持此種態度而讀我的書的人會發現什麼是作者所歡喜的與所不歡喜的，並爲作者的感情所影響。我所能說的，是當我寫此書時，我極憎惡肉慾，本書主要目的之一即是表現此種憎惡。如我未能做到，我很抱歉，……我覺得，我們要受到我們的良心與上帝的裁判，不是爲了我們行爲的結果，而是爲了我們的動機。我希望我的動機是不壞的。……」

……

哥復

馬太福音第十八章。(二十一)那時彼得進前來，對耶穌說：主阿，我弟兄得罪我，我當饒

許他幾次呢？到七次可以麼？(二十二)耶穌說：我對你說，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個七次。

馬太福音第七章。(三)爲什麼看見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書活

馬太福音第八章。(七)……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他。

路加福音第六章。(四十)學生不能高過先生；凡學成了的不過和先生一樣。

路加福音第六章。(四十)學生不能高過先生；凡學成了的不過和先生一樣。

路加福音第六章。(四十)學生不能高過先生；凡學成了的不過和先生一樣。

路加福音第六章。(四十)學生不能高過先生；凡學成了的不過和先生一樣。

千葉集聚在一小塊地方的數千萬人，無論怎麼樣努力去損害他們所居住的土地，無論怎麼樣

警用石頭去蓋壓土地，使土地上不生任何東西，無論怎麼樣消除一切發芽的草，無論怎麼樣

警用煤與石油去燻染空氣，無論怎麼樣斬伐樹木，以及無論怎麼樣趕掉一切的禽獸，——在城

市裏春天依舊是春天。陽光溫暖，草，恢復了生活，在一切未被鏟除的地方——不僅是在樹

蔭大道的草塊上，還在石板的縫裏——生長、發綠、樺樹、白楊、櫻樹長出了精潤的香馥的

葉子，菩提樹凸起了綻裂的蓓蕾；烏鴉、麻雀、和鴿子，帶着春天的快樂，已經準備了窩巢

了，蒼蠅在太陽晒暖的牆邊嗡嗡而飛。植物、鳥雀、昆蟲、和小孩，都是快樂的。但人——年

頭大約，成年的人——沒有停止欺騙，苦惱他們自己，並互相欺騙、苦惱。人們認爲神聖與重

要的不是這種春天的早晨，不是上帝世界的美——這美是爲了一切生物之幸福，是傾向於和平、和諧與愛的。而認爲神聖與重要的乃是他們自己想出的。爲了互相奴役的東西。

舉例如，在縣監獄裏，認爲神聖重要的不是這個；春天的優美與歡樂是給予一切生物與人果的，而認爲神聖重要的乃是：在前一日接到了一個編號的蓋印的有題表的文書，要在四月二十九日這天上午九時提審三個監禁在獄的犯人——二女一男。女的當中之這女是最重要的罪犯，要單獨提審。於是，根據這道命令，在四月二十八日正午八時，監獄長走進了女牢黑暗與發臭的走廊。在他後邊，一個面容痛苦、灰髮鬚曲、穿一件袖子鑲扁繸的毛衣、用藍邊的帶子繫腰的女人走進了走廊。她是女典獄。典獄長走進去，去提審她。典獄長走進去，去提審她。

「你找馬斯洛發嗎？」她問，同值班的典獄走到對着走廊的一列獄室當中的一道門前。典獄，響動着鐵鎖，打開鎖鑰，推開獄室的門，從室內發出了比在走廊上更臭的氣味，他喊叫了：「典獄長請進來。」

「馬斯洛發，上法庭！」

便又關了門，等候着。

甚至在監獄的院子裏也有被風吹進城的，郊野新鮮爽快的空氣。但在走廊上却是令人難受的有傷寒菌的空氣，滲含着濕氣、胭脂、腐物的氣味，這把每個新來的人立刻帶入消沈與

復

悲愁中。從院子裏走進來的女典獄，雖然慣於惡臭的空氣，也感覺到了這個。走進了走廊，她頓然覺得疲倦，她想睡。

活

在獄室裏發出了慌忙動作聲，婦女的聲音與跳腳走動聲。典獄長對着獄室的門大聲說：

「趕快，啊，快點呀，馬斯洛發，我說的！」典獄長對着獄室的門大聲說。

兩分鐘後，一個低矮的、胸部豐滿的、年輕的女人，在白衣白裙之上罩了一件灰大衣，用輕快的步子從門內走出，迅速地轉過身站在典獄的旁邊。她腳上穿了麻布襪子，襪子外邊是監獄鞋，頭上紮了白巾，在巾下，顯然是有意的，禿出黑髮的髮環。這女人滿面是那種特有的蒼白，就是久被監禁的人的臉上所有的，她令人想起地室中甘薯的芽。小而寬的手，和大衣寬領上所露出的白而胖的頸子也是這樣的顏色。在這個臉上，尤其是在面部的慘白中，是一雙動人的、很黑的、發光的、微腫但很生動的眼，其中之一微微斜視。她站得很直，挺起豐滿的胸膛。走進了走廊，她，微低着頭，直視典獄的眼，停止着，準備執行要她去做的一切。典獄正要鎖門的時候，一個光頭、灰髮的老婦人的蒼白、嚴厲、打皺的臉從裏面伸出來。老婦人開始向馬斯洛發說了些什麼。但典獄用門推老婦人的頭，頭不見了。從獄室裏發出婦人的笑聲。馬斯洛發也笑着，轉過身對着門上投戒的小窗子。老婦人在那邊面貼窗口，

3

用嘎啞的聲音說：

「不要聽這番話，

……

……

……

「頂要緊的——不要說多餘的話，不改口，就夠了。」

出獄人「隨便有一個什麼辦法，不會更壞的了，」馬斯洛說，搖着頭。

「當然，是一個，不是兩個，」典獄長說，帶着官長的自信的聰明神氣。「跟我，走

上」

露在窗口的老婦人的眼睛不見了，馬斯洛發走到走廊的當中，用迅速的小步子跟隨着典獄長。他們順石梯走下去，走過比女牢更惡臭更吵鬧的男牢，從每個房門上的小窗裏有目光跟着他們；走進了辦公室，那裏已經站着兩個扛鎗的押送兵。坐在那里的書記，給了兵士中的一人一件薰染了菸氣的公文，並且指着女犯，說，「帶去。」這兵——下城的農民，有紅色的麻臉——把公文放在天衣袖口的摺層裏，笑着，對伙伴、寬額骨的邱發施人（屬於俄國的一種亞洲人——毛）和女犯睜了一眼。兵士們和女犯下了樓梯，走到大門口。

在大門上的小門打開了，兵士和女犯跨過小門的橫樑，走進院子，走出垣牆，走過城內街中心鋪石的街道。

車夫、店主、廚子、工人、官吏停下來，好奇地看女犯；有的搖搖頭，想着：「這是罪惡的——不是我們的那種——行為所生的結果。」小孩們恐怖地看女盜，只是因為有兵士走在她身邊，而她現在是什麼也不會做了，才覺得安心。一個鄉農，賣了煤，在飲食店喝了一茶

，走到她面前，對自己劃了十字，給了她一個戈比（一個戈比是盧布的百分之二——譯）。女
臉上泛紅，垂了頭，說了什麼。

感覺到注視在她身上的許多目光，女犯頭不側轉，偷偷地斜視那些看她的人，這種對她
的注意令她高興。比牢裏清潔的、春天的空氣也使她愉快，但是不慣行走的穿着粗笨的監獄
鞋的脚，走在石頭上是痛苦的，她看自己的脚，企圖儘可能地走得輕。在一個麵粉店的前面
有一些不爲任何人所傷害的鴿子搖擺地走動着，女犯從那里經過時，幾乎腳碰上了一隻深藍
色的鴿子；鴿子飛起，撲動雙翼，從女犯的耳邊飛過，灌進了風。女犯笑了一下，然後深深
嘆息，想起了自己的地位。

女犯馬斯洛發的故事是一個很普遍的故事。馬斯洛發的母親是一個未結婚的女婢，她跟
着在鄉下兩姊妹處女的她老家裏做管牛婦的母親過活。這個未結婚的女人每年養一個孩子，
——這在鄉下是普通的事情——孩子受了洗，然後母親便不喂哺不需要的、不期望而出世的
、妨礙工作的孩子，於是孩子不久便餓死了。

這樣地死了五個孩子。他們都受了洗，後來都不被喂哺，於是他們夭折。第六個嬰兒是

女孩，是過客催爾人（普通叫賣、擲人——譯）所生，假若不是發生了這樣的事，就是，兩個老處女中之一走進了牛房，因為乳脂有母牛的氣味而要斥責管牛婦，——她的命運便也是一樣的了。產婦帶着美麗健康的嬰兒躺在牛房裏。老處女為乳脂的事斥責了她，又斥責了別人，讓剛剛生產的婦人躺在牛房裏，便要走去，但看見了嬰兒，對她發生了同情心，自願做嬰兒的教母。她替嬰兒行了洗禮，後來，可憐自己的教女，給了牛乳和錢給母親，要她喂養小孩，於是小女孩活下來了。老處女叫她為「救下來的。」

小孩三歲的時候，她的母親就病死了。管牛婦老祖母感到孫女的拖累，於是老處女把小孩帶在自己身邊。黑眼的小女孩長得異常活潑可愛，老處女歡喜她。

兩個老處女：年輕的、較仁慈的是蘇菲亞。伊發諾芙娜。伊發諾芙娜，她就是替女孩施行洗禮的，年長的、較嚴厲的是瑪麗亞。伊發諾芙娜。蘇菲亞。伊發諾芙娜給女孩穿好衣服，教她讀書寫字，希望使她成為養女。瑪麗亞。伊發諾芙娜說過，女孩應該成為女工、好婢女，因此她嚴厲，在她脾氣不好的時候，她責備、甚至毆打女孩。在這兩種不同的影響之下，這個女孩長大時，半是婢女，半是養女。她們叫她卡邱莎——這聲音不如卡滑卡好聽，也不如卡威卡普通，是在二者之間的。她縫衣、收拾房間、用白粉擦聖像、燒煮、打穀、煮咖啡，做輕巧的洗滌，有時和處女們坐一起，讀書給她們聽。

復 活

有許多向她求婚，但她不願嫁任何人，覺得她和那些向她求婚的、做工的人在一個生活對於她是難受的，她已被舒服的地主生活養嬌了。

她這樣地活到十六歲。當她過了十六歲的時候，老處女們的姪兒——一個年輕的大學生，富公爵——來到她們家裏，卡邱莎愛上了他，却不敢對他也不敢對自己承認這個。兩年之後，這個姪兒上路去參戰時，來到他的姑母們家裏，住了四天，在離去的前夕，他誘惑了卡邱莎，在最後的一天，給了她一張一百盧布的鈔票，走開了。在他走後五個月，她確實知道她懷孕了。

從此以後，她覺得一切都是可恨的，她只想逃避那等待着她的羞恥，她不僅是冷淡地疏忽地侍候處女們，而且自己也不知道，如何發生了這件事，——她忽然地情感決裂了。她對她們說了些粗野的話——雖然後來她懊悔——並且要求下工。

處女們，很不滿意她，讓她走了。她到警官家裏充當女僕，但只能在那里住了三個月，因為警官、一個五十歲的老人、開始煩擾她，有一次，當他是特別有冒險進取精神時，她大怒，稱他傻瓜和老鬼，並且那麼用力推他胸脯，使他跌倒了。她因為粗野而被趕走。找事是無用的了，她是要生產了，於是她住到一個賣酒的鄰下寡婦產婆家。生產順利。但產婆，到了村上一個病婦家去接生，傳染了卡邱莎產褥熱，於是嬰兒、男孩、送入了養育院，據說他

的老婦人說，到了那里，小孩就死了。

卡邱莎寄住到產婆家的時候，她全部的錢是一百二十七盧布：二十七——是自己掙得的，一百盧布是她的誘惑者給她的。她離開那里時，只賸下六個盧布了。她不知道存錢，她自己花費，也給與一切向她請求的人。產婆索取了她兩個月生活費——飯和茶——四十盧布，小孩的遣送費二十五盧布，產婆借去了四十盧布買牛，二十盧布用於買衣服、買物品，所以當卡邱莎復元時，她沒有錢了，她必須找一個地方。這地方是森林官家。森林官是結婚過的人，但正和警官一樣，在第一天就開始糾纏卡邱莎。他是她所討厭的，她企圖逃避他。但他比她更有經驗，更狡猾，尤其是，他是主人，他能夠差遣她去到他願意的地方，於是，等到了時機，佔有了她。太太發覺了，有一次她看見丈夫單獨和卡邱莎在房裏，便動手打她。卡邱莎沒有聽她打，於是發生互毆，結果是她被趕出屋，未得工資。後來卡邱莎進了城，住在那里的姨媽家。姨父是釘書匠，一度生活良好，但現在失去了所有的屋主，並且酗酒，把到手的一切都花在酒上了。

復

姨母開了一個小洗衣店，藉此養活自己和小孩子們，並維持墮落的丈夫。姨母要馬斯洛發在洗衣店裏工作。但是看到姨母家洗衣婦人們的辛苦生活，馬斯洛發遲疑了，在登記處去找女僕的工作。在一個女太太家找到了工作，女太太和兩個兒子、中學生同住。在她上工

活

星期後，年長的有鬍鬚的讀第六班的學生拋棄了書本，不讓馬斯洛發安靜，和她糾纏。她
認為過失全在馬斯洛發，把她辭退了。

新的工作沒有找到，但發生了這樣的事，馬斯洛發到了介紹工作的登記處，在那里遇到
一個在肥胖光裸手臂上戴了手釧、在許多手指上戴了指環的太太。這位太太知道了找事的馬
斯洛發的情形，把自己的地址給了她，要她去她那里。馬斯洛發到她那里去了。這位太太仁
愛地接待她，用包子和甜酒款待她，派她的女僕帶了一封短簡去到什麼地方。晚間一個高大
的、有灰色長髮與灰鬚的人走進房來；這個老人立刻坐在馬斯洛發旁邊，開始笑着，用發
亮的眼睛看她，和她說笑話。女主人把他叫進另外一間房裏，馬斯洛發聽到女主人說：「新
鮮的，鄉下來的。」後來女主人叫去馬斯洛發，說他是一位著作家，他有很多的錢，假若他
歡喜她，他什麼都不吝惜。她會使他歡喜，這個著作家給了她二十五盧布，許諾了常常來看
她。錢很快地花完了，付了她在姨母家的食宿費，買了新衣服、帽子、與綵帶。幾天之後，
著作家又派人來找她。她去了。他又給了她二十五盧布，要她搬進一個獨立的住宅。

住在著作家所租的住宅裏，馬斯洛發愛上了一個住在隣舍均年輕的快樂的店員。她親自
向著作家說明了這個，於是她搬進了一個獨立的小住宅。這個店員，應許了娶她，却什麼也
未向她提起，就往尼示尼省去了，顯然是拋棄了她，於是馬斯洛發又獨自過活了。她想單獨

住在宅子裏，但是別人不許她。警察分局向她說，只要她領到黃色執照（娼妓證——譯），受了檢查，她便可以這麼居住。於是她又去到姨母家。姨母看到她身上的時髦衣服，斗篷與帽子，恭敬地接待她，不敢再要她做洗衣的工作，認為她現在是過高級生活的人了。對於馬斯洛發現在已經沒有不做洗衣女工的問題。她現在同情地看前面房間裏那些蒼白瘦弱的洗衣女工們所過的辛苦生活，她們當中的已得肺病，她們在三十度的、有肥皂氣味的、冬夏都閉着窗子的房裏洗澡，熨燙，她恐怖地想到她也許要做這種苦役。

就在這個時候，馬斯洛發特別困難的時候，一個保護人也不出現的時候，有一個替妓院找姑娘的搗母發現了馬斯洛發。

馬斯洛發早就吸煙了，在她和店員同居的最後期間，以及在他拋棄了她之後，她漸漸學會了飲酒。酒吸引她，不單是因為她覺得酒味好，而酒吸引她，主要的是因為酒使她能夠忘掉她所經歷的一切痛苦，給她解脫，和她對於自身美德的信任，沒有酒，她便不能如此。沒有酒，她便總是頹喪、羞慚。

搗母宴請了姨母，灌醉了馬斯洛發，勸她住城中地好的、華麗的屋子，向她舉出了這種地位的一切利益與特權。在馬斯洛發眼前的選擇是：婢僕的賤賤的地位，且有男性的追求和祕密暫時的通姦；抑是安全、平靜、法定的地位，和公開的、法律承認的、有好報酬的

、經常的過姦，她選了後者。此外，她想藉此報復她的誘惑者、店員、和一切對她作惡的。還有一個理由引誘她作最後決定的，就是鴿母向她說，她可以替自己定做她所要穿的任何樣式的衣服——天鵝絨的、綢的、緞的、低領無袖的舞服。當馬斯洛發對自己設想自己穿了淡黃色鑲黑天鵝絨邊的綢衣服——低領的衣服，她不能拒絕而推辭執照了。當天晚上，鴿母叫了一輛馬車，把她帶到基塔也發的著名的屋子。

從那時候起，馬斯洛發開始了那種違反上帝與人類戒律的長期犯罪的生活，這生活是成千成萬的婦女過着的，不僅得到了關懷人民福利的政府的許可，而且受到保護，這生活對一個女人中的九個是以苦痛的疾病、先衰、早死作結束的。

在夜晚的縱酒之後是上下午的深眠。在三四點鐘，從醒甦的床上疲倦地起來，碳酸水與過量之飲，咖啡，穿着化裝服、短上衣、睡衣在房間裏懶散的徘徊，從窗簾裏面看窗子，無力的互相爭吵；然後洗濯，身體與頭髮塗膏油，打香水，試衣服，爲了衣服和女主人爭吵，在鏡子裏觀看自己，修飾面孔，眉毛，甜的豐富的飲食；然後穿起露出身體的、豔麗的綢衣服；然後走進陳設華麗的、燈火明亮的客廳；客人來臨，音樂，跳舞，甜食，酒，吸煙，以及和老人、青年、中年、大孩子、殘廢的老人、單身的、結婚的、老闆、店員、阿米尼亞人、猶太人、韃靼人、富人、窮人、健康的人、帶病的人、醉酒的人、清醒的人、粗野的人、

文雅的人、軍人、官吏、大學生、中學生——和各種各樣階級、年齡、性格的人姦淫。喊叫與笑話，呼號與音樂，雪茄與酒，酒與雪茄，音樂，從晚間一直到天明，只有在早晨才有自由與酣睡。每天如此，每週如此。每週末去到政府機關——警察分局，那里有爲公家服務的官吏，男醫生，有時莊重，嚴厲，有時帶着遊戲的輕薄，毀滅着天地所賜的、爲了防範不備人類還有畜牲去犯罪的羞恥之心，檢查這些婦女，發給她們繼續犯這種罪惡的執照，這些罪惡是她們與共犯們盤週地在做的。又是這樣的一週。每天是如此，不論冬夏，不論是在平日抑假日。

馬斯洛發這樣地過了七年。在這個期間她換過兩家妓院，住過一次醫院。在她入妓院的第七年，在她初次墮落之後的第八年，在她二十六歲的時候，她發生了一件事情，因此她被下獄，在監獄裏和殺人犯盜賊們住了六個月，現在她被送往法庭。

三

馬斯洛發、爲長途行走所疲困、走到巡迴法庭的房子時，她的女養育人的姪兒，就是那個誘惑她的德米特銳·伊發諾維支·聶黑流道夫公爵，還睡在有羽毛床墊的、彈簧的、高的、發皺了的床上，解開着清潔的在胸口有皺褶的麻紗睡衣的領子，吸着煙捲。他用不動的

復
眼睛看前面，想着今天要做的事和昨天的事。

活
想起了昨天晚上在富而著名的考爾浴根家，大家都以為他要娶他的女兒，——他嘆了口氣，拋掉吸完的煙尾，捻從銀煙盒裏再拿一支，但改變了意思，從床上垂下光滑的白腿，穿上蹣跚鞋，在豐滿的肩頭披上綢化裝衣，踏着迅速沉重的脚步，走進臥房隔壁的化裝室，室裏瀰漫着補藥、科命香水、髮膠、香水的好氣味。在這裏他用特種的牙粉刷了鑲補多處的牙齒，用芳香的嗽口劑嗽了嘴，然後他開始洗身上各部分，用各樣手巾擦。用香皂洗了手，用刷子仔細地擦了長出的指甲，在大理石洗盆裡洗了臉和胖頸子，他走進第三間房，那里準備了酒浴器。用冷水洗遍了有肌肉的、胖肥的、白身體，用毛巾擦乾後，他穿上清潔的熨平的襯衣，光亮如鏡的皮靴，坐到化裝台的前面，用兩把小刷子刷鬚曲的小黑鬍鬚，和額前稀疏的髮髮。

他所用的——屬於化裝室的東西：麻布襯衣、衣服、鞋、領帶、弼針、鈕扣，——都是最上等的最好的質料，樸素、簡單、耐久、昂貴。

從十個領帶與領帶扣針中拿了最先碰到手的，——這些曾經一度是新的悅意的，現在是全然無足重輕了——聶黑流道夫穿了刷過的準備在椅子上的衣服，走進了雖不十分清新却乾淨而有香氣的、昨晚三個用人擦過鑲木地板的長飯廳，那里有大橡木的餐具架，和同樣大的

可伸縮的、伸開的桌腿，雕成獅蹄形的，有莊嚴氣派的桌子。這個桌子上鋪了細緻的、漿過的、有巨大姓名首一字母的台布，在上邊有裝了香咖啡的銀咖啡壺、銀糖缸、裝了煮沸的乳脂的乳脂把杯，和盛了新鮮麵包捲、乾麵包、與餅乾的籃子。在餐具的旁邊有來信、報紙、和新近的「*Revue des deux Mondes*」。（兩世界評論——譯）

聶黑流道夫剛要看信的時候，從走廊的門裏徐徐走進一個肥胖、年大、着喪服的婦人，頭上有花邊的小帽，遮着分開的頭髮之間的細紋路。這是亡婦——新近在這個住宅裏逝世的聶黑流道夫的母親的女僕，阿格拉菲娜。彼得羅芙娜，現在留在她兒子這里做女管家。

阿格拉菲娜。彼得羅芙娜和聶黑流道夫的母親在國外先後住了十年，具有貴婦的外貌與態度。她自幼就住在聶黑流道夫家，在德米特銳·伊發諾維支還叫作米清卡（意即小德米特銳，有親愛之意——譯）的時候就認得他。

「早安，德米特銳·伊發諾維支。」

「你好，阿格拉菲娜。彼得羅芙娜。有什麼事嗎？」聶黑流道夫玩笑地問。

「公爵夫人，或者是公爵小姐來了一封信。女僕早就帶來了，在我那里等着呢，」阿格拉菲娜。彼得羅芙娜說，交遞了信，有意義的笑着。

「好，馬上就，」聶黑流道夫接着信說，並且注意到阿格拉菲娜。彼得羅芙娜的笑容，

活

復

皺了皺眉。

阿格拉菲娜·彼得羅芙娜的笑容的意思是說信是考爾洽根公爵小姐那里來的，阿格拉菲娜·彼得羅芙娜認為聶黑流道夫要娶她。而阿格拉菲娜·彼得羅芙娜的笑容所表現的這個假定却使聶黑流道夫不快。

「那末我教她等着了，」阿格拉菲娜·彼得羅芙娜拿起放錯了地方的掃桌面的小刷子，放到別的地方，然後慢慢走出餐廳。

聶黑流道夫打開了阿格拉菲娜·彼得羅芙娜遞給他的發香的信，開始閱讀。這信是用急速然而潦草的筆法在一葉四邊不齊的、灰色厚紙上寫的，「我提醒你，今天，四月二十八日，你要出席陪審裁判，因此不能同我們及考洛索夫去看圖畫，如你帶着你特有的輕浮在昨天許諾的，*a moins que vous ne soyez dispose a payer a la cour d' assises les 300 roubles d' amende, que vous vous refusez pour votre cheval.*」因為沒有及時出庭。昨天晚上你剛走後我想起了這個。那末不要忘了。

在信的另一邊有附啓：

M. 考爾洽根。公爵小姐。J

”Maman vous fait dire que votre couvert vous attendra jusqu'à la nuit.
Venez absolument a quelle heure que cela soit. amicalement q. s. m. p. que vous avez

M. K.”

聶黑流道夫皺蹙了一下。這個短簡是那種巧計的繼續，那是考爾洽根公爵小姐對他已經施行了兩個月的，是要用不可辨視的綫絲漸漸加緊地網絡他的。同時，在已不年輕又不能熱戀的人對於結婚所有的那種通常的猶豫不決之外，聶黑流道夫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由是，他即使是決定了，也不能立刻去求婚。這個原因不是他在十年前誘惑了卡邱莎並遺棄了她，這已被他全然忘記了，他並不認為這是他結婚的障礙。這個原因乃是在這個時候還同一個結婚過的婦人有關係，雖然在他這方面是斷絕關係了，她却還未承認是斷絕了。

聶黑流道夫對於婦女是很害羞的，但正是他的這種羞怯在這個婦人心中喚起了要征服他的願望。這個婦人是這一縣的貴族代表的妻子，在他的選舉中聶黑流道夫曾經參與。這個婦

原文女子姓末變音，讀如考爾洽基娜，譯文均從簡——譯。

媽媽吩咐你說，你的食具要擺到夜晚。你一定要來，不管是什麼時候。

人引誘他發生關係，而這對於聶黑流道夫一天一天變得更加索累，同時更加可嫌。起初聶黑流道夫不能拒絕誘惑，後來覺得在她面前是有罪的，他不能不得她的同意而斷絕這個關係。就因為這個原因，聶黑流道夫認爲自己即使願意也沒有權利向考爾洽根小姐求婚。

桌上正有一封信是這個婦人的丈夫寄來的。看到筆跡與郵戳，聶黑流道夫臉泛紅了，並且立刻覺得精力的旺盛，這是他每次臨近危險時所體驗的。但這種激動是空的，她的丈夫，聶黑流道夫主要田莊所在的那一縣的貴族代表，通知聶黑流道夫說，在五月末要舉行一次縣議會的特別會議，他請聶黑流道夫一定要出席，並在會議裏關於學校與馬路的重要質問上 *tenir un coup d'epaule d'epaule* (予以贊助——譯)，因為預料反動派關於這個要有強烈的反對。

貴族代表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他和幾個意見一致的人努力反對亞歷山大三世領導下的急遽的反動，完全傾心在這個鬥爭上，關於自己的不幸的家庭生活，什麼也不知道。

聶黑流道夫想起了他所經過的關於這個人的所有的痛苦的瞬息：他想起，有一次他以爲丈夫知道了這事並準備和他作決鬥，在這個決鬥中他打算向空射擊；又想起他和她之間的那個可怕的場面：她失望地跑到花園裏的池邊，意在投水，而他跑去找她。「現在我不能去了，在她沒有回覆我的時候，我什麼也不能着手，」聶黑流道夫想。他在一週之前寫給了她一

封斷然的信，在信裏承認了自己罪過並準備做任何贖罪的事情，但同時「爲了她的幸福，認爲他們的關係是永遠斷絕了。他等待而未接到這封信的回覆。沒有回覆——這也許是一個好兆。假若她不同意斷絕關係，她便早有回覆，或甚至親自前來，像她從前所做的。聶黑流道夫聽說現在有某一軍官在愛她，這事所引起的嫉妒使他苦惱，同時這事所引起的希望——他能解脫那苦惱他的虛僞——又使他高興。

另一封信是田莊的總管事寄來的。他在信裏說，爲了確定承繼權，聶黑流道夫必須親自去走一趟，此外還要決定這個問題，就是如何繼續田事管理：一如他的亡母在世時的情形，抑是，如他向故公爵夫人所曾提出而現在向年輕公爵所提出的辦法，增加農具，自己耕作全部分配給了農民的田地。管事還寫了：這種經營是遠更有利的。此外，管事還道歉說，遲寄了在一號到期的三千盧布。這筆錢將隨下次的郵班寄出。他還寄，因爲他不能收集到農民的錢，他們變得那麼不講良心，以致他不得不要求官府強制執行。這封信對於聶黑流道夫是愉快的也是不愉快的。愉快的他覺得自己有巨大的財產權，而不愉快的是，在幼年的時候，他便是赫伯特·斯賓塞的熱心信徒，特別是，他自己是一個大地主，他被 Social Justice (社會努力學——譯) 裏的議論所感動，那是說，正義不容許土地私有。帶着青年的坦直與決斷，他不僅說過土地不能作爲私有財產，不僅在大學裏寫過關於這個問題的論文，而且事實上在

那時分散了一小部分土地（不是屬於他母親的，而是父親遺留給他的）給農民，不願違反自己的信仰而占有土地。現在因為繼承母親的遺產，他成了大地主，他一定要在兩者之中選擇一種：或是放棄自己的財產，如他在十年前對於父親的二百俄畝（一俄畝合二·七英畝，一七·七八華畝——譯）土地所做的；或是在沉默的同意中承認自己從前全部的思想是錯誤的，虛偽的。

第一點他不能做，因為除了土地，他沒有任何生活之道。他不願供職，同時他已有了奢侈的生活習慣，而這又是他認為不能丟棄的。他什麼也不想做，因為他已沒有了年輕人所有的那種信心，那種決斷，那種做驚人事業的野心與志願。第二點——否認那些明顯的，不可反駁的，關於土地私有之非法的論證，這是在斯賓塞的社會靜力學中所沒取的，而後來很久，他在亨利·喬治的著作中找到了這個學說的光輝的確證，——這一點他也辦不到。就是因此管事的信對他是不愉快的。

喝了咖啡，聶黑流道夫往書房裏去查通知書中出庭的時間，並寫覆信給公爵小姐。要嗎書房須穿過技術室。技術室裏有一個畫架和一幅反轉的未完成的畫，有幾幅畫稿掛在牆上。

他努力畫了兩年的這幅畫的樣子，和幾幅畫稿，和全部技術室，喚起了他近來特別強烈體驗到的一種感覺——在圖畫上他不能再有深造。他用他的發展得太精細的審美能力來解釋這個感覺；但這個意識仍然是很不愉快的。

七年前提棄了軍役，認定他有學圖畫的天才，從藝術工作的高處有幾分輕蔑地看別的一切活動。現在却判明了，他沒有權利存這個態度。因此關於這個的一切回想都是不愉快的。他帶着痛苦的感覺看技術室中一切奢華的設備，在不愉快的心情中走進書房。書房是一個很大很高的房間，有各樣的裝飾，設備、與便利。

聶黑流道夫立刻在大寫字台「急要部」下邊的抽屜中找到了通知書，內中說明了要在十點鐘出庭。他坐下來給公爵小姐寫信，說到他感謝她的邀請，並將設法趕赴宴會。但寫就了一個短簡，他撕碎了，那顯得太親密了；他又寫了一個——似乎太冷淡了，幾乎是無禮的。他又撕掉，捺了牆上的按鈕。從門外走進來一個掛灰細棉布胸帷的，年大的，神情悲戚的，刮過臉，有頰鬚的聽差。

「請你去叫一部馬車來。」

「就是了。」

「去告訴——在那里等着的考爾洽根家的人，說我謝謝，我設法趕到。」

「就是了。」

「不恭，但我不能寫。沒有關係，我今天要看見她的，」聶黑流道夫想着，去穿外衣。當他穿了外衣，走到階梯上時，一個他所認識的橡皮輪的馬車已經在那里等他。

「昨天我趕到那里，你剛剛從考爾洽根公爵家走了，」車夫說，把白襯衫領裏的堅強的晒黑的頸子半轉着，「守門的說：『才走』。」車夫知道聶黑流道夫曾去考爾洽根家，把車趕到那里，希望他僱他的車。

「連車夫們也知道我和考爾洽根家的關係了，」聶黑流道夫想，近來不斷地打擾他的，那個未解決的「是否要娶考爾洽根公爵小姐」的問題又出來了，他不能決定是否，正如同他對於在這個時候發生的大部分問題一樣。

一般贊成結婚的理由是，第一，結婚，除了有家庭爐邊的快樂，免除性生活的不正常，還可以帶來道德生活；第二，主要的，就是，聶黑流道夫希望，家庭，兒童對他的現在沒有內容的生活給予意義。一般反對結婚的理由是，第一，年大的單身男子對於失掉自由的恐懼，第二，對於神秘生物——女人——的無意識的恐怖。

至於特別贊成他娶密西的理由（考爾洽根小姐的名字叫作瑪麗亞，但正如在某種團體的家庭裏，他們給了她一個綽號）是，第一，他是良家子女，並且在各方面，從衣服到說話，

走路發笑的態度，均與常人不同，這不是由於任何獨特之處，而是由於「良好教養」——他不能用別的字來表達這種素質，却很重視這種素質；第二，她尊重他甚於所有一切的人，因此，在他看來，她了解他。這種對於他的了解，即是，承認他的崇高的美德，向昂黑流道夫證明了她有智慧與判斷的正確。特別反對麥密西的理由是，第一，很可能的找到一個姑娘比麥西有更多的美德，因此是更配得上他，以及第二，她有二十七歲了，因此，她大概從前有過多次的戀愛——這個思想對於昂黑流道夫是痛苦的。他的驕傲不能和這一點相妥協，就是她甚至在過去愛過別人。當然，她不能夠知道她會遇見他，但這個思想——她能夠先愛過別人——侮辱了他。

因此他有許多贊成的理由，也有同樣多的反對的理由；至少，這些理由的輕重是相等的，昂黑流道夫笑了笑自己，稱自己為布銳大謔夫（寓言中）的驢子，猶豫不決，不知道選擇兩束草中的哪一束。

「無論怎樣，不接到瑪麗亞·發西麗葉芙娜（貴族代表的妻子）的回信，不完全結束了這件事，我什麼事也不能做，」他向自己說。

他可以且應當運作決定，這個認識對於他是愉快的。

「總之，這一切我以後再想吧，」他向自己說，他的輕快馬車已經無聲地趕到了法庭前。

複 活

的瀝青的停車場。現在我要公正地執行我的公務，像我一向所做的，並且我認爲應該如此。而且，這常常是有趣的。」他向自己說，走過守門人身邊，進了法庭的門廊。

當黑流道夫走進法庭的走廊時，那里已有了很忙碌的活動。守衛們時而快步走，甚至時而跑小步走，不從地上把腳舉起，却擦地而行，喘着氣，帶着各項傳報和公文，來回跑動。庭丁，辯護士，和法官向這里那裏走動着，未被監禁的原告和被告們憂愁地在牆邊徘徊，或者坐着等候。

「法庭在哪里？」黑流道夫向一個守衛問。

「你問哪一個？有民庭，有刑庭。」

「我是陪審官。」

「那麼你是說刑庭了。打這里向右轉，再向左轉，是第二道門。」

黑流道夫按照這個指示走去。

在所說的門前站了兩個人，等待着。一個是高而胖的人，好心腸的人；顯然是他喝了酒

，吃了東西，在最愉快的心情中。另一個是猶太藉的店員。當聶黑流道夫走到他們面前，問那里是不是陪審官室時，他們在談羊毛的價錢。

「是這里，先生，是這里。也是我們的同夥，是陪審官嗎？」那個好心腸的商人問，快樂地瞬目。在聶黑流道夫肯定的回答之後，他繼續說：「好呀，我們在一起工作，我是第二團業聯合的巴克拉邵夫，」他說，伸去柔軟寬大而柔韌的手，「人應該工作，請問貴姓？」聶黑流道夫道了姓名，走進了陪審官室。

在陪審官的大房間裏有十個不同身份的人。都是剛到，有的坐着，有的走動着，互相看着，互通姓名。有一個是穿軍服的退伍軍官，有些穿大禮服，穿厚絨外衣，只有一個穿農民的背心。

雖然這事使他們當中許多人丟下了工作，他們說到這事麻煩他們，但大家都有幾分滿意的神情：感覺到在辦理一件重要的公共訴訟。

陪審官有的在互通姓名，有的只是在猜測某人是誰，他們互相談到天氣，早春，目前的案件。那些不認識聶黑流道夫的趕快和他通了名姓，顯然認為這是一種特殊光榮。聶黑流道夫，和平常遇到不相識的人時一樣，認為這是應當的。假若有人問他，為什麼他認為自己超乎多數的人，他不能夠回答，因為他的全部生活並未顯出任何特別的美質。他說很好的英語

、法語、德語，他身上有從最好的商店裏買來的麻布襯衫、衣服、領帶、衣釦，這也不能作為他自已明白承認自己優越的理由。同時他又無疑地承認自己的這種優越，認為別人對他表示的尊敬是當然的，並且在不受人尊敬時，便覺得受了侮辱。在陪審官審判他正因為別人對他所表示的不敬而感覺到這種不愉快的情緒。在陪審官中有了^{一個}聶黑流道夫的^人。這人是彼得·蓋拉西摩維支，做過他姊姊的小孩們的教師。聶黑流道夫從不知道他的姓，甚至有點兒誇耀自己不知道他的姓。這個彼得·蓋拉西摩維支結束了他的學程，現在做了中學教員。他的親密，他的自足的笑聲，總之，如聶黑流道夫的姊姊所說的，他的一俗氣，對於聶黑流道夫總是難堪的。

「啊，你也落坑了！」彼得·蓋拉西摩維支帶着響亮的笑聲招呼聶黑流道夫。「沒有逃脫嗎？」

「我沒有想到還要逃脫。」聶黑流道夫嚴厲而愁戚地說。

「噢，這是公民的勇敢。等一會，等到餓了，不能睡覺，就不唱這個調子了！」彼得·蓋拉西摩維支說，笑得聲音更加響亮。

「這個祭司長的兒子馬上要向我稱『你』了。」聶黑流道夫想，在臉上顯出那樣的悲

。聶黑流道夫是要表示和他認識很淺，連他的姓也不知道。在俄國稱呼人時很少稱姓。——毛。

哀，這只有假使他剛剛知道了所有的親戚的死訊才顯得是自然的，他從他那里走開，走近一個刮了臉的，在生動地報告什麼的，高大的，有威儀的紳士身邊的團體。這個紳士說到法庭上正在進行的審問，好像說到他所熟悉的案子，他用本名與父名。稱呼法官與著名的辯護士。他說到一個著名的辯護士對於案件所作的驚人的轉變，一個年老的貴婦，雖然他是完全有理，却無論如何要付一大筆錢給對方。

「天才的辯護士！」他說。

他們肅敬地聽着，有的想提出自己的意見，但他打斷了所有的人，好像只有他能夠知道一切。

雖然黑流道夫到遲了，却還要等候很久。法庭上法官中一個未到的人使審案延遲到現在。甚至黑流道夫自己不成。法官們。

單數第二人稱有兩種，有似我國之「您」與「你」，通常均用「您」(即用單數第二人稱的多數第二人稱)，「你」有親密之意，或上對下之意，熟人相稱可以用「你」(即本來的單數第二人稱)，此處是表示黑流道夫不願用「你」相稱。

俄國人姓名凡三字，第一個是本名，即洗禮名，第二個是父名，表示是其人的子或女，第三個是姓。

「不羨羨蓋蓋里斯。」
「蓋蓋大言來。」

庭長早就來了。庭長是一個高、胖、有灰色長鬚的人。他是結婚過的，但過着頹廢的生活，正和他的妻子一樣。他們彼此不相妨礙。今天早晨他接到了夏間住在他家而現在正由南方往彼得堡的一個瑞士女教師的來信，說他在三點到六點之間在城裏的意大利旅館裏等他。因此他希望早開始早結束今天的審問，好在六點鐘前趕去訪問那個紅髮的卡拉嫩。發西莉葉芙娜，夏間他曾在別墅裏和她有過愛情事件。

他走進私室，扣上了門，從下層有公文的架櫥裏取出兩個啞鈴，向上、向前、向旁、向下舉了二十次，然後把啞鈴舉在頭上，輕輕地蹲了三下。

「沒有東西像濟濟和運動這樣有助於人了，」他想，用無名指上帶了金指環的左手摸右臂上緊張的雙頭肌。他還要作 *No. Nine*（旋轉揮劍，一譯）（他總是要在長久的靜坐之前作這兩種運動），這時門響動了。有人想把門推開。庭長連忙放下啞鈴，開了門。

「請原諒，」他說。

一個帶金邊眼鏡、高肩膀、皺蹙着面孔的矮法官走進了房。

「馬特維·尼基蒂支又不在，」他不滿意地說。

「還沒有來。」庭長回答，「穿著制服，」總是遲到。」

「奇怪，怎麼不知道羞恥，」法官說，忿怒地坐下，掏烟捲。

這個人是一個精密的人，今天早晨和他的妻子發生了不愉快的衝突，因為他的妻子在期限之前花去了這一個月的錢。她要求先給她錢，但他說他不讓步。於是發生了爭吵。妻子說，假若是這樣的，便沒有飯吃了，他不要期待在家裏吃飯了。說到這裏，他走開了，他怕她會堅持她的威脅，因為她能夠做出任何事情。「這就是過良好的道德的生活，」他想，看着微笑的、健康、愉快、好心腸的庭長，他又開了雙肘，用美而白的雙手理着綉花衣領兩邊的密而長的灰鬚鬚，「他總是滿足、愉快、我却痛苦。」

書記官走了進來，帶來了什麼文書。

「很感謝你，」庭長說，點着了烟捲。「我們要先審哪個案子？」

「我看是毒害案，」書記官似乎是冷淡地說。

「噢，好吧，毒害案，就是毒害案吧，」庭長說，以為這個案子可以在四點鐘前完結，然後就出去。「馬特維·尼基蒂支沒有來？」

「還沒有來。」

「不萊弗在這里嗎？」

「在這里，」書記官回答。

「那未假若你看見了他，就向他說，我們先審毒害案。」

不萊弗是候補檢察官，要由他提起公訴。

走進了走廊，書記官遇到了不萊弗。他高聳着肩膀，穿着未扣的制服，腋下夾着公文袋，幾乎是跑着，在走廊上迅速地行走，踏着腳踵，那樣地搖擺着空手，手的平面和行動的方向成了垂直。

「米哈益·彼得羅維支要知道你是否準備好了？」書記官問他。

「沒有問題，我總是準備好的，」候補檢察官說。「先審問哪一個案子？」

「毒害案。」

「好極了，」候補檢察官說，但他一點也不覺得好：他整夜沒有睡覺。他們倆別一個朋友，喝了很多酒，賭到兩點鐘，後來他們去到一家妓院，就是六個月前馬斯洛發所在的那家，因此他沒有功夫通讀這個毒害案的文件，現在想飛讀一過。書記官知道他沒有看過毒害案的文件，有意地勸告庭長先審此案。書記官是自由思想甚至激烈思想的人。不萊弗却是保守的，如同所有在俄國服務的日耳曼人，特別信奉正教，書記官不歡喜他，並且嫉妒他的地位。

「呸，斯考撒次（一種去勢而求純潔的宗教派別——毛）的案子情形怎樣呢？」書記官問。

「我說過，我不能夠辦，」候補檢察官說，「因為沒有證人，我對法庭也要這樣說。」

「這是沒有關係的……」

「我不能夠辦，」候補檢察官說，又搖擺着手，跑回他自己的私室。他延宕這個關於斯考撒次的案子，因為缺少對於此案毫不重要的證人，其實只是爲了這個案子若在法庭審問，法庭上的陪審官是有知識的人士，則結果會宣判無罪的。得了庭長的同意，這個案子要移交到府城的會議，那里將有更多的農民，因此有更多定罪的機會。

走廊上的騷動是更加紛繁了。大多數的人是在民庭的四周，那里正在審問那歡喜過問訟事的有威風的紳士向陪審官們所說到的案子。在中途休息時，從民庭上走出了那個老婦人，就是從她那里，那個天才的辯護士爲了他的委託人設法奪取了她的財產，而委託人，一個精通法律的人，對於此項財產並無絲毫權利，——這個法庭也知道，訴訟人和他的辯護士是更知道；但他們所想出的辦法是這樣的，就是要老婦人的財產不能被奪去而移轉給訴訟委託人。老婦人是一個肥胖、盛裝的女人，小帽子上有很多的花。她走出了門，停在走廊上，伸開肥而短的手臂，總是重複地向她的辯護人說：「這是什麼一回事？做點好事吧！這是什麼

回事？」辯護士看着她的小帽子上花，想着什麼，沒有聽她說。

在老婦人之後，從民庭的門裏迅速走出那個著名的辯護士，帶着自滿的面容，穿着低口的背心在上漿的襯衣之外，他使戴花的老婦人失去一切，而給他一萬盧布的委託人却得到十多萬盧布。所有的眼睛都對着辯護士，他感覺到這個，他的全部外表儀態似乎是說：「不需要任何敬服，」他迅速地從大家身邊走了過去。

七

最後馬特維·尼基蒂支也到了，於是庭丁，一個長頸項的，走路歪向一邊，突出的下唇也歪向一邊的、瘦子，走進了陪審官室。

這個庭丁是一個誠實的人，受過大學教育，但不能在任何一個地方維持長久，因為他有酒病。三個月前，一個伯爵夫人，他妻子的保護人，替他找到了這個地位，他維持到現在，並且滿意。

「那末，諸位先生，都到齊了嗎？」他說，帶上夾鼻眼鏡，從眼鏡上邊看人。

「好像是都到了，」快樂的商人說。

「我們來檢查一下，」庭丁說，從口袋裏掏出一個單子，開始呼點，時而從眼鏡上邊時

而從眼鏡裏看着被點的人。

「政府顧問，I M 尼基弗羅夫。」口從裏吐出一團單子，開始神聖，判而於那處士整和

「我，」那個熟悉一切法庭情形的威嚴的紳士說。

「退伍上校伊凡。塞滅諾維支，伊發諾夫。」士夾鼻翹翹，於那處士整和。

「在這裡，」穿退伍軍官制服的瘦子回答。

「第二同業聯合的商人彼得。巴克拉邵夫。」

「有，」大張口笑着的好心的商人說，「準備好了。」

「近衛兵中尉德米特銳，蕭黑流道夫公爵。」

「我，」蕭黑流道夫回道。

庭丁特別恭敬愉快地向他鞠躬，從眼鏡上邊看他，好像藉此表示他與別人不同。

「尤銳。德米特銳耶維支。丹青考上尉，商人格銳高銳。耶非莫維支。庫列邵夫，」等

除了兩個人，都到了。

「現在請諸位先生出庭，」庭丁說，用快樂的手勢指示衙門。

大家走動了，互相讓着先出門，走到走廊，從走廊走進法庭。

庭丁，一舉動士，普波由小窗女士的，原意什麼，發言顯赫。

法庭是一個大而長的房間。一端是高台，有三個階級通上去。在高台的當中有一個桌子，上面鋪着鑲有暗綠邊綫的綠色桌布。在桌子後面有三把很高的橡木雕花靠背的椅子，在椅後掛着一個金框的皇帝全身的鮮明畫像——他穿着將軍制服，掛着勳綬，一隻腿向後，手拿

着軍刀。右邊角上掛着一個頭戴荆冠的基督聖像的龕子，前面是一個經台，在這邊還有檢察官的桌子。左邊，對着這個台子，是一張書記官的桌子，而靠近聽衆的是雕花的橡木柵子，在柵子外邊是尙無人坐的犯人坐位。右邊高台上有兩排高靠背的，陪審官的椅子，下邊是辯護士的桌子。這一切是在法庭的前半部，法庭由木柵隔成了兩部。後半部全是凳子，一排比一排高，一直到後邊的牆那里。在後半部的前面凳子上坐着四個工廠女工或女僕模樣的女人，和兩個做工的男人，他們顯然是懶於法庭陳設的莊嚴，因而畏怯地互相低語。

緊在陪審官之後，庭丁用歪斜的步伐走到庭上，用大聲呼喊叫，他想用這個聲音威嚇在

場的人：「開庭了！」

大家站立起來，法官們走上法庭的高台：在先是肌肉的有美麗頰的庭長；其次是帶金邊眼鏡的愁悶的法官，他現在是更加愁悶了，因為正在坐堂之前他遇見了他的舅子，一個候補法官，他向他說，他剛才是在姊妹那里，姊妹向他說，今天沒有飯吃了。

「因此，顯然，我們要進小飯館了，」舅子笑着說。

「這不是笑話，」愁悶的法官說，變得更愁悶了。

最後是第三個法官，就是那個馬特末·尼基蒂支，他總是遲到，——他是一個有鬍鬚的人，有巨大、向下突着、慈善的眼睛。他患了胃加答兒，遵照醫生的勸告，從這天早晨起，開始一種新的治療，這種新的治療使他留在家裏比尋常更久。現在，當他走上高台時，他帶了專心思考的神情，因為他有了用一切可能方法去解決自己提出的問題的習慣。現在他認為，假若從門口到椅子的步數可以被三除盡，則新的治療會治好他的加答兒，假若不能除盡，則不行。走二十六步可到，但他放小了步子，正好用二十七步走到了椅子那裏。

穿着金花邊衣領的制服的，走上高台的，庭長與法官是很威嚴的。他們自己感覺到這一點，似乎被他們自己的莊嚴所窘，他們三個人都謙遜地垂下眼睛，迅速坐到鋪藍布的桌子後邊的雕花椅子上，桌上擺了一個有鷹的三角形器具，兩個玻璃花瓶，好像是飲食店裏裝糖果的東西；擺了墨水瓶，墨水筆，清潔美麗的紙和各樣新削的鉛筆。檢察官和法官們一同走進來。他腋下夾着公文包，也搖着脾膊，迅速走到窗下自己的坐位，立刻專注於公文的閱讀與翻看，爲了對於審案有所準備而利用着每一分鐘。這個檢查官就職不久，只起訴過四次。他很有野心，並且堅然地決定了一樁事業，因此他認爲在他所

起訴的案子裏必定要達到判罪的地步。關於毒殺案的眞象他知道大概情形，並且作了發言的計劃，但他還需要若干事實，他現在正從文件裏在抄寫。

書記官坐在高台的對面，準備了一切會許要宣讀的文件，在看一篇被查禁的論文，這是他設法弄得而昨天讀過的。他想和那個有鬚鬚的，與他意見相同的法官提起這篇論文，但在談話之前他想弄清楚了牠的內容。

法庭手冊
八

庭長看了文件，向庭丁和書記官發了幾個問題，得到了肯定的回答，便下令帶犯人上堂。木柵後邊的門立刻打開了，走進來兩個戴帽子的執白刃的憲兵，後邊跟隨着犯人，一個紅髮的有雀斑的男人和兩個女人。男犯穿了一件太寬而又太長的囚服。他緊挾着脾臟，伸出的拇指用力地抵着衣縫，藉此擋住下垂的太長的衣袖。他不看法官們與觀衆，注意地看着他繞着行走的凳子。繞過後，他小心地坐在凳子頭上，讓開地方給別人，他的眼睛注視庭長，動了動腮上的肌肉，好像低語了什麼。他後面跟着一個年大的婦人，也穿着囚服。她的頭上繫了囚巾，面色蒼白，沒有眉毛與睫毛，只有紅眼睛。這個女人顯得十分安詳。走近她的坐位時，她的外衣掛到了什麼東西上，她用神地不忙地拿開衣服，坐了下來。

第三個犯人是馬斯洛發。

她剛進來，法庭上所有男人們的眼睛都凝望着，好久還不離開她的有輝煌明亮黑眼的白臉，和外衣下邊挺起的高胸脯。甚至憲兵，當她從他身旁走過而坐下來時，也眼不離開地看她，後來，當她坐定了，他好像覺得自己有罪過，匆忙地走過去，攙扶了精神，把眼睛看着正對面的窗子。

在犯人就坐時，庭長等待着，馬斯洛發剛坐定時，他便掉臉對着書記官，意欲責備他的開始了通常的程序：陪審官的點數，關於未出席者的議論，議定他們的爵銜，關於免役者的決定，未出席的陪審官的補充。

然後庭長摺了幾片紙，放入玻璃花瓶裏，把制服的花邊袖子稍微擰了一點，露出長滿毫毛的手腕，用立誓人的姿勢，開始一一拿出紙圖，打開，宣讀。然後庭長放下袖子，請神甫領陪審官宣誓。

老神甫有腫起的又黃又白的臉，穿着棕色法衣，胸前掛了金十字架，還有一個小徽章，掛在法衣的旁邊，在法衣下邊他遲緩地移動他的發腫的腿，走近聖像前的經台。陪審官們站起，擁擠着向經台走去。

「請吧」，神甫說，用肥手撫摩胸前的十字架，等候着全體陪審官來近。

官制謝建滿氏。官制頗複雜。

對委 這一個神甫行第廿六年職務，準備三年之後慶祝自己的五十年紀念，正如不久之前副主

教所慶祝的那樣。他從法庭開辦時就在法庭上服務，並且引為很驕傲的是他領過幾萬人宣誓

以及他在暮年還繼續為了教會，祖國，與家庭的利益而辛苦，他要在房屋之外還遺留給他

的家庭三萬生利的紙幣。他在法庭上的職務乃是領人憑福音書宣誓，而福音書裏却直接地禁

止宣誓，他從來沒有想到這是一種不好的職務，他不僅不因此感到痛苦，而且他歡喜這種習

慣的職務。常常藉此結識上等紳士。現在他滿意地結識了那個著名的辯護士，他引起他很大

的敬意。因為，只在一件對子帽上有大花的老婦人的控案中，他便得了一萬盧布。

，他應當賠償官都立了高台。神甫把失髮的禿頭向一邊，穿過肩頭神帶間油膩的孔

，他理解到這頭髮的頭髮，向神甫說：「神甫，我對你說話，你人對我的禿頭，你對我的禿頭，你對我的禿頭。」

，他理解到這頭髮的頭髮，向神甫說：「神甫，我對你說話，你人對我的禿頭，你對我的禿頭，你對我的禿頭。」

，他理解到這頭髮的頭髮，向神甫說：「神甫，我對你說話，你人對我的禿頭，你對我的禿頭，你對我的禿頭。」

，他理解到這頭髮的頭髮，向神甫說：「神甫，我對你說話，你人對我的禿頭，你對我的禿頭，你對我的禿頭。」

，他理解到這頭髮的頭髮，向神甫說：「神甫，我對你說話，你人對我的禿頭，你對我的禿頭，你對我的禿頭。」

，他理解到這頭髮的頭髮，向神甫說：「神甫，我對你說話，你人對我的禿頭，你對我的禿頭，你對我的禿頭。」

，他理解到這頭髮的頭髮，向神甫說：「神甫，我對你說話，你人對我的禿頭，你對我的禿頭，你對我的禿頭。」

做得很正確，舉得很高，好像是特別地樂意；還有別人好像是不樂意不正確。有的把話重複得太高，好像是用憤慨的表情在說，「但我還是要說，要說！」有的只是低語，跟不上神甫，後來又好像恐懼起來，落後地追趕他的話；有的用無禮的姿勢把手指撮捏得非常緊，好像是怕撮捏的東西會掉下；還有的把手指鬆開又撮攏。大家都覺得不自如，只有老神甫無疑地相信他是在做很重要的事情。

在宣誓之後，庭長請陪審官們推選陪審長。陪審官們站起，擁擠着走到會議室，在那裏，他們幾乎全體立刻拿了烟捲吸起來。有人提議那位尊嚴的紳士做陪審長，大家立刻同意了，或拋去或熄滅烟捲，回到法庭。被選出的陪審長向庭長說明他已被選為陪審長，於是大家互相碰着腿，又都坐下來，坐在兩排高背椅子上。

一切進行得沒有阻礙，迅速，且並非沒有莊嚴，而這種正確，順序，與莊嚴，顯然使了參與者覺得滿意，加強他們的這種意識，他們是在作嚴肅的重要的公共服務。這個意識漸漸流道夫也感覺到了。

陪審官們剛坐下，庭長便向他們說到他們的權利，義務與責任。說話時，庭長不斷地變換姿勢：有時依靠左臂，有時依靠右臂，有時靠着脊背，有時依在椅扶手上，有時理紙邊，有時撫裁紙刀，有時摩鉛筆。

照他的話說，他們的權利乃是：他們可以通過庭長而問詢犯人，可以有鉛筆與紙，並且可以驗察物證。他們的義務乃是：他們應當公正地而不要不正直地判斷。他們的責任乃是：假如不能保守會審的祕密，和外界傳達消息，他們便要受處罰。

大家都恭敬注意地聽着。商人，在他四周散出酒氣，抑制着大聲的打噎，對於每一句話都同意地點頭。

庭長說完了話，便把臉對着犯人們。

「西蒙·卡爾清肯，站起來，」他說。

西蒙神經質地跳起。腮上肌肉動得更快。

「你的名字呢？」

「西蒙·彼得羅夫·卡爾清肯，」他用爆炸的聲音說，顯然事先預備了回答。

「你是什麼出身？」

「農民。」

「哪一省的，哪一縣的人？」

「那批拿給克捷尼亞斯蘇，庫平斯基鄉，保爾基村上的。」

「像狗大年紀了？」

「三十四歲出外，一千八百……」

「傳什麼教，喇嘛夫。才爾雷肯。」

「我們信俄國的正教。」

「結婚過婚嗎？」

「還沒有。才爾雷肯，故我來。」

「在毛銳塔尼亞旅館裏做聽差。」

「從前受過審判嗎？」

「從來沒有受過審判，因為我們從前……」

「從前沒有受過審判嗎？」

「上帝慈悲，從來沒有過。」

「你收到公訴狀嗎？」

「收到了。」

「坐下。」庭長又向女犯人說：「葉非米亞·伊發諾發·保支考發。」

但西斐遜站着，遮了保支考發。

「卡爾清肯，幾好滾。」西斐遜說。「卡爾清肯，幾好滾。」文那入再想發言。

對卡爾清肯仍舊站着。

「卡爾清肯，坐下！」庭長再說。西斐遜站了半個鐘頭，更立了腳。西斐遜用兩隻手出聲說：

但卡爾清肯仍舊站着，直到跑來的庭丁，把頭歪向一邊，不自然地睜大眼睛，用悲慘的

呢嚨向他說了十坐下來，坐下來，他才坐下。

卡爾清肯坐得和他站時同樣迅速，他裏上外依律又開始無聲地動着腮頰。不復語。

「你的名字呢？」庭長帶着疲倦的嘆息問女犯人，不看着她，却看了看放在他面前的紙

上的東西。審案對於庭長成了那麼習慣的事情，爲了審判的進行迅速，他能夠同時做兩件事

情。

保支考發是四十三歲，出身是考洛姆那城的小市民，職業是毛銳路尼亞旅館的女僕。她

沒有去法庭受審判過，她接到一份公訴狀。保支考發極勇敢地說出她的回答，而且是用那樣

的聲調，好像她要在每個回答上加上：「是的，葉非米亞·保支考發，收到了一份公訴狀？」

我驕傲這件事，我不讓任何人嘲笑。」保支考發不等到叫她坐下，在問題剛完時，便立刻坐

下。

「你的名字呢？」好女色的庭長好像特別有禮貌地問第三個犯人——女犯。看到馬斯洛發還坐着，他又溫和慈善地說加一句：「應該站起來。」庭長請出獄囚回答，而且景況無窮。馬斯洛發迅速地站起，帶着新進輪的神氣，挺起她的胸脯，裝作回答，閉着嘴，閉着眼睛，閉着眼睛對直地看庭長的臉。

「叫什麼？」庭長問了。庭長曾附帶事，除了審判的並行表，此語與同類過兩件事。

「劉保笑。」她迅速地說。善於問問文的人，不善善談，吐着「香」亦醉而面而滿。這時黑梳道夫把帶吐舌夾鼻眼鏡，在審問犯人時，看着犯人們。但這是不可能，「他想向眼不離開女犯人的臉。」怎麼會是劉保笑？」聽過她的回答，他這麼想着。（原文劉保笑的意思是發情詞）

庭長想向那個，但帶眼鏡的法官憤怒地低語了什麼，阻止了他。庭長用頭表示出同意的樣子，把臉對着女犯人：「怎麼會是劉保笑？」他說。「你寫下的是別的。」女犯人沉默無言。

「我問你，什麼是你的真名字。」
 「受洗禮的名字呢？」發怒的法官問。米亞·瑪露露露·科文文文。

「從前我叫作卡切銳娜。」

「但這是不可能的，」聶黑流道夫繼續向自己說，這時他已無疑地知道了這就是她，就是那個姑娘，又是養女又婢女，她，他曾經一度愛過，真正地愛過，後來，在一次無理性的昏醉中誘惑了她，且拋棄了她，後來從未想到她，因為這個回想是太痛苦，太明顯地暴露了他的罪惡，並且證明他，雖是如此地驕傲自己的純善，却不但是不純善，而且簡直是鄙卑地接觸過這個女人。

是的，這是她。現在他明顯地看到她臉上那種獨有的神祕的特點，牠使每個面孔不和別人相同，使她的臉顯得是獨特唯一無二的。雖然臉上是自不自然的蒼白與肥滿，這種特點，可愛的獨有的特點，還是在她臉上，唇上，有點斜視的眼睛上，尤其是，在單純的帶笑的目光裏，在不僅面部而且全身有所準備的表情上。

「你是應該要這麼說的，」庭長又那麼特別溫和地說。「你父親呢？」

「我是私生女，」屬斯洛發說。

「那末，照教父的名字，怎麼叫的呢？」

「叫米哈洛美娜。」

「她會做出什麼事？」這時聶黑流道夫繼續思想，困難地喚着氣。

「姓呢，你本來的姓呢？」庭長繼續問。

跟媽媽姓馬斯洛發。

出身呢？」

小市民。

信仰正教麼？」

正教。

職業呢？你做什麼事？」

馬斯洛發沉默無言。

「你做什麼的？」庭長再問。

「在院館裏，」她說。

「在什麼院館裏？」帶眼鏡的法官嚴厲地問。

「你自己知道，在什麼，」馬斯洛發說，笑起來，並且迅速地環顧了一周，立刻又對庭

地注視庭長。

在她的面部表情中有一種那麼異常的東西，在她的言語的含意中，在那一笑中，在她那一瞥法庭的迅速的瞬視中，有一種那麼可怕的可憐的東西，以致庭長羞然垂眼，在法庭上有

了片刻的全然寂靜。這寂靜被觀衆中誰的笑聲打破了。有誰作了「施施」聲。庭長抬起頭，繼續審問：

「沒有在法庭上受過審判嗎？」

「沒有過，」馬斯洛發低聲地說，嘆了口氣。

「公訴狀接到嗎？」

「接到了。」

「坐下，」庭長說。

女犯人用盛裝婦女整理裙裾的那種動作從後邊拿起裙子。坐下來，把白而小的手放進外衣的袖子裏，眼不離開庭長。

開始了證人的點名，證人的隔離，專家醫生的選定，以及請醫生上法庭。然後書記官站起來，開始宣讀公訴狀。他清蒼地響亮地宣讀，但是那麼快，他的聲音，不正確地發一與r的音，合成一個無停頓的催眠的聲音。法官們有時靠在椅子的這邊扶手上，有時靠在那邊的扶手上，有時靠在桌上，有時靠着脊背，有時睜開眼睛，有時閉起，交相低語。一個憲兵幾次壓制了已開始的欠伸的聲響。

犯人之中，卡爾清肯不斷地動着腮。保支考發十分安靜地挺直地坐着，偶爾用手抓顫巾。

下的髮。

馬斯洛發有時坐着不動，聽着並且看着宣讀人，有時戰慄，好像要回話，臉發紅，並且深深嘆息，改變了手的地位，環顧一下，又注視宣讀人。

馬斯洛發坐在第一排邊上第二把高椅子上，沒有取下夾鼻眼鏡，看着馬斯洛發，在他的心裏發生了複雜痛苦的情緒。

文爾斯干第十期下滿開與此。

公訴狀是這樣的：

「一八八一年一月十七日在毛銳塔尼亞旅館裏突然死了一個旅客——第二同業聯合的庫爾干商人非拉邦特·耶滅利亞洛維支。斯滅爾考夫。

當地第四警察分局的醫生證明他的死是因為由於飲酒過多而引起的心臟破裂。斯滅爾考夫的身體已埋葬。

數日之後，從彼得堡回來的商人，斯滅爾考夫的同鄉與同伴，齊毛亨，知道了斯滅爾考夫臨終時的情形，便表示懷疑，以為這是謀財的毒害。

這個懷疑在初審中得到證實，因此查出：

「齊毛亨」一。齊毛亨「一」。

斯滅爾考夫死前不久從銀行裏拿了三千八百銀盧布。同時，在封存的死者物品清單中，却發現只贖下三百十二盧布與十六戈比。

二 在死前的整日與全夜，斯滅爾考夫是和娼妓劉保卡（葉卡切銳娜·馬斯洛發）在妓院與毛銳塔尼亞旅館裏，葉卡切銳娜、馬斯洛發奉斯滅爾考夫之命，當他不在旅館時，從妓院到旅館裏取錢，當毛銳塔尼亞旅館的僕人西蒙·卡爾清肯與女僕葉菲米亞·保支考發的面，用斯滅爾考夫給她的鑰匙，打開斯滅爾考夫的旅行提箱，取了錢。在斯滅爾考夫的旅行提箱裏，當馬斯洛發打開時，在場的保支考發與卡爾清肯看見了幾束一百盧布的紙幣。

三 當斯滅爾考夫與娼妓劉保卡一同從妓院回到了毛銳塔尼亞旅館，後者受卡爾清肯的教唆，使斯滅爾考夫飲了一杯白蘭地酒裏的白粉，白粉是卡爾清肯給她的。

四 第二天早晨娼妓劉保卡賣給了鴉片，見證人基塔也發一個鑽石指環，好像是斯滅爾考夫送給她的。

五 毛銳塔尼亞旅館的女僕葉菲米亞·保支考發在斯滅爾考夫死後次日在當地商業銀行裏存了一千八百盧布的活期存款。

由于法庭醫藥檢查，掘尸，以及斯滅爾考夫內臟的化學研究，無疑地判明死者機構中有

毒，因此斷定是死於毒害。

被控告馬斯洛發，保支考發與卡爾清肯不承認自己有罪，並有所表白：

馬斯洛發說：她是確實進斯滅爾考夫妓院，她所工作的地方，派遣到毛銳塔尼亞旅館去爲他取錢，並且在旅館裏用他給她的鑰匙打開了商人的旅行提箱，從箱子裏按照所吩咐的拿出四十銀盧布，沒有多拿，她開箱子鎖箱子及取錢是當保支考發與卡爾清肯的面，他們可以證明。她還陳述：她在第二次進商人斯滅爾考夫的房間時，她受卡爾清肯的教唆，確實讓他飲了白蘭地酒中的藥粉，她認爲這是催眠的，她是要商人睡覺，快一點放她走。指環是在商人打了她之後而她哭着要走開的時候斯滅爾考夫親自給她的。

葉菲米亞·保支考發陳述：關於遺失的錢她什麼也不知道，她沒有進過商人的房間，只有劉保卡一個人在那裏侍候，並且假如商人的錢被偷竊，那是劉保卡當她帶了商人的鑰匙來取錢的時候偷去的。

聽到這個地方，馬斯洛發顫抖了一下，張開嘴，看保支考發。書記官繼續宣讀：

「當一千八百盧布的銀行存單出示給葉菲米亞·保支考夫，並且問她：她從那裏弄來這筆錢的時候，她說：這是她和西蒙·卡爾清肯兩人十二年來的工資，她正要和他結婚。

至於西蒙·卡爾清肯，在他第一次的口供裏，承認了馬斯洛發從妓院裏帶來鑰匙，而他

和保支考發一同受了馬斯洛發的教唆，偷了錢，和馬斯洛發及保支考夫分攤了。」

在這地方，馬斯洛發又發抖了，甚至跳起來，臉色發赤，開始說什麼，但庭丁阻止了她。書記官繼續宣讀：「馬斯洛發承認，他與保支考夫分攤了錢，並與保支考夫分攤了錢。書記官繼續宣讀：「馬斯洛發承認，他與保支考夫分攤了錢，並與保支考夫分攤了錢。書記官繼續宣讀：「馬斯洛發承認，他與保支考夫分攤了錢，並與保支考夫分攤了錢。」

「卡爾清肯還承認他給了馬斯洛發催眠商人的藥粉；在第二次的口供裏，他否認自己參與偷錢，和給了馬斯洛發藥粉，歸罪給她一個人。關於保支考發存在銀行的錢，他表示和她意見相同，這錢是他們在旅館裏做了十二年工役，旅館主人付給他的工資。」

公訴狀裏接連的是對質的記錄，見證人的口供，專家的意見，等等。

公訴狀的結論如下：

「根據上述各情，保爾基村的農民西蒙·彼德羅夫·卡爾清肯，三十三歲，小市民葉菲米亞·伊發諾發·保支考發，四十三歲，小市民葉卡切銳娜·米哈洛芙娜·馬斯洛發，二十七歲，被控了這樣的罪，就是在他們在一八八一年一月十七日，預先互相約定，偷了商人斯滅爾考夫二千五百銀盧布和指環，並且有意謀害他的生命，使斯滅爾考夫飲了毒藥，因此斯滅爾考夫中毒而死。」

「此罪在刑法第一四五三條第四五兩目中有所規定。根據此條，並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法規第二〇一條，農民西蒙·卡爾清肯，小市民葉菲米亞·保支考發與葉卡切銳娜·馬斯洛發

受地方法院與陪審官的共同審判。」

小市只裝作不聽。陪審官與法官都說：「這其清發

書記官如是地結束了長篇公訴狀的宣讀，摺合了狀紙，坐到自己的座位上，用雙手理着長髮。大家都輕鬆地嘆氣，愉快地覺得現在審查要開始了，馬上一切都明白了，而正義要得到償報。只有聶黑流道夫沒有這種感覺；他想到那個馬斯洛發，十年前他所認識的那個無邪的美麗的姑娘所能做出的事，他完全被恐怖所籠注了。二月十日，雷夫五世曾說：「這其清發，特務警察。皇家警察，四十三歲，小市只裝作不聽。米利哥夫，三十三歲，小市只裝作不聽。米利哥夫，三十三歲，小市只裝作不聽。」

在公訴狀宣讀完畢時庭長和法官們商議了一下，帶着那樣的表情面對卡爾清肯，這表情顯明地說，我們現在要極精細地知道全部的真情了。專家們意見，「這其清發，特務警察。」

只見一農民西蒙·卡爾清肯站起，雙手順衣縫伸直，向前伸出全身，不斷地無聲地動着腿。

「你被控訴的是在一八八一年一月十七日同葉菲萊亞·葆支考發和葉卡切銳娜·馬斯洛發共同從商人斯滅爾考夫的旅行提箱裏偷了他的錢，然後你弄來砒霜，勸葉卡切銳娜·馬斯洛發使商人斯滅爾考夫在酒裏飲下毒藥，因此斯滅爾考夫喪了命。你承認自己有罪嗎？」他說，又歪向右。

「決不可能，因為我們的職務是侍候客人……」

「這個你以後再說吧。你承認自己有罪嗎？」

「一點也不。我只是……」

「這個以後再說吧。你承認自己有罪麼？」庭長安詳地然而嚴厲地重問。

「我不能做這種事，因為……」

庭丁又走到西蒙·卡爾清肯面前，用悲慘的低語阻止了他。

庭長帶着「現在這已完結」的表情，把拿紙的手和腕移動到另一處，面對葉菲米亞·保支考發。

「葉菲米亞·保支考發，你被控訴的是在一八八十年一月十七日在毛銳塔尼亞旅館裏，與西蒙·卡爾清肯及葉卡切德娜·馬斯洛發一同偷竊了商人斯滅爾考夫旅行提箱裏的錢和指環，互相分了錢，為遮掩自己的罪惡，使商人斯滅爾考夫飲了毒藥，因而喪命。你承認自己有罪嗎？」

「我什麼罪也沒有，」女犯人勇敢地堅決地說。「我沒有到房裏去過……但是這個女賊類進去了，她做了這件事。」

「你以後再說，」庭長又是那麼柔和地堅決地說。「那麼你不承認自己有罪了麼？」

「我沒有拿錢，我沒有勸酒，我也沒有在房裏。假若我在房裏，我就把她了。」

「你不承認自己有罪嗎？」

「決不。」

「很好。」

「葉卡切銳娜·馬斯洛發，」庭長開言，面對第三個犯人——女犯，「你被控訴的是你從妓院裏帶了商人斯滅爾考夫旅行提箱的鑰匙去到毛銳塔尼亞旅館的房間裏，你從這個箱子裏偷去了錢和指環，」他說的語好像是熟讀功課，同時他把耳朵側向左邊的法官，他說，「按照物證單，還少了一個瓶子。」從旅行提箱裏偷了錢和指環，「庭長重述，」分了贓物，然後又同商人斯滅爾考夫來到毛銳塔尼亞旅館，你使斯滅爾考夫喝了放毒的酒，因此他死了。你承認自己有罪嗎？」

「我什麼罪也沒有，」她迅速地說，「和我開頭所說的一樣，我現在也說：我沒有拿，沒有拿，什麼也沒有拿，指環是他自己給我的……」

「你不承認自己偷了二千五百盧布的罪嗎？」庭長問。

「我說，除了四十盧布，我什麼也沒有拿。」

「那麼，你放了藥粉在酒裏給商人斯滅爾考夫喝了，你承認這個罪嗎？」

「我承認這個。我只以為，像他們向我說的，那是催眠的，不會有什麼事情會發生的。我沒有想到，也沒有企望過。在上帝面前說，我沒有企望過，」她說。

「因此你不承認自己偷竊商人斯滅爾考夫的錢和指環的罪了，」庭長說，「但是你承認放了藥粉嗎？」

「是的，我承認，只是我以為那是催眠藥粉。我放進去只是要使他睡覺，並沒有企望過，也沒有想到。」

「很好，」庭長說，顯然是滿意所得的結果。「那麼你說，事情是怎麼樣的，」他說，靠着椅靠背，把雙手放在棹上。「說出一切的經過。你可以用直率的承認改善你的境况。」馬斯洛發沉默無言，仍舊對直地看着庭長。

「你說，事情是怎麼樣。」

「是怎麼樣的？」馬斯洛發忽然迅速地開言。「我到了旅館，有人帶我進了房間，他在那裏，已經是很醉了。」她帶着特有的恐怖表情，睜大眼睛，說「他」這個字。「我要走開，他不放我。」

她沉默了，好像忽然失去了線索，或者想到了別的。

「那麼，以後呢？」

「什麼以後？以後我留了一下就回家了。」

這時候捕檢察官挺起了一點，不自然地依靠在一隻肘上。

「你要發問題嗎？」庭長說，對於候補檢察官的肯定回答，他用手勢向檢察官表示他給他問話的權利。

「我想提出一個問題：女犯人從前和西蒙·卡爾清有相識嗎？」候補檢察官說，不看馬斯洛發。

發了問題之後，他緊抿嘴唇，皺眉。

庭長重述了這個問題。馬斯洛發恐怖地注視候補檢察官。

「和西蒙嗎？是的，」她說。

「我現在要知道女犯人和卡爾清的相識是由於什麼。他們常常互相見面嗎？」

「由於什麼相識嗎？他叫我陪審，但不是相識。」馬斯洛發回答，不安地把眼睛在候補檢察官和庭長身上看來又看去。

「我要知道爲什麼卡爾清肯置置叫馬斯洛發去陪審是不叫別的姑娘？」候補檢察官睜着眼睛，但帶着淡淡的惡魔的狡猾的笑容說。

「我不知道。我怎麼會知道，」馬斯洛發回答，羞惡地環顧四周，忽然把目光停留在新

黑流道夫身上。「他歡喜談話叫誰。」

「難道她認出了嗎？」黑流道夫恐怖地想，覺得血冲上了他的臉；但馬斯洛發沒有認出他，立刻轉過身，又帶着驚恐之色注視候補檢察官。

「那麼是女犯人否認她和卡爾清肯有任何密切關係了嗎？很好。我沒有別的要問了。」候補檢察官立刻把肘肘從台子上拿開，並且開始記錄什麼。事實上他什麼也沒有記錄，只是用墨水筆描記錄上的字母，但是他看到，像檢察官與辯護士所做的，在聰明的問題之後，便在自己的講稿裏作記錄，這將取相對方。

庭長沒有立刻面對女犯，因為這時候他開帶眼鏡的法官是否同意提出那些事先準備寫就的問題。

「以爲是怎樣的呢？」庭長繼續問。

「我到了家裏，」馬斯洛發繼續說，較爲勇敢地單看着庭長，「把錢給了鴉母，我就睡覺了。剛剛醒着，我們的姑娘別爾塔就把衣服穿好，去肥，你的商人又來了。」鴉母不願去，但是媽媽教我去。他在那里，她又帶着明顯的恐怖說這個「他」字，「他還在勸我們的姑娘喝酒，後來他再想叫酒來，但他的錢全花完了。鴉母不相信他。那時他派我到他的房裏去。他說了錢在哪里，拿多少。我就去了。」

「時廷長到左邊的法官低語，就有聽到馬斯洛發所說的，但爲了表示他全都聽到，他重

複她末後的幾個字。

「你去了。那麼以後怎樣呢？」他說。

「去做了他所吩咐的一切，進了他的房間。不是一個人進房的，還叫了西蒙·米哈洛維

支和她。她指着保支考發說。

「她胡說，我進也沒有進去……」保支考發開口，但被阻止了。

「我當他們面拿了四張十盧布的票子，」馬斯洛發繼續說，皺眉，不看保支考發。

「那麼女犯人拿四十盧布的時候沒有注意到有多少錢嗎？」候補檢察官又問。

馬斯洛發在候補檢察官剛對着她時便顫抖。她不知道怎麼會如此，但覺得他對她有惡

意。

「我沒有數；我只看到有一百盧布的票子。」

「女犯人看到一百盧布的，」我沒有別的要問了。

「那麼，把錢帶回來了嗎？」庭長繼續問，看着鐘。

「我帶回來了。」

「那麼後來呢？」庭長問。

「後來他又把我帶走了，」馬斯洛發說。

「那麼你怎樣給他喝了酒裏的藥粉呢？」庭長問。

「怎樣給的？我放在酒裏，給他喝了。」

「你爲什麼要給他喝？」

她未回答，沉重而深長地嘆氣。

「他還不放我走，」沉默了一會，她說。「我被他弄得太疲倦了。我到走廊上向西蒙。

米哈洛維支說，「望他放我走吧。我疲倦了。」西蒙·米哈洛維支說，「我們也厭煩他。我

們想給他一點催眠藥粉；他睡着了，你就走。」我說，「好。」我以爲這不是有毒的藥粉。

他給了我一個紙包。我進了房，他躺在隔牆的那邊，立刻吩咐給他白蘭地酒。我從桌上拿了

一瓶好香檳酒，倒在兩個杯子裏，給他和我自己，但在他的杯子裏我放了藥粉，給了他。若

是知道，我就不給他喝了。」

「那麼指環是怎麼到你那里去的呢？」庭長問。

「指環是他自己給我的。」

「他什麼時候給你的？」

「是在我們回到房間的時候，我要走，他打我的頭，把梳子打斷了。我發火了，我要走

。他從手指上拿下指環給了我，要我不走，」她說。

這時候候補檢察官又微微欠起，帶着同樣的虛偽單純的神情要求准許再發問一個問題，得到了允許，把頭垂在綉花衣領上，說：

「我要知道女犯人在商人斯波爾考夫的房間裏留了多久的時間。」

馬斯洛發又驚懼了，不安地把眼睛從候補檢察官身上移到庭長身上，迅速地說：

「我記不得時間多久。」

「那麼女犯人可記得，在離開了商人斯波爾考夫那里之後，到旅館裏別的什麼地方去過沒有呢？」

馬斯洛發想了一下。

「進了隔壁的一個空房間，」她說。

「你爲什麼要進去？」候補檢察官說，着了迷，直接地向她說話了。

「進去整理衣服，等車子。」

「卡爾請肯是不是和女犯人在一個房間裏呢？」

「他也進來了。」

「他爲什麼要進來？」

「商人賺了好香酒，我們一起喝掉了。」

「在一起喝掉了，很好。女犯人和西蒙談話沒有，談的是什麼呢？」

馬斯洛發頓然皺眉，臉泛深紅，迅速地說：

「談了什麼？我什麼也未談。一切我都說了，別的什麼我不知道。你想怎辦，就把我怎辦。我是沒有罪的，沒有別的了。」

「我沒有別的要問了，」候補檢察官向庭長說，不自然地聳起肩膀，開始迅速地在他的講稿綱要中記下女犯人的口供，就是他和西蒙進了空房間。

沉默來臨。

「你沒有別的語要說嗎？」

「我一切都說了，」她說，嘆氣，坐下。

於是庭長記下了什麼在紙上，聽到左邊法官向他低聲所說的話，他宣布了十分鐘的停審，匆忙站起，走出法庭。庭長和左邊高長，有鬍鬚和善良眼睛的法官所談的，是這個法官覺得輕微的胃部不適，想作一點按摩，吃點藥水。他向庭長說到這個，因為他的請求而有了停審。

在法官之後，陪審官，辯護士，見證人都站了起來，愉快地感覺到已經完成了一部分的

重要任務，在各方面走動着。

聶黑流道夫進了陪審官室，坐到窗前。

十二

「是的，她是卡邱莎。」

聶黑流道夫和卡邱莎之間的關係是這樣的：

聶黑流道夫第一次看見卡邱莎的時候，他是在大學三年級，夏間住在姑母家，準備一篇關於土地所有權的論文。通常他是和母親、姊姊住在莫斯科鄉下母親的大田莊上過夏天。但這一年，姊姊出嫁了，母親到國外海上去了。聶黑流道夫要寫論文，便決定了在姑母家過夏。姑母的幽僻田莊上是很安靜的，沒有娛樂的東西；姑母們慈柔地愛撫兒和承繼人，他也愛她們，愛她們生活的古式與簡單。

聶黑流道夫夏間在姑母家所經歷到的快樂心覺，是在這種時候才有的，就是在——一個青年，不憑外面的指示，而是第一次自己認識了生活的全部美麗與意義，以及生活中委派給人的事業之重要，看見了自己與全世界達到無限完善地步之可能，不僅帶着希望，而且帶着能夠到達他所想像的這種完善地步的充分信心，從事於這種完善地步之到達——的時候。這

一年他還在大學裏讀了斯賓塞的「社會靜力學」，斯賓塞關於土地所有權的議論給了他深刻的印象，特別是因為他是大地主的兒子。他父親是不富的，但母親會得到一萬俄畝的土地作嫁產。那時候，他第一次認識了私有土地的全部殘忍與不公平，他是一個這樣的人，對於這種人，爲了道德要求的犧牲乃是最高的精神快樂，他決定了不享受私有土地的權利，那時候他便把父親遺留給他的土地分給了農民。他就是對這個問題在寫他的論文。

這年他在鄉間姑母家的生活是這樣的：他起得很早，有時是在三點鐘，在日出之前，甚至有時是在早霧裏，到山下河裏去洗澡，當露水還在草和花上的時候，他已回家。有時早上喝了咖啡，他坐下來寫論文，或者閱讀論文的參考資料，但很常常地不讀也不寫，却又從屋裏走出去，在田野和林間散步。午飯之前，他在花園裏的什麼地方睡一會，在吃飯的時候，他用自己的快活精神使姑母們愉快發笑，然後騎馬或划船，晚上又讀書，或者坐下來和姑母們玩「排心思」牌。在夜晚，尤其是在月夜，他常常不能睡着，只是因爲他感覺到太強烈興奮的生命之喜悅，他不睡，帶着自己的幻想與思想在花園裏徘徊，有時直到天明。

他便是這樣快樂地，平靜地在姑母家過了第一個月的生活，毫不注意到黑眼睛的，快腿的，半養女半婢女的卡邱莎。

在母親羽翼下長大的十九歲的孤黑流遺夫在這時候還是十分純潔的青年。他只好想到

妻子那樣地想到女性。在他看來，所有的婦女都不能做他的妻子，她們不是婦女，只是人類。

但在這個夏季的升天節，一個女隣帶了孩子們——兩個小姐，一個學童，一個在他們家作客的農民出身的年輕的藝術家——來到姑母家。

吃過茶後，他們到屋前刈割過的草地上玩「捉迷藏」。他們帶了卡邱莎。在幾番變動之後，輪到聶黑流道夫與卡邱莎同跑。聶黑流道夫總是高興看見卡邱莎，但他的腦子裏從來沒想到在他和她之間會有任何特別的關係。

「啊，現在無論怎樣你也抓不到他們，除非他們跌倒！」捉的人快樂的藝術家說，很快地用短的、彎曲、然而強健的農民的腿跑着。

「你，不抓？」卡邱莎說。

藝術家在掌上拍了三下。卡邱莎掙制不住笑聲，在藝術家的背後，與聶黑流道夫迅速地調換了地方，用她的堅強粗糙的小手握了他的大手，用勁向左邊跑，竊動着緊過約裙子。

聶黑流道夫跑得快，他想不到給藝術家追上，用全力奔跑。當他回着時，他看見藝術家在追趕卡邱莎，但她活潑地移動着彈性的年輕的腿子，不讓他追上，向左邊急奔。前面是丁香

花床，沒有人跑到那邊去過，但卡邱莎，回顧了聶黑流道夫，用頭向他作暗號，要他在花床那邊和她會合。若是他們再僵了手，他們就不怕追的人了，這是遊戲裏的規矩。他了解了她的意思，向丁香花叢那邊跑去。但在那邊有一個他不知道的長了刺草的溝。他絆倒、跌進溝裏，被刺草戳了手，身上沾了黃昏的露水，但他立刻笑着站起，跑到乾淨的地方。

卡邱莎帶着笑容和好像濕酸果的黑眼睛，向他直奔。他們跑到一起，握了手。

「我看是戳了吧，」她說，用空手理着鬆下的頭髮；用力地呼吸着，笑着，對直地仰着看他。

「我不知道那里有一個溝，」他說，也笑着，沒有放開她的手。

她向他移近，他自己不知道這是怎麼發生的，向她的臉上湊近；她沒有避開，他把她的手抓得更緊，吻了她的嘴唇。

「你做得好！」她說，用迅速的動作把手拿出，從他身邊跑開。

她跑到了香花叢那里，摘了兩個白的丁香已謝的枝子，用枝子在自己的發熱的臉上搥着，看着他，活潑地在身前搖擺着雙手，走回到別的遊戲的人那里。

從此以後聶黑流道夫和卡邱莎之間的關係變了，並且成爲那麼特別，這是在相互吸引的純正的年輕男子與同樣的女子之間所常有的。

只要卡邱莎一進房，或者聶黑流道夫遠遠地看見了她的白帷裙，他覺得一切好像都被太陽照亮了，一切變得更有趣，更愉快，更有意義；生命變得更快樂了。她也是這麼感覺。但不僅卡邱莎的見面與接近對於聶黑流道夫發生這樣的影響，而且單是意識到卡邱莎是存在着而他是爲她而存在着，便也對他發生這樣的影響。聶黑流道夫若是接到了母親的不愉快的信，或者不能順利寫作論文，或者感覺到年輕人的無故的悲哀，只要想到卡邱莎的存在，他會看見她，一切都消散了。

卡邱莎在家裏要做很多事，但她能趕快地做完一切，在閒暇的時候讀書。聶黑流道夫給她看道斯托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的作品，這是他自己剛剛讀過的。她最歡喜屠格涅夫的「靜處」。他們之間的談話是時作時輟的，是在走廊上、在露台上、在院子裏相遇的時候，以及有時在姑母的女僕馬特勞娜·芭芙落芙娜的房裏，卡邱莎是和她住在一起，聶黑流道夫有時來她這里喝糖茶。在馬特勞娜·芭芙落芙娜面前的談話是最愉快的。他們單獨在一起時，談話却反不好。他們的眼睛立刻開始說到和他們口頭所說的全然不同的、遠更重要的話，他們的嘴唇皺起，覺得有什麼可怕的地方，於是他們趕快地分開。

聶黑流道夫與卡邱莎之間的這種關係繼續維持在他初次寄居姑母處的全部時間里。姑母們注意到這種關係，覺得懼怕，甚至寄信國外告訴了聶黑流道夫的母親，葉列娜·伊發諾芙

娜公爵夫人。姑母瑪麗亞·伊發諾芙娜伯爵和卡邱莎發生關係。但她是空怕了：黑黑流道夫自己不自覺地愛了卡邱莎，正如純潔的人在愛，他的愛是不使他和她墮落的主要防禦物。他不僅不想在身體上佔有她，而且想到了對她發生這種關係的可能性，便覺得恐怖。詩意的蘇菲亞·伊發諾芙娜的執心，——怕具有透澈堅決性格的德米特銳，愛上了女孩，有心娶她，而不注意她的身世與地位——是較有根據。

假如那時黑流道夫明白地意識到他對卡邱莎的愛情，特別是假使那時有人使他相信，他無論如何不能且不該把自己的命運和這樣的女子合在一起，便會很容易發生這樣的事，就是他，具有對於一切的直爽性格，會認定沒有任何理由不娶她，不管她是誰，只要他愛她。但姑母們沒有向他說到她們的執心，而他便是這樣地走開了，沒有意識到自己對這個姑娘的愛情。

他相信，他對卡邱莎的感情，只是那時充滿他全部身心的、那個快樂可愛的姑娘所分享的、生命喜樂情緒的現象之一。當他走的時候，當卡邱莎同姑母們站在階梯上，用她的含淚的、微微斜視的，黑眼睛送他的時候，他仍然覺得是丟下了一點美麗的寶貴的東西，這是永遠不可復得的。於是他覺得很憂傷。

「再見，卡邱莎，謝謝你一切，」他上單馬快車時隨着蘇菲亞·伊發諾芙娜的帽子向她

說。

「再見，德米特銳，伊發諾維支，」她用愉快的、可愛的聲音說，抑鬱着充滿眼眶的淚，跑進門廊，在這里她可以暢快地哭。

十三

此後三年之間，黑流道夫沒有和卡邱莎相見。他只在升爲軍官，首途入營，來看姑母時，才和她相見，他較之三年前住在姑母家的時候，已是全然不同的人了。

那時他是正直的忘己的青年，準備爲任何善事而犧牲自己，——現在他是墮落的精練的利己主義者，只注重自己的享樂。那時他覺得上帝的世界是神祕的，他歡樂地熱情地企圖了解牠。——現在却覺得生活中的一切是簡單明白的，是被他的生活環境決定的。那時他覺得必要而重要的乃是與自然界交通，與在他之前生活過，思想過，感覺過的人們（抬學家，詩人）交通，——而現在，必要的與重要的乃是人類的機關，與同伴間的來往。那時婦女好像是神祕的優美的，就是因爲那種神祕性而顯得優美的人，——現在，婦女的價值，除了他的家庭與友人之妻，任何婦女的價值是很確定的：婦女是經驗過的享樂之最好的工具之一。那時不需要錢，他可以用不到他母親所給的錢的三分之一，可以拒絕父親的財產並散給農民，

——現在母親給他的每月一千五百盧布卻不夠了，並且已爲錢和她發生了不愉快的談判。那時他認爲他的精神是他的真「我，」——現在他認爲他的健康，強壯，動物的「我」是他自己了。

他所發生的這整個可怕的改變只是由於他不再相信自己，而開始相信別人。他停止相信自己，而開始相信別人，因爲相信自己而活着是太困難了：相信自己，則每個問題的決定都應該不是爲了自己的生物的「我，」——牠追求淺薄的喜悅，而幾乎總是違反牠的；相信別人，即沒有問題要解決，一切都已經解決了，而且解決得總是違反精神的「我，」而是爲了動物的「我。」不僅如此，而且相信自己，他便總是要受到人們的批評，——相信別人，他便受到四周人們的稱贊。

例如，當聶黑流道夫思想，讀書，談到上帝，真理，財富，貧窮的時候，——他四周的人都認爲這是不合時宜，且有幾分可笑，母親和姑母用善意的反語稱他 *Notre cher phioe*（我們親愛的哲學家——譯）；當他讀小說，說猥褻的逸事，到法國戲院看可笑的耍劇並愉快地重複牠們的時候，——都稱讚並鼓勵他。當他認爲應當減少自己的需要，穿著大衣，不喝酒的時候，大家都認爲這是奇怪與幾分故意的特異；當他花費很多的錢在打獵上，或者在異常華麗的書房的佈置上的時候，則大家都誇獎他的趣味並送他貴重的東西。當他是真深男

子遂願如此直到結婚的時候，他的親屬便爲他的健康而耽心，甚至于當他的母親知道了他已成爲真正的男人並奪取了他同伴的法國女子時候，她並不苦惱，却反歡喜。他的母親公爵夫人想到他和卡邱莎的插曲——就是她會想到要娶她，——不能不懷着恐懼。

同樣地，當聶黑流道夫達到成年，因爲他認爲土地私有不公平，而把他繼承父親的一大筆財產散給農民的時候，——他這件行爲引起了他的母親與親屬的恐懼，並且成了他所有的親屬們對他的指責與嘲諷的經常對象。他們不斷地向他說，農民們接受了土地，經營了三片酒店，完全停止了工作，他們不僅沒有變富，且反窮了。然而當聶黑流道夫進了侍衛隊，和他的高貴的同伴們浪費了輸去了那麼多的錢，以致葉列娜·伊發落芙娜不得不動用資產的時候，她並不難過，認爲，當牛痘一種在青年時代和上流社會裏的時候，這是自然的，甚至是好的。

起初聶黑流道夫曾作奮鬥，但奮鬥是太困難了，因爲，一切，他在相信自己時認爲是好的，別人又認爲是壞，反之，一切，他在相信自己時認爲是壞的，他周圍所有的人又認爲是好。結果是聶黑流道夫屈服了，停止相信自己，而相信別人。開始的時候，這種自信的拋棄是不愉快的，但這種不愉快的感覺經過的時間很短，而聶黑流道夫，在這時已開始吸烟飲酒

●英文毛德譯本（据托氏原稿所譯）爲「燕麥」，意爲放蕩。伊誌在疑。——譯者。

，很快地就不再感到這種不愉快的感覺，甚至感覺到巨大的輕快。

聶黑流道夫，帶着本性中的熱情，全然屈服於這種新的被他四周的人所稱贊的生活，並完全壓下了內心裏別種要求的聲音。這是在他遷移到彼得堡之後開始的，並因為服兵役而完成的。

一般地說，兵役使人墮落，使服兵役的人處在完全安閒的情形中，即是，缺少理性的有用的工作；並把服兵役的人從一般的人類義務中解放出來，而代替的只是揭示傳統的，部隊，軍服，與軍旗的榮譽，以及一方面對別人的無限權力，而另一方面對上級官長的盲目服從。

但是在兵役中一般的墮落，以及軍服與軍旗的光榮，暴力與凶殺的許可之外，還有財富以及與皇家來往密切所引起的墮落，（這是在精選的侍衛隊中所有的事，只有富家名家的軍官在這裏面服務），在這種時候，這種墮落，便在陷于墮落者的心中，達到完全自利主義狂的狀態。聶黑流道夫，自從服兵役並開始過他的同伴們所過的同樣生活以來，便處在這類自利主義狂中。

事情是什麼也沒有的，除了穿上纔得講究的，不由自己而是別人刷擦的軍服，戴頭盔，帶着也是別人製造，擦淨，交給他的兵器，騎上良好的也是別人養大，教練，喂飼的馬，和

同樣的人去練兵或檢閱，馳騁，揮刀，放槍，並把這些教給別人。別的事務是沒有的，最貴的人，年輕的，年老的，沙皇和他身邊的人，不僅贊同這種職務，而且誇獎，並感謝。在這些任務之外所認為好的重要的事情，乃是揮霍從不可見的來源得到的金錢，在軍官俱樂部或最好的酒店相聚吃喝，特別是飲酒；然後是戲院，跳舞，女人，然後又是騎馬，揮刀，馳騁，又是揮霍金錢，酒，牌，女人。

這種生活特別影響軍人墮落，因為非軍人過這種生活，他不能不在他心中為這種生活羞慚。而軍人却認為這是應當如此的，誇耀並驕傲這種生活，特別是在戰時，在對土耳其宣戰以後服兵役的聶黑流道夫便是這樣的。「我們準備在戰爭中犧牲生命，因此這種造次的愉快的生活不僅是可恕的，而且是我們必須的。所以我們過這種生活。」

聶黑流道夫在他的這個時期的生活中這麼混亂地想，他還感覺到在這全部時期中解脫了從前加諸自己的一切道德束縛的喜悅，不斷地處在慢性的自利主義狂的狀態中。當他三年後來到姑母家的時候，他便是處在這種狀態中。

十四

聶黑流道夫來到姑母家，因為她們的田莊是在那通達他前面開走的部隊的道路上，因為

她們很願意他去，尤其是，他現在去，是爲了看卡邱莎。也許是，在他的心底已經有了對於卡邱莎的惡念——這是他的現在沒有約束的動物的自我向他所密告的；但他沒有意識到這個意念，而他只是想去到他覺得是那麼好的地方，看那有幾分可笑的，但親愛的，好心腸的姑母——她們總使他不覺地用慈愛與稱讚的氣氛籠罩着他；並且看可愛的卡邱莎，關於她，他還保留着那麼愉快的記憶。

在三月末，在聖星期五（即耶穌受難日——譯），由最難行的道路，在傾盆大雨中，他來到了，因此他到時是全身透濕而且寒冷，但他快活，興奮，在這個時候他總是如此的。當他乘車進了熟悉的，堆着古老莊房頂上墜落的雪，圍繞着磚牆的，姑母的院子時，他想，「她還在她們這裡嗎？」

他期望她聽到鈴聲便跑到階梯上來，但只從下房的階梯上走出兩個赤脚的，褶襖衣裾的提着桶的婦人，顯然是洗過了地板的。在大門的階梯上也沒有她；只有聽差齊杭寧了帷裙走出來，顯然也是在做洗刷的工作。蘇菲亞·伊發諾芙娜穿着綢衣戴着帽子，從前廳走出來。

好極了，你來啦！——蘇菲亞·伊發諾芙娜說，吻着他。「瑪盛卡（瑪麗亞之綢衣稱）——譯」

● 賀伊受聖餐的人，在俄國甚爲普遍。——毛德。

有點不好過，在教堂裏疲倦了。我們受了聖餐。」

「我賀你，蘇尼亞（蘇菲亞之親愛稱——譯）姨媽。」聶黑流道夫說，吻着蘇菲亞。伊發諾芙娜的手，「請你原諒，我把你弄濕了。」

「到你房裏去吧。你全濕了。你已經有了鬍鬚……卡邱莎！卡邱莎！趕快拿咖啡給他。」

「就來了！」走廊上熟識的愉快的聲音回答。

聶黑流道夫的心中喜悅地叫着，「她在家！」正好像太陽從雲外漏出來。聶黑流道夫快樂地和齊杭走進自己從前的房間去更換衣服。

聶黑流道夫想向齊杭問到卡邱莎：她怎麼樣？過得如何？不要結婚嗎？但齊杭是那麽恭敬，同時又那麽嚴謹，那樣地堅持要親自爲他從水盂裏倒水，以致聶黑流道夫不能下決心向他問到卡邱莎，只問到他的孫兒們，問到哥哥的老馬，問到小狗保爾堪。都活着，健康，除了保爾堪，他在去年發瘋了。

脫了濕衣，剛開始穿衣時，聶黑流道夫聽到迅速的步伐和門上的叩拍聲。聶黑流道夫知道這個步伐和叩門聲。只有她是這樣走路，這樣叩門。

活
復
他披上濕大衣，走到門前。

裝匣，和很多的銀蓋的瓶子，刷子，髮膠，香水，和各種各樣的化妝用具。

「您替我謝謝姑媽。我來了，是多麼高興！」聶黑流道夫說，覺得他心中變得光明可愛，和從前一樣。

她只用笑容回答了這些話，走了出去。

手山向痛愛聶黑流道夫的姑母們這一次比平常更快樂地接待他。德米特說去打仗，在戰爭中會許受傷或打死。這感動了姑母們。聶黑流道夫說：「我願為國家去死。」

聶黑流道夫是這樣地規定了他的旅程，就是只在姑母家過一晝夜，但看見了卡邱莎，他同意了在姑母家過復活節，這還有兩天，於是他打了電報給他的朋友和同事尚保克，要他來到他的姑母家，他們本來是要在奧普薩會面的。他困難地，他立刻上車走了。

活 復 現在不能夠看見卡邱莎的白帷裙而不興奮，不能夠聽到她的步履，她的聲音，她的笑而不歡喜，不能夠看着她的如同濕酸果的黑眼睛而不動情，特別是在她笑的時候；他尤其不能夠看見她遇到他時臉上泛紅而不迷惑。他覺得他在戀愛，但不是和從前一樣，那時候他覺得愛情是神祕的，他自己不願向自己承認他是在戀愛，並且那時候他相信愛情只能夠有一次，而現在他是在戀愛，知道這個，並且歡喜這個，並且雖然隱瞞着自己，却模糊地知道什麼是愛。

情，以及愛情會產生什麼結果。

在聶黑流道夫心中，正如在每個人心中，有兩個人。一個是——精神的人，他為自己尋求的只是那樣的幸福，就是這也要是別人的幸福；另一個是——動物的人，只為自己尋求幸福，並且爲了這個幸福而準備犧牲全世界的幸福。在他的彼得堡生活與軍營生活所引起的自利主義狂的這個時期裏，這種動物的人控制着他，並完全壓倒了精神的人。

但當他看見了卡邱莎，又重新感覺到他的過去對她所懷的感情，他的精神的人抬起了頭並開始要求自己的權利。因此，在聶黑流道夫心中，進行着一種他自己不覺得的，在復活節前兩天不停止的，內心的衝突。

在他的心底他知道他應該離去，現在沒有任何理由要留在姑母家，他知道這不會產生任何好結果，但他覺得是那麽歡喜高興，他沒有向自己說到這個，並且留下來了。

在星期六，在基督復活節的前夜，神甫帶了執事和事務員來做彌撒，如他們所說的，他們費力地坐轎車在泥津與曠地上走了教堂與姑母家之間的三俄里。

軍頭聶黑流道夫和姑母及女僕做着彌撒，不停地看着卡邱莎，她站在門口，帶來了香爐，她和姑母及神甫行了復活節的吻禮，便想去睡。這時他聽到瑪麗亞·伊發諾芙娜的老女僕馬特勞娜·芭芙落芙娜和卡邱莎在準備到教堂去祝福復活餅和乳酪。他想：「我也去。」

灑。通達教堂的道路既不能行馬車又不能行糧車，因此，聶黑流道夫，在姑母家就如同在自家裏一樣，吩咐把馬，就是把所謂「哥哥」的馬裝上鞍子，他不躺下睡覺，却穿上華麗的軍服與緊貼的馬褲，加上大衣，騎着肥他的，沉重的，不停地嘶鳴的馬，在黑暗中，在泥濘與雪裏改往教堂裏去，與御士去了教堂與教堂裏去。

第六章 亞基魯與哥爾斯，轉帶了許多事情來到教堂，他們門面寬敞，向
 何求結果，亞基魯與哥爾斯高興，他們向自己擁護亞基魯，並且留下來了。

這個彌撒在聶黑流道夫以後的全部生活中始終是一個最鮮明深刻的記憶。聶黑流道夫在夜間的黑暗中（只有幾處被白雪照亮），騎着看見教堂周圍燈火而聳起耳朵的馬，一路上在水中踐踏着，走進教堂院子的時候，彌撒已經開始了。自己不禁發出，亞基魯與哥爾斯認識瑪麗亞。伊登諾夫娜的侄兒的農民們領他到乾地方下馬，接他的馬去拴，陪他進了教堂。教堂裏已滿是過節的人。亞基魯與哥爾斯，並完全與亞基魯與哥爾斯的人。

石邊是「農人：穿老的穿家機布長袍，草鞋，纏清潔的白脚布，年輕的穿新布袍，繫鮮色的腰帶，穿深靴。左邊是「婦女：紫紅色絲頭巾，穿棉天鵝絨背心，有鮮紅色的袖子，藍，綠，紅，及花的裙子，穿有跟的靴子。端重的老婦人們，戴白頭巾，穿灰袍，舊式的家機布長袍，草鞋，草鞋，站在她們後邊。在大家當中，站立着盛服的，頭髮擦油的孩子

們。

農民們劃十字，鞠躬，抬頭時擺着頭髮。婦女們，特別是老婦人們，把沒有光彩的眼睛注視在有蠟燭的聖像上，堅強地用彎曲的手指捺前額的頭巾，肩膀與腹部，低語着什麼，屈着腰或者跪下。孩子們模仿着大人，當大人看他們的時候，他們熱心地祈禱。金的神龕被圍繞在有金螺旋線的大蠟燭四周的蠟燭所照亮。燭架台上插着許多臘燭，從唱歌隊裏發出樂餘唱歌人的快樂歌聲和男孩們尖銳的低音與響亮的高音。

聶黑流道夫走到前面。上等人站在當中：地主和女人和穿水兵裝的兒子，警官，電報員，穿長筒靴的商人，帶徽章的老人，經台右邊，在地主之後，是穿閃光淡紫色衣服披鑲邊白肩巾的馬特勞娜·芭芙落美娜，和穿胸部有褶皺的白衣服，繫藍腰帶，在黑髮上打了紅蝴蝶結的卡邱莎。

一切是節日的，嚴肅的，快樂的，美麗的：穿復活節銀色祭服掛金十字架的神甫，執事，穿節日的銀色與金色法衣的事務員們，頭髮擦油的盛裝的業餘唱歌員，節日歌詠的快樂的跳舞般的歌調，神甫用三支飾花的蠟燭對人不斷地祝福，以及一再重複的大聲音：「基督復活了！基督復活了！」一切是美麗的，但比一切更美麗是穿白衣，繫藍腰帶，黑髮上打了紅蝴蝶結，有歡樂眼睛的卡邱莎。

聶黑流道夫覺得她沒有側顧便看見了他。他靠近地從她身邊走向祭壇時看到了這個。他沒有話要向她說，但他想出了辦法，從她身旁走過時，他說：

「姑媽說的，她要做了最後的彌撒才開齋。」

青年的血液，和每次看見他時一樣，湧上了她全部可愛的臉，含笑而快樂的黑眼睛單純地從下向上看，停在聶黑流道夫身上。她笑着說：

這時候，事務員拿着一個咖啡壺的聖水，穿過人羣，從卡邱莎身邊走過，沒有看她，法衣的襟擦了她。事務員，顯然是由於對聶黑流道夫的尊敬，繞開他走，因此擦了卡邱莎。聶黑流道夫覺得詫異：怎麼，他，那個事務員，不懂得這裏的一切和世界上的一切都只是爲了卡邱莎而存在，對於世界上的一切可以不注意，只是不能這樣對她，因爲她是——一切的中心。爲了她神龕的金發光，燭架台上的一切蠟燭點亮，爲了她才有這些快樂的歌聲：「主的逾越節，快樂吧，人們」。一切，只要是世界上的好的一切都是爲了她。他覺得卡邱莎知道一切是爲了她的。當聶黑流道夫看着她的穿了有褶皺的白衣服的恰好的身材，和她臉上專注快樂的表情的時候，他覺得是如此；在她臉上的表情裏，他看到，在他的心靈中歌唱着的東西，也絲毫不差地在她的心靈中歌唱着。

復活

「在當先後的祈禱之間，聶黑流道夫走出了教堂。人們在他前面讓路並鞠躬。有的知道他，有的問：『這人是誰？』」

他停在教堂的門口，乞丐們圍繞了他，他散出了他錢袋中所有的零錢，從階梯的踏級上走下來。

天色已經亮得可以看見東西，但太陽還未升起。人羣散在教堂四周的墓地上。卡邱莎留在教堂裏，聶黑流道夫站在外面等候她。

一人全出來了，在石級上踏着鞋釘，從階級上走下來，散在教堂院子裏與墓地上。一個老邁的掃頭的人，瑪麗亞·伊發諾芙娜的麵包師，叫住了聶黑流道夫，行了復活節吻禮，他的女人，一個在絲頭巾下有打皺的臉的老婦人，從手帕裏面拿出一個染黃的蛋給聶黑流道夫。一個穿新背心繫藍腰帶的年輕、帶笑，有肌肉的農民也走到那里。

「基督復活了，」他說，眼睛含笑，走近聶黑流道夫，用他的堅實清潔的嘴唇在他的嘴唇正中吻了三下，讓他聞到了特殊的，農民的，愉快的氣味，他的鬚曲向鬚髭擦了他。

當聶黑流道夫和農民行吻禮並接受他的暗棧色蛋的時候，馬特勞娜，芭芙落芙娜的閃光的衣服和可愛的打紅蝴蝶結的黑頭出現了。

卡邱莎立刻便從走在她前面的人頭上邊看見了他，他看見了她的臉如何地發光。

她和馬特勞娜。芭芙蕪芙娜走出來，站在教堂的門口，施捨乞丐。一個在鼻子的地方帶着紅色傷痕的乞丐走近卡邱莎。她從手帕裏拿了什麼給他，然後向他走近，沒有表示絲毫不同意，却相反，眼睛那麼快樂地發光，吻了他三次。在她和乞丐行吻禮的時候，她的眼睛望進了聶黑流道夫的目光。好像她在問：她這麼做，好不好？

「好的，好的，親愛的，一切都好，一切都美。我愛。」馬特勞娜說，她站在他旁邊。她們走下台階，他走到她的面前。他不想行復活節吻禮，只想在她旁邊。

「基督復活了！」馬特勞娜。芭芙蕪芙娜說，俯首含笑，她的音調好像是說今天大家都不是平等的，用捲成一團的手帕擦了嘴，她把嘴唇向他伸着。

「是真的，」聶黑流道夫回答，吻着她。她上臺下臺，帶着笑到于茲與茲眼上。他看卡邱莎。她臉上泛紅，同時向他走近。

「基督復活了，德米特銳。伊發諾維支。」卡邱莎說。人羣漸漸散開，回到教堂門口。卡邱莎說：「他真復活了，」他說。

他們吻了兩次，好像思索了一會兒，是否需要再吻，又好像決定了是需要的，他們吻了三次，兩個人都笑了。

「想不到神甫那是在去嗎？」聶黑流道夫問。人羣漸漸散開，回到教堂門口。

「不，我們要在這裏坐一會，德米特說。伊發諾維支，」卡邱莎說，好像是在快樂的工作之後，用整個的胸脯深深地嘆氣，用她的赤眼的、貞潔的、愛情的、微微斜視的眼睛對直地答他。

在男女之間的愛情裏，總是有一個時候，這種愛情達到牠的頂點，在這時候，愛情裏沒有任何東西是有意識的，理性的，也沒有任何東西是肉慾的。對於聶黑流道夫，耶穌復活節的夜晚便是這種時候。當他現在回想卡邱莎的時候，在他和她相見的許多次之中，這一頃刻遮蔽了所有其他的時候。黑而光滑明亮的頭，有褶皺的白衣服純潔地包裹着她的優美的身軀和不高的胸脯，紅潤的面龐，和溫柔的因為不眠之夜而微微斜視的光澤的黑眼睛，在她整個的身體上有兩個主要的特質：純潔與愛——這愛不只是對於他的（他知道這個），而且對於一切人的，不只是對於好東西的，而且是對於世界上一切東西的，甚至是對於她所吻的乞丐的。

他知道她有這種愛，因為他在那個夜晚和早晨感覺到自己有這種愛，並且感覺到這種愛裏他和她合成了一體。

啊，假若這一切停止在那天晚上的那個感覺上就好了！「是的，這一切可怕的事情是發生在復活節夜晚之後！」現在，他坐在陪審官室的窗前想着。

從教堂回來後，聶黑流道夫和姑母們開了齋，並且由于在軍營中養成的習慣，爲了增加力量，他飲了麥酒和葡萄酒，進了自己的房間，立刻和衣睡着。叩門聲把他弄醒。憑叩門聲他知道來的是她，他坐起來，擦着眼睛，伸着腰肢。

「卡邱莎，你嗎？進來。」他說，站起來。晝上一時東西，甚至長褲子，他推開了門。她推開了門，叫你去吃飯去。」她說。她穿了那件同樣的白衣服，但頭髮上沒有打蝴蝶結。看着他的眼睛，她笑了，好像向他傳達了什麼非常快樂的意思。她向他傳達了什麼非常快樂的意思。她站了一會。他注意到這個，拋了梳子，走近她。但同時她迅速地轉過身，匆匆地輕復而快的步子走到走廊的地氈上。

「我是怎樣的一個傻瓜，」聶黑流道夫向自己說，「爲什麼我不止住她？」

「他跑着在走廊上趕上了她。」

復

活

他需要她的什麼，他自己也不知道。但他覺得，當她進房來看他的時候，他應該做一點事情，就是別人在這種時候所做的事情，而他却未做。

「卡邱莎，等一下，」他說。

她回着了一下。

「你要什麼？」她停止着說。

「沒有什麼，只是……」

於是，鼓舞着自己，想起在這種情形中別人在他的地位上通常是如何行動，他摟了卡邱莎的腰。

她停下來，看他的眼睛。

「不該，德米特銳。伊發諾維支，不該，」她說，臉紅得落淚，用她的堅硬有力的手推

拒那摟她的手。

黑流道夫放了她，在頃刻之間他不懂覺得不自如，羞慚，而且厭惡自己。他應該相信

自己，但他不知道這種不自如與羞慚是他的心靈中要求表現的最好的意識，而相反，他覺得

，這是表示他的愚蠢，他應該做得一如大家所做的。

他又趕上了她，又摟她，吻她的頸子。這個吻完全不像最初兩次的吻：一次是在丁香花叢

後邊無意識的吻，另一次是今天早晨在教堂裏面的吻。這次的吻是可怕的，她也感覺到這個。
 「你這是做什麼？」她用那樣的聲音說，好像他無可挽回地打破了什麼無價之寶，迅速
 地跑着避開他。

他走進餐室。盛服的姑母，醫生和女隣站在餐桌前，一切是那樣的平常，但在聶黑流道
 夫心中却有了風暴。他不懂得別人向他說的話中任何意義，回答不恰當，只想到卡邱莎，回
 想着他在走廊上趕上她時那最後一吻的滋味。他什麼別的也不能想。當地進房時，他，不看
 着她，用他全部的身心感覺到她的在場，並且不得不抑制着自己，不看她。

飯後他立刻回到自己的房間裏，在強烈的興奮中在房裏徘徊很久，注聽屋裏的聲音，期
 待着她的脚步。那活在他身內動物的人不懂現在抬起了頭，而且還把精神的人踏在足下，那
 個精神的人就是第一次來訪時甚至這天早晨在教堂裏的他，而那個可怕的動物的人現在單獨
 在他的心靈中統治着。雖然這天他不斷地窺伺她，他却沒有一次能夠單獨地遇見她。也許是
 她躲避他。但晚間她必須走進和他的房相連的房間。醫生留宿，卡邱莎必得為客人預備床。
 聽到了她的脚步，聶黑流道夫輕輕地走着，抑制着呼吸，跟在她後邊，好像準備去犯罪。

把兩手伸在清潔的枕套裏，抓住枕頭的角度，她對他回顧，微笑，但不是像從前那樣快樂
 歡喜的笑，而是恐懼可憐的笑。這笑容似乎是向他說，他所做的是醜惡的。他替了片刻。此

活

復

復時還有鬥爭的可能。他對她的真正愛情的聲音，雖然是低弱，却還可以聽到，這聲音向他說

「活靈二種聲音壓住野第一種的。他堅決地走近她。於是可怕的，不可約制的，動物的情慾支配了

他。沒有把她放出自己的懷抱，聶黑流道夫使她坐在床上，覺得還該做點什麼，和她並坐

著。溫蘭山不再走投前而裏親來，伊發諾維支，親愛的，請您放我走吧。」她用可憐的聲音說。

「德米特銳，伊發諾維支，親愛的，請您放我走吧。」她用可憐的聲音說。馬特勞娜

芭美落芙娜來訂她，她叫着，哭起來。真有人走到門前。那裏我夜裏到你那裏去。」

「你要怎麼？斷不能夠！不該，」她只用她的嘴唇說，但她的興奮的受窘的實體却說了

別的。十一

上。只走到門前的真是馬特勞娜。芭美落芙娜。她在膊上帶着絨被走進房，責備地看聶黑流

道夫，憤怒地斥責卡邱莎，因為她拿錯了絨被。到底自己怕他，去壓制他。

聶黑流道夫無言地走出。他甚至不覺得羞慚。他憑馬特勞娜。芭美落芙娜的面情看出她

在批評他，她批評他是對的，他知道他所做的是醜惡的，但動物的情慾，從先前對她的真正

愛情的感覺中解放出來，支配着他，並且單獨地主宰着他，不承認任何別的東西。他現在知道應該爲了情慾的滿足而行動，並且尋找了做這事的方法。

整整個的晚上他不能自主；有時走進姑母的房，有時又走出來，回到自己的房，走到階台上，只想着如何獨自去見她；但她躲避他，而馬特勞娜·芭芙落芙娜盡力看着她。就在那裏，

眼。十七

如是一夜，不睡，一醒只眼微開，眼裏面變畫的變畫的，馬特勞娜知道馬特勞娜·芭芙落芙娜這時是在姑母的臥房裏，卡邱莎是獨自在下房裏。他又走到階台上。院子裏黑暗、潮濕、溫暖，那在春天趕走最後的雪或者是溶化的最後的雪所發散的白霧充滿了全部空間。屋前山下百步外的河裏傳來奇怪的聲音：這是冰解。

卡黑流道夫走下階梯，在化雪的泥淖中走着，走到下房的窗前。他的心在他的胸膛裏是那樣地跳動，他聽到了牠的聲音；呼吸有時停止，有時發爲深沉的嘆息。下房裏點着一盞小燈。卡邱莎獨自坐在桌前，沉思着，向前看着。卡黑流道夫動也不動，久久地看着她，期望知道她要作什麼，她以爲沒有人看見她。她不動地坐了兩分鐘，然後抬起眼睛，笑着，好像對她自己責備地搖了搖頭，然後換了姿勢，突然把雙手放到桌上，把眼睛直視着前面。

他站着看她，不禁同時聽到自己的心跳與河裏傳來的奇怪的聲音。那里，在河上，在霧中，進行着一種不停的，遲緩的工作，有什麼東西時而喘息，時而破裂，時而散開，時而薄冰響着有如玻璃。哭喊的風叫陣陣的。當這幽暗區風聲變換。芭芙著美喊聲在河上。這是要差夫他站着，看卡邱莎的沉思的。因為內心衝突而苦惱的臉，他覺得她可憐，但奇怪，這種憐憫只加強了他對她的情慾。看不見丑惡人。

這情慾完全控制了他們。

他敲了窗子。她，好像因為電流的震動，顫動了全身，恐怖顯現在她的臉上。她然後跳了起來，走到窗前，把自己的臉湊近窗子。當她把雙手，好像馬遮眼，放在眼旁，從玻璃裏看過去，認出是他的時候，恐怖的表情還沒有離開她的臉。她的臉是異常地嚴肅，——他從未見過她這樣。她只在他微笑時才微笑，她微笑，好像只是服從他，但在她心中却没有笑，而是恐懼，他用手向她作號，招她到院子裏去會他。但她搖頭表示不去，站着留在窗前。他又把臉湊近玻璃，並且想叫她出去，但在這個時候，她轉身到門前。顯然有誰在叫她。黑流道夫離開了窗子。霧是那麼濃，離開房屋五步便看不見窗子，只有一個發黑的物體。從裏面發出紅而大的燈光。河上進行着同樣的奇怪的喘息聲、沙沙聲、破裂聲。玲聲。院內霧中不遠之處雞叫了一聲，附近別的雞響應着，於是村中遠處傳來互相交雜的合而為

的鷄鳴聲。而四周，除了河，是十分靜穆。這已是鷄叫第二遍了。來且壯交談拍合面談。在屋角上來回走了兩趟，幾次踏進了泥淖中，聶黑流道夫又走到下房的窗前。燈盞點着，卡邱莎又單獨坐在桌旁，好像是在猶豫不決中。他剛走到窗前，她便看見了他。他敲窗。沒有辨別是誰在敲，她便立刻跑出下房，他聽到外邊的門打開和輾軋聲。他已經在門廊旁邊等着她，立刻無言地抱住她。她緊貼他，抬起頭，用嘴唇迎接他的吻。他們站在門廊的角上，在已化了雪的乾地方，他全身充滿了苦惱的，未滿足的慾望。忽然外邊的門又同樣地響了一下，帶着同樣的輾軋聲打開，馬特勞娜·芭芙落芙娜的憤怒的聲音喊了。

「卡邱莎！」

她離開了他，回到下房。他聽到門門響動聲。然後一切歸于寂靜，窗上的紅眼睛消失了，只留下霧與河上的吱喳聲。

聶黑流道夫走到窗前，——看不見任何人。他敲窗，——沒有任何東西回答他。聶黑流道夫從大門回到屋裏，但他睡不着。他脫下靴子，赤腳從走廊上向她的房間走去，那是和馬特勞娜·芭芙落芙娜的房間相隣的。開始他聽到馬特勞娜·芭芙落芙娜安靜地打鼾，他正要向前走，忽然她咳嗽了，在發響聲的床上翻身。他驚惶失神，這樣地過了五分鐘。當一切重歸寂靜，又聽到安靜的新聲時，她企圖走在不發響聲的地板上，向前走着，走到卡邱莎自己

的門前。聽不到任何聲音。她顯然沒有睡覺，因為聽不到她的呼吸聲。但他剛剛低喚了：「卡邱莎！」——她便跳起，走到門前，他覺得她好像是忿怒地勸他走開。

「這叫什麼話？噢，怎行呢？姑媽要聽見的，」她的嘴唇說，但她整個的實體說了：「我全是你的。」

這只有聶黑流道夫懂。

「噢，只開一會兒。我求你，」他說了無意義的話。

她沉默了，後來他聽到她的手尋找門門的摸動聲。門門嚮了，他進了打開的門。

他摟了她，她穿着硬的粗布內衣，袒着脾膊，他抱起她，帶走了她。

「啊！你做什麼？」她低語。

但他未注意她的話，把她帶到自己的房裏。

「啊，你不要；放我吧，」她說，却自己緊貼着他。

.....

當她，顫抖着，沉默着，對於他的話不作任何回答而離開他的時候，他走到階台上站着，企圖考慮所發生的一切事情的意義。

霧中漸漸明亮了；下面河裏冰的破裂聲、碰擦聲、和嘆息聲是更加響亮，在以上的聲音

之外還有潺潺流動聲。霧開始降低，在霧的上層可以看到黯澹的月亮，朦朧地照着什麼黑的可怕的東西。

「這是什麼：是我遇到了巨大的幸事抑是巨大的不幸？」他問自己。
 「向來是如此的，都是如此的，」他向自己說，進房睡覺了。

十八

次日，愉快的燦爛的尙保克來到姑母家訪聶黑流道夫，用他的優美、親切、愉快、慷慨、和他對德米特銳的熱情完全吸引了她們。他的慷慨雖然是姑母們歡喜的，却因為牠的過份而令她們覺得有點迷惑。他給了走來的瞎乞丐們一個盧布，給了僕人們十五盧布的酒錢，當蘇菲亞·伊發諾芙娜的膝尤秀色卡在他面前弄破了爪子流血時，他自動地要替牠包紮，片刻也不思索，撕裂他的鑲邊的麻紗手帕（蘇菲亞·伊發諾芙娜知道，這種手帕的價格不下十五盧布一打），用牠替秀色卡做繃帶。姑母們不會見過這樣的人，不知道這個尙保克已經有了二十萬盧布的債，這債——他知道——是永不會償還的，因此，多或者少二十五盧布，對於他是不值得計較的。

尙保克只留了一天，第二天晚上便和聶黑流道夫一同走了。他們不能夠久留，因為已經

到了他們歸營的最後期限。

在姑母家最後的一天，當夜間的回憶還是新鮮的時候，在哥黑流道夫心中發生了兩種感

覺，並相互鬥爭。一種是動物的愛情之燃燒的、情慾的回憶（不過這個愛情却沒有給出牠所許諾的）。和因為達到目的而有的幾分滿意；另一種是這樣的意識，就是他做了一件很醜惡的事，這件醜惡的事應該糾正，不是爲她，乃是爲他自己而糾正。

在他所處的那種自利主義狂的情形中，哥黑流道夫只想到自己——想到，假若別人知道了，他們是否批評他，並且假若批評，又是到什麼樣的程度，他想到他對她的行爲，却没有想到她此時的感覺以及她將要發生什麼事。

他以爲尙保克猜中了他和卡邱莎的關係，這阿諛了他的自尊心。

「呵，你是那麼忽然愛中了你的姑媽們，」尙保克看見了卡邱莎，向他說，「在她們這

里住了一星期。我若是處在你的地位上，我也是不走的。美極了！」

他又想到，雖然現在離開是可憐的，沒有充份滿足他對她的愛情，而離開的必要却是有益

的，因爲他顯然斷絕了難以維持的關係。他又想到，應該給她錢，這不是爲了她，不是因爲這筆錢是她需要的，而是因爲別人一向這麼做，假若他利用了她而不爲此付出代價，別人會認爲他是不名譽的人。於是他給了她這筆錢，——而錢數按照他和她的地位他認爲是合式

的。

在臨走的那天，他飯後在門廊上等她。看見了他，她臉紅，想從他身旁走過，用眼睛指示下房的開着的門，但他止住了她。

「我要告別了，」他說，在手裏揉着裝了一百盧布鈔票的信封。「這個我……」

她猜中了，皺了眉，搖了頭，推開他的手。「不，你拿着！」他結舌地說，把信封塞進她的懷裏，好像他燒傷了自己，他皺眉，呻吟着，跑進自己的房。

之後，他在自己的房間裏來回走了很久，一想到這個場面，他便慄慄，甚至蹣腳，出聲地悲嘆，好像是由於生理的病痛。

「但是有什麼別的辦法呢？都是如此的。尙保克和他向我說過的女教師是如此的；格利沙叔叔是如此的；父親是如此的，當他住在鄉裏的時候，他和一個農婦養了私生子米清卡，他現在還活着。假若大家都是這麼做，那末，這是應該的了。」他如是地安慰自己，却無論怎樣不能得到安慰。這個回憶燃燒着他的良心。

在他的心靈深處，最深處，他知道他做得那麼醜惡、卑劣、殘忍，而他有着這種行為的認識，不但不能批評任何別人，並且不能直視別人的眼睛，更說不到他認為自己是優美、

高貴、寬大的人了，他過去認為自己是這樣的人。而爲了繼續勇敢、愉快地生活，他必須認爲自己是這樣的。對於這個只有一個辦法：想不到這個。他如是地做了。我對說不請對說他要過的那種生活，——新地方，新朋友，戰爭，——都幫助了他。他過得愈久，忘的愈多，最後確實完全忘記了。

只有一次，在戰爭之後，懷着要見卡邱莎的希望，他去訪問姑母，知道了卡邱莎已經不在那里，在他上次走後不久，她便離開了那里去生產，在什麼地方生產了，並且如姑母們所聞，她完全墮落了，——這時候他的心痛了。按時間，她所生的小孩會許是他那小孩，但也許不是他的。姑母們說，她墮落了，她有她母親所有的那種墮落的天性。姑母們的這種批評對於他是悅意的，因爲這好像是赦免了他。最初他還想找她和孩子，但後來，正因爲想到這個，在他的心靈深處是太痛苦太羞慚，他未作必要的努力去尋找，且又忘記了自己的罪惡，不再想到這個了。

但現在，這個奇怪的機會使他想起了這一切，並要求他承認自己的沒有心肝，殘忍，與劣，——就是這個使他能夠在良心上帶着這樣的罪惡安然活了這十年。但他還不只是有了這種承認，並且現在只顧慮到，是否立刻一切都會被人知道，她或者她的辯護人是否會說出一切，而在大家面前侮辱他。

聶黑流道夫走出法庭進陪審官室時，是處在這樣的心情中。他坐在窗前，聽着四周的講話，不停地吸煙。

愉快的商人顯然是一心一意地同情商人斯滅爾考夫消磨時間的方法。會心，靈慧，「呵，老兄，好風流呵，是西比利亞式的。他也知道賞識，這樣的姑娘我也要愛。」

陪審長表示了一點意見，說一切要決定於專家。彼得·蓋拉西摩維支和猶太人店員說了什麼笑話，兩人都哈哈大笑。聶黑流道夫單音地回答了向他所發的問題，只想到因他們讓他安靜。

當庭丁走着歪斜的步子又來進陪審官上法庭時，聶黑流道夫感覺到恐懼，好像不是他去審問，而是他們帶他去受審。在靈魂的深處他已經覺得他是惡徒，他看到別人的眼睛應該覺得羞，但同時，由于習慣，他帶着尋常自信的態度走上了高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在陪審長的旁邊，架起腿子，玩弄着夾鼻眼鏡。

犯人也曾被帶了出去，又剛剛被帶進來。

法庭上有了新的人——見證人，聶黑流道夫注意到馬斯洛發看了幾眼，好像她不能使她

的目光離開一個服裝很華麗的、穿絲綢與天鵝絨衣服的胖婦人，她戴了一頂有大蝴蝶結的高帽子，在袒到肘的手臂上有一個華美的提袋，坐在棚子前面的第一排。他後來知道，她是女見證，就是馬斯洛發所在的那個妓院的鴇母。

見證人的審問開始了：姓名，信教，等等。後來，問過了兩造，是否要求見證人宣誓，同一的老神甫又困難地移動着腿子走來，又同樣地理正了綢襟上的金十字架，同樣地安詳並相信他是在做十分有益而重要的事，領了見證人與專家宣誓。

宣誓完畢後，所有的見證人，除了一個，就是妓院的鴇母基塔也發，都被帶出去了。他們問到她關於這件事所知道的情形。基塔也發帶着虛偽的笑容，在每句話中點着戴帽子的頭，用日耳曼人的發音詳細地流暢地說：

最初一個相識的旅館僕人西蒙，來院裏替西比利亞的富商向她要姑娘。她派遣了劉芭沙（即劉保美——譯）。過了相當時候，劉芭沙和商人一同回來了。

「商人已經是神志昏迷了，」基塔也發微笑着說，「他在我們這裏繼續喝酒，請姑娘們；但因為他的錢不夠了，所以他派這個劉芭沙到他的房間裏去，他特別偏愛她，」她說，看了看女犯人。

高黑流道夫覺得馬斯洛發聽到這裏微笑了，這笑容他覺得是可憎的。他心中起了一種奇

怪的，不確定的，和痛苦相混合的厭惡情緒。

「你對於馬斯洛發是什麼意見呢？」法庭上指定的候補法官，馬斯洛發的辯護人，紅着臉，催促地問。

「好極了，」基塔也發回答，「這個姑娘是有學問的文雅的。他是在好人家長大的，能夠念法文。他有時喝酒稍微多一點，却從來沒有醉過。頂好的姑娘。」

卡邱莎看了看鴉母，但後來忽然移動眼睛看陪審官，把眼睛停在聶黑流道夫身上，她的臉顯得嚴肅，甚至嚴厲。她的嚴厲的眼睛有一隻斜視。這兩隻奇怪地注視的眼睛看了聶黑流道夫很久，雖然有那襲擊他的恐怖，他却不能使自己的目光離開那雙有鮮白明亮的眼白的，斜視的眼睛。

他想起了那個可怕的夜和破冰，霧，尤其是朦朧的向上彎曲的月，牠在黎明之前升起，照着什麼黑的可怕的東西。這兩隻看着他的並從他身旁看過去的眼睛，令他想起了那黑的可怕的東西。

「她認出來了！」他想。聶黑流道夫好像縮小了，等候着打擊。但她沒有認出來，她安然嘆氣，又看着庭長。聶黑流道夫也嘆氣。「呵，快點吧，」他想。

● 性別，陰性字尾，數，全說錯了。譯文從簡。——譯

他現在所感覺的情緒，好像在打獵時，他不得不殺死一個受傷的鳥的時候所感覺到的：又嫌惡，又憐憫，又苦惱。未殺死的鳥在獵囊裏掙扎：又嫌惡，又憐憫，又想趕快殺死牠，把牠忘記。

聶黑流道夫此時聽着見證人的審問，感覺到這種混雜的情緒。

二十

但好像是要苦惱他，這個案子拖得時間很長。在各別審問了見證人與專家之後，在候補檢察官與辯護士們照例帶着嚴重的神情所問的一切不需要的問題之後，庭長請陪審官們看物證，包括分寸巨大的，顯然是最肥的食指上所帶的，有鑽石薔薇花的指環，一個試管。在這裏面曾經試驗毒藥。這些東西都加了封印，都上了鐵條。

陪審官們正預備看這些東西，這時，候補檢察官又站起來，要求在看物證之前，宣讀醫生驗尸的報告。

庭長在儘可能地趕快辦這個案子，以便及時會見他的瑞士女子，不過他很知道，這個文件的宣讀不能夠有任何別的效果，只有令人厭倦，和耽擱吃飯的時間，並且知道候補檢察官

◎原文爲「濾器」從英譯本。

譯

然而這不能算作，只許表示同意。

要求宣讀，只是因為他知道他有權利要求這個，然而他却不能拒絕，只有表示同意。

書記官拿出了文件，又用他的發不清的與R音的沒有精神的聲音開始宣讀：

「外部檢查證明」：

(一) 非拉邦特·斯滅爾考夫的身長是二阿爾申十二未爾仰克（一阿爾申有十六未爾仰克，約合〇·七二公尺，二·二公尺——譯）

「是好身體呀，二商人關心地向聶黑流道夫耳朵裏低語。

〔(二) 年齡看外表大約四十歲上下。

〔(三) 身體的樣子是臃腫的。

〔(四) 血色全是綠的，有幾處染了暗色的斑點。

〔(五) 皮膚上起了大小不一的水泡，有幾處脫皮，掛着大的片子。

〔(六) 頭髮是深棕色而密，觸了便容易脫下來。

〔(七) 眼睛突出了眼眶，角膜無光。

〔(八) 鼻孔、兩耳、口腔流出起泡的膿血，嘴半張着。

〔(九) 頸子因為面部胸部腫起而幾乎沒有了。』

云云，云云。

在一共四頁二十七段中這樣地敘述了在城內尋藥的商人可怕、巨大、肥胖、臃腫、腐爛的尸體外部檢查的全部詳情。聶黑流道夫所感覺的那種不確定的厭惡情緒在宣讀這個驗尸報告時格外加強了。卡邱莎的生活，流出鼻孔的膿血，突出眼眶的眼睛，和他對待她的行爲，

這一切，他覺得似乎是同樣性質的東西，他覺得周身被這些東西所環繞吞沒了。

在外部檢查報告宣讀完畢時，庭長深深嘆氣，抬起頭，希望這是完結了。但書記官立刻開始宣讀內部檢查的報告。

庭長又垂了頭，依靠在手上，閉了眼睛。和聶黑流道夫並坐的商人難以壓制躊躇，時時擺動着。犯人們，和身後的憲兵們一樣，不動地坐着。

「內部檢查證明：

(一) 頭頂的皮容易脫離頭蓋骨，未發現瘀傷。

(二) 頭蓋骨有通常的厚度，是完整的。

(三) 在硬腦膜上有兩個大約四究伊木（一究伊木合一米突的四分之一——譯）的色塊，

腦膜呈暗白色。」

云云，云云，還有十三段。

接着是證人的姓名，簽字，然後是醫生的報告，他指出，在解剖時所發現的，和報告書

中所記錄的，胃裏的以及腸子與腎裏一部分的變化，使得能夠極可能地斷定：斯滅爾考夫的死是由于毒害，毒物是和酒一同進胃的。根據胃裏和腸裏的變化，要說是什麼毒物進了胃，是困難的；但必須假定毒物是和酒一同進胃的，因為在斯滅爾考夫的胃裏發現了大量的酒。

「一定是很能喝酒的，」醒轉的商人又低語。

這個報告宣讀經過了大約一小時，却沒有滿足候補檢查官。報告宣讀完畢後，庭長向他

說：

「我以為用不着再讀內臟檢查的報告了。」

「我要要求讀完這個報告，」候補檢察官嚴厲地說，不看他庭長，微微側着挺起身體，用

聲調使人覺得要求宣讀是他的權利，他不放棄這個權利，而拒絕便是上告的理由。

有大鬍鬚和向斜看的善良眼睛的，譬如答兒的法官，覺得自己很弱，向庭長說：

「爲什麼要讀這個呢？只是拖延時間。這些新掃帚不乾淨，却發時候。」

帶金邊眼鏡的法官什麼也未說，愁悶地堅決地看着前面，不想從他的妻子那裏也不從生

活中期望任何好的東西。報告的宣讀開始了：...

...是爲了...

復活

「一八八一年一月十五日，我，下面簽字者，奉醫藥部第六三八號之委，」書記官又開始堅決地提高了音調，好像是要趕去那壓迫全體在場者的瞌睡，「當助理醫藥檢查員之面，作了內臟檢查：

合

(一) 左肺與心(在六斤。玻璃瓶中)。

(二) 胃的內容(在六斤玻璃瓶中)。

(三) 胃(在六斤玻璃瓶中)。

(四) 肝，脾，腎(在三斤玻璃瓶中)。

(五) 腸(在六斤陶瓶中)。

庭長在開始宣讀時向法官之一側首低語了什麼，然後又向另一個法官低語，得到了肯定的回答，便在這里打斷了宣讀。

「法庭認為報告的宣讀是多餘的，」他說。

書記官停了，收攏着報告，候補檢察官開始憤怒地寫下了什麼。

「諸位陪審官先生可以看物證了，」庭長說。

陪審長和幾個陪審官站起，不知道他們的手應該有何動作或姿勢，走到桌前，輪流地看

◎此處是俄斤，合〇·四一公斤，〇·九磅——譯

了指環，小瓶，和試管。商人甚至把指環在手指上試了一試。

「呵，這樣的手指，」他說，回到自己的位子。「好像粗胡瓜，」他添說，顯然滿意着他對於中毒的商人好像對於巨人（俄國民間傳說中的大英雄——譯）所作的這個意象。

三十一

當物證觀察完畢時，庭長宣佈審問結束，希望趕快離開，便立刻要檢察官發言，希望他也是——也是一個人，他也要抽烟吃飯，並且可憐大家。但候補檢察官既不可憐自己也不可憐別人。候補檢察官是生來很愚蠢的，此外，他還不幸而在中學畢業時得到金牌，在大學裏因為關於羅馬法中地役權的論文而得到獎賞，因此是極自信，自滿（他在婦女之間的成功也促成他如此），因此是極愚蠢。

當他被請發言時，他遲緩地站起，顯出他的穿綉花制服的全部優美的身體，把雙手放在台子上，微微低着頭，環顧法庭，躲避着犯人的目光，開始說：

「諸位陪審先生，你們面前的案子，」他開始了他在宣讀報告時所預備的話，「假如可以這麼說的話，是一件很特異的犯罪。」

候補檢察官的演說，在他看來，應該有社會的意義，好像是著名的辯護士們所說的那些

著名的演說。確實，聽衆只有三個婦女：女裁縫，廚娘，與西蒙的姊妹，和一個車夫，但這是沒有關係的。那些名人也是這樣開始的。候補檢察官還有一個原則，就是要永遠能夠臨機應變，即是，深透了解犯罪的心理關係，並暴露社會的傷痛。

「諸位陪審官先生，你們看到你們面前的，假如可以這麼說的話，世紀末的特異的犯罪，牠具有，就這麼說吧，那悲慘的腐敗現象的特質，這腐敗是我們這時代我們社會裏那些份子所遭受的，這些份子是在，就這麼說吧，這個訟事的特別火熱的光下……」

候補檢察官說得很久，一方面企圖想起他所預先思索的一切聰明話，尤其是在另一方面，不作片刻的停頓，却要使他的演說不停地拖長到一小時又一刻鐘。只有一次他停頓了，咽了很久的口液，但立刻便控制了自己，用加強的流利補償了這個遲延。有時他用溫和的婉轉的聲音說，輪流地踏著腳，看着陪審官們，有時用沉靜的辦事認真的聲音說，看着自己的記錄本，有時用響亮的責備的聲音說，時而對着觀衆時而對着辯護士。但他沒有一次看犯人，他們三個人全注意着他的眼睛。在他的演說中有一切最新的在當時他的團體中流行的名詞，這在那時曾被認為，在現在還認為是科學知識的最新名詞。話中提到遺傳，生來的犯罪，龍波洛機（一八三六——一九〇九，意大利犯罪學家——譯），塔德（一八四三——一九〇四，法國社會學家與犯罪學家——譯），進化論，生存競爭，催眠術，催眠暗示，沙科（一八二五——一八九

三，法國神經學家——譚——，頹廢。

商人斯滅爾考夫，按照候補檢察官的定義，是有好天性的、健強的、真正的俄國人，他由于自己的輕易相信與寬大，落在深深墮落的人手裏，作了犧牲。

西蒙·卡爾清肯是奴隸制度的隔代遺傳的產物，是被壓迫的人，沒有教養，沒有主義，甚至沒有宗教信仰。莫非米亞是他的情婦，是遺傳的犧牲者。在她身上可以發現墮落者的一切特徵。犯罪的主要推動者是馬斯洛發，她代表最低級的墮落現象。

「這個婦人，」候補檢察官說，不看她，「受過教育，我們在庭上聽她的鴉母說的。她不但能夠讀書寫字，她還懂法文。她是孤兒，也許是帶了犯罪的根苗，她是在一個有知識的貴族家庭裏養大的，她可以做正常工作而生活；但她拋棄了她的恩人，受情慾的支配，爲了滿足自己的情慾她進了妓院，在那里她因爲自己的教育，顯得比她的同伴們出色，尤其是，諸位陪審官先生，如同你們在這里聽她的鴉母所說的，因爲能夠用一種神祕本領去影響客人，這本領是最近科學，尤其是沙科學派，研究出來的，叫作催眠暗示。就是她用這種本領控制了俄國的巨人，好心腸的，輕易相信的富客人薩得考（傳說中的英雄——毛德），並且利用他的信任而先偷錢，後殘忍地謀害了他的命。」

「呵，他好像越胡說越有勁了，」庭長笑着歪頭向那嚴厲的法官說。

這真可怖的笨虫，這嚴厲的法官說。……

當這法庭陪審官先生，這候補檢察官繼續說，同時優美地擺着他的細腰，「這些人的命運是極神秘的掌握着，社會的命運也有一部分是在你們的掌握裏，你們的判決要影響社會。你們深深了解這個犯罪的意思，和那些病態的人，姑且這麼說吧，像馬斯洛發這類人對於社會的危險，你們要防止他蔓延，防護無罪的人，這個社會的健全份子，不要他們受到傳染。甚至毀滅。」

好像他自己被當前的判決的重要性所抑壓，候補檢察官坐到椅上，顯然是極高興自己的演說。……

他的演說的意思，除了修辭的花彩，是說，馬斯洛發，耽擱了商人的信任，催眠了他，帶了鑰匙到他房裏去拿錢，想自己全都拿去，但被西蒙和葉菲米亞抓住，她不得不和他們分。事後，為了遮蓋犯罪的痕跡，她又同商人去到旅館，在那里毒死了他。

在候補檢察官演說之後，從辯護人座位上站起了一個穿燕尾服的，露出寬大的半圓形的漿過的白襯衣胸襟的中年人，他敏捷地說話為卡爾清肯與保支考發辯護。這是他們用三面虛布僱用的辯護人。他替他們倆辯護，把全部罪過歸於馬斯洛發。

馬他否認馬斯洛發的口供——說她拿錢的時候保支考發和卡爾清肯與她在一起，却堅持她

是一個被控的施毒的婦人，她的口供是不足重視的。辯護士說，二千五百盧布可以是兩個勤勉的本分的人掙來的，他們有時一天得到客人的三個到五個盧布。商人的錢是馬斯洛發偷的，給了什麼人，或者甚至是遺失了，因為她不是在常態的情形中。毒害是馬斯洛發一個人做的。

因此他請陪審官們赦免卡爾濟肯與保支考發的偷錢的罪；即使是他們認為他有偷錢的罪，那麼也要承認他們沒有參與毒害，沒有預謀。

爲反對候補檢察官，辯護士在結論中提到候補檢察官關於遺傳的輝煌議論，這些議論雖然說明關於遺傳的科學問題，在這個案子裏却不適用，因為保支考發是家世不明的。

候補檢察官，好像是回駁，忿怒地在自己的紙上記下了什麼，帶着輕視的驚訝聳動肩膀。

然後馬斯洛發的辯護人站立起來，羞澀地，訥訥地說出他的辯護辭。他否認馬斯洛發參與偷錢，他只堅持她沒有毒害斯滅爾考夫的意向，她放藥粉只是爲了要他睡覺。他想作流利的演說，論到馬斯洛發如何被一個男子引誘墮落，這個男子未免虛弱，而她却要担負自己墮落的全部責任，但他旁涉到心理學的範圍，沒有收效，因爲大家都覺得不自如。當他含糊地說到男子的殘忍與女子的無助時，庭長想緩和他，要求他不要離開了這個案子的本質。

復

活

在辯護士之後，候補檢察官又站起來，辯護他關於遺傳的議論，反對第一個辯護士，說到假使保支考發是不知姓名的父母的女兒，而遺傳學說的真實決不因此而無效，因為遺傳律是科學證實的，我們不僅可以由遺傳而推論犯罪，還可以由犯罪而推論遺傳。至於爲馬斯洛發辯護的假定——說馬斯洛發是被一個想像的（他特別惡意地說「想像的」）誘惑者姦淫，也可以說一切的事實證明她是一個在她手下有過許多犧牲者的女誘惑人。說了這話，他勝利地坐下。判罰：與保支考發姦淫馬斯洛發，被誘姦罪，重要情節，合於祖習，各罰監禁。然後是讓犯人們自己辯護。保支考發說：「我與馬斯洛發姦淫，被誘姦罪，重要情節，合於祖習，各罰監禁。」葉菲米亞·保支考發重複說他什麼也不知道，什麼也未參與，堅決地把一切罪過歸諸女犯人馬斯洛發。西蒙只重複幾次：

「這是你的自由，但我是無罪的，這是不公平的。」先，又昏了昏八個鐘頭，然後開庭。馬斯洛發什麼也沒有說。庭長向她提議說她可以爲自己辯護，她只對他抬起眼睛，環顧大家，好像被追趕的野獸，立刻垂下眼睛哭起來，大聲地啜泣。

「你怎麼了？」和聶黑流道夫併坐的商人問，他聽到了聶黑流道夫忽然發出的奇怪聲音。這聲音是被抑止的泣聲。

聶黑流道夫還不明白自己目前地位的重要，把不能約制的泣聲和湧在眼眶裏的淚露諸自

己神經的衰弱。他戴上夾鼻眼睛遮眼淚，然後取出手帕，開始擤鼻子。

假如這里，法庭上的人都知道了他的行爲，他便要蒙受恥辱，這恐怖壓下了他內心的感觸。這恐怖在起初的時候比一切都強。

大衆，被這悲劇所感動，並眼淚汪汪地哭起來。大衆都說道：

十二

在犯人的最後言詞之後，各位法官討論到提出問題的方式，又佔了很久時間，然後問題被提出，於是庭長作總結。

在敘述案件之前，他用愉快的家常的語調向陪審官們解釋了很久，說到盜劫是盜劫，偷竊是偷竊，從有鎖的地方偷竊是從有鎖的地方偷竊，從無鎖的地方偷竊便是從無鎖的地方偷竊。解釋的時候，他特地常常看高黑流道夫，好像是特別要把重要的情形令他感悟，希望他了解之後，再把這個向他的同伴們解釋。然後，當他以爲陪審官們已經充分了解這些真理時，他又開始說明另一真理，說到致人死命的行爲叫作殺人，因此毒害也是殺人。在他以爲這復兩個真理也被陪審官們所了解時，他又向他們解釋，假如偷竊與殺人同時發生，則犯罪的組成便是偷竊與殺人。

活 雖然他自己想趕快離開，瑞士小姐已在等他，他却是那麼慣於他的職務，他一開言，便

無法停止，因此詳細地感悟陪審官們，說假使他們發現犯人是有罪的，他們有權利承認他們有罪，假如發現他們是無罪的，也有權利承認他們是無罪的；假如發現他們在這件事上有罪，而在別的事上無罪，他們可以承認他們在這件事上有罪，而在別的事上無罪。後來他又向他們說明，雖然這個權利是給了他們，他們却應該理性地運用。他還要向他們說明，假若對於提出的問題，他們作肯定的回答，即是他們用這個回答承認了問題中所包括的一切，假若他們不承認問題中所包括的一切，則應該否認他們所不承認的部份。但他看了鐘，知道了已是三點欠五分，便決定立刻作案件的敘述。

「這件事子的事由是如下，」他開始說，重複了辯護士們，候補檢察官，見證人們曾經幾度說過的一切。

庭長說着，他旁邊的法官們帶着深思神色聽着，時時望鐘，覺得他的演說雖然很好，即是如牠應該的那樣，却有點兒太長。候補檢察官和全體審案的人以及全體在法庭上的人皆是這個意見。庭長說完了總結。

似乎一切都說過了。但庭長却不能放棄他的說話的權利——他樂意聽自己聲音的感人的調子——覺得還必須用幾個字說到給與陪審官的那種權利的重要，說到他們應該小心慎重地利用這種權利而不要誤用，說到他們宣了誓，他們是社會的良心，而會議室裏的祕密應該是

神聖的，云云，云云。

從庭長開始說話時，馬斯洛發便看着他，沒有放下眼睛，好像怕漏掉了每個字，因此聶黑流道夫不怕遇到她的眼睛，不斷地看着她。在他的想像中發生了那種通常的現象，就是所愛的人的久未見到的臉，起初因為在這個分別期間所發生的外部變化而令人驚異，然後又漸漸變得完全和多少年前一樣，所發生的變化全部消失，在精神的眼睛前只出現了那獨一無二的精神人物的主要表情。

就是這個發生在聶黑流道夫心中。

是的，雖然是穿囚服，雖然是發育寬大的全身和高大的胸脯，雖然是臉的下部發胖，額上和髮邊有皺紋，雖然是凹下的眼睛，却無疑這是卡邱莎本人，她在耶穌復活節會那樣單純地用她的戀愛的，帶着快樂笑容的充滿生氣的眼睛，從下向上地看過她，她所愛的人。

「多麼奇怪的機會！好像注定了這個案子要在我陪審的時候審判，讓我，十年來無處遇她，在這里，在犯人席上又遇見她！這一切將如何結束呢？快點吧，呵，快點吧！」

他仍然不服從他心中所發生的懺悔情緒。他覺得這是偶然的機會，牠將要過去而不破壞他的生活。他覺得自己的地位好像一個小狗，牠在房間裏做錯了事，牠的主人抓住牠的頸項，干涉牠所做的醜事。小狗叫喚，向回掙，以便儘可能地遠離自己行爲的結果，而把牠忘去。

復活；但無情的主人沒有放牠。

「真真真。」

黑流道夫也感覺到自己行爲的醜惡，感覺到主人的有力的手。但他還不了解自己行爲的意義，沒有承認那個主人。他還不願相信在他面前的事情乃是他的行爲的結果。但無情的不可見的手抓住了他，他已預感到他不會逃脫。他還在鼓勵自己，並由于習慣，把腿架起，無心地玩弄着夾鼻眼鏡，帶着自信的姿勢，坐在第一排的第二把椅子上。同時在他心靈的深處他已感覺到自已的殘忍，懦弱，與卑鄙——這不僅是他的這個行爲的，而且是他全部安閑、墮落、殘忍、自滿的生活的；而那可怖的幕由於某種奇蹟，在這全部期間，在十年之間對他遮隱了他的這個罪過和他後來的生活，這個幕已在動搖，他已瞥見了幕後的東西。

二十三

終於庭長講完了他的演說，帶着肥胖的優美動作，拿起問題表，遞給他走來的陪審長。陪審官們站起來，高興着他們可以走開了，不知道手做什麼是好，似乎爲了什麼覺得發羞，他們先後走進會議堂。門剛剛在他們背後關了起來，便有一個憲兵走到這個門前，從鞘裏把刀抽出，靠在肩頭，站立門前。法官們起身走去。犯人們也紛紛走了。

陪審官們進了會議室，便和先前一樣，第一件事是取捲煙，開始抽吸。他們坐在法庭的

位子上或深或淺地所感覺到的，他們的地位不自然與虛偽，在他們剛進會議室抽煙時，便過去叮，他們帶着輕鬆的感覺散坐在會客室裏，立刻開始了生動的談話。

「女孩子是無罪的，她發慌了，」好心腸的商人說，「應該對她仁慈。」

「我們正要討論這個，」陪審長說。「我們不應該屈從我們個人的印象。」

「庭長作了很好的總結，」上校提起。

「喂，好！我差一點要睡着了。」

「要聽是在這里，假若馬斯洛發不和他們一致，僕人們不會知道有錢的，」猶太人模樣

的店員說。

「那末，你以為是她偷的了？」陪審官之一問。

「我無論怎樣也不相信，」好心腸的商人叫起來，「一切都是那紅眼睛的壞女人做的。」

「都是好人，」上校說。

「但是她說的，她沒有進房間。」

「你儘管相信她好了。我一生也不會相信這個下賤的女人。」

「但你單是不相信她，是不夠的，」店員說。

覆

需來前「鑰匙是在她那里。」

「她有什麼，又怎麼樣？」商人反駁。

懸活

「但指環呢？」

「她已經說了，」商人又叫起來，「那個商人是特別的，他還好喝醉酒，他打了她，」

「後來，當然是懼悔了。他說，『好，不要哭了，你拿着指環吧。』我聽說這個人是兩阿爾

申十二未和那流長，八個得，重，二十小歲，是來了第一關關關中，

「要點不在這里，」彼得。蓋拉西摩維支插言，「問題在這里：主動煽惑這一切的，是

她還是僕人呢？」

「僕人們不能單獨做。鑰匙是在她那里。」

「不連貫的談話進行了很久。下毒藥，因為這當面，

「這些女孩子也是壞東西，」店裏說，並且爲了肯定馬斯洛發是主犯這個意見，他說到

有一個這樣的女人在樹陰道上偷了他朋友的表。

大上校趁這個機會開始說到一個更動人的事情，就是一個銀茶炊被偷。

「第一箱得合十六公斤餘，三十六磅餘。」

「諸位先生，請你們來談問題吧，」陪審長說，用鉛筆敲桌子。

大家都沉默了。會問出這第一道或第二道問題，獄長一團團茶煙繚繞。

這些問題是這麼說的：「二十五年下獄開天南來。」

「(一) 克拉庇文斯縣保爾基村的農民西蒙·彼得羅夫·卡爾特青，三十三歲，是犯了這樣的罪嗎？——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在N城與他人協議，圖謀殺害商人斯波爾考夫的生命，存心盜竊，在白蘭地酒中給他下了毒藥，因此斯波爾考夫喪命，偷去他的錢約二千五百盧布，與鑽指環一枚？」

「(二) 小市民葉菲米亞·伊發諾發·保支考發，四十三歲，是犯了第一個問題中所敘述的罪嗎？」

「(三) 葉卡切銳娜·米哈諾發·馬斯洛發，二十七歲，是犯了第一個問題中所敘述的罪嗎？」

「(四) 假若女犯人葉菲米亞·保支考發，對於第一個問題是無罪的，她是否犯了這個罪呢？」

——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在N城，為毛銳塔尼亞旅館傭工時，從這個旅館的宿舍，商人斯波爾考夫放在自己房間裏的鎖着的旅行提箱裏偷去了二千五百盧布，她即是因此而當場用她帶來的鑰匙打開了旅行提箱？」

陪審長讀過第一個問題時，問道，

「喂，諸位以爲如何？」

這個問題他們很快地回答了。大家一致回答說，「是的，有罪，」承認他參與了毒殺與偷竊。不承認卡爾清肯有罪的只有一個年老的同業工會會員，他回答所有的問題時皆主張赦免。

陪審長以爲他不明白，向他解釋說，一切皆證明卡爾清肯與保支考發無疑是有罪的，但同業工會會員回答說他明白，但最好還是憐憫。「我們自己不是聖人，」他說，堅持着自己的意見。

對於有關保支考發的第二個問題，在長久的談論與說明之後，他們回答說：「無罪，」因爲她並無參與毒害的顯明證據，這就是她的辯護士斯特別堅持的。

商人，想赦免馬斯洛發，堅持說保支考發是一切的主腦人。許多陪審官同意他，但陪審長，要嚴格地守法，說沒有理由認爲她參與毒害。在長久的爭論之後，陪審長的意見勝利了。

對於有關保支考發的第四個問題他們回答說，「是的，有罪，」但由于同業工會會員的堅持，他們添說：「但她應該受到寬恕。」

關於馬斯洛發的第三個問題引起了激烈的爭論。陪審長認為她在毒害與偷竊兩方面都有罪，商人不同意，主校、店員與同盟工會會員同意商人，其餘的人好像動搖不定，但陪審長的意見開始占有優勢，特別是因為所有的陪審官都疲倦了，很願意附和那可以迅速使意見一致而讓他們得以自由的主張。

由于審問時所經過的一切，由于若黑流道夫知道馬斯洛發，他相信她在偷竊和毒害兩方面都是無罪的，並且自始便相信大家承認這一點；但他看到，由于商人的笨拙的辯護這顯然是建立在：馬斯洛發在肉體上使他歡喜，而他也不隱瞞這個，由于陪審長的理由之受反對，以及主要地，由于大家的疲倦，判決是傾向於定罪的，這時，他一反駁，但他覺得為馬斯洛發說話是可怕的，——他似乎覺得大家立刻便要知道他和她的關係。但同時他又覺得他不能聽事情如此，他應該反駁。他臉上發紅又發白，他正要開口說話，沉澱到此時的彼得·蓋拉西摩維支，顯然被陪審長的權威的語調弄得發火了，忽然開始反駁他，說出了若黑流道夫所說的。

「讓我說一句，」他說，「你說她偷了錢，因為鑰匙在她那里。難道僕人們不能夠在她走後用偷去的鑰匙打開旅行提箱嗎？」

「是的了，是的了，」商人同意。

「她不至于拿錢的，因為她在她的情況中沒有地方要花這些錢的。」
「這正是我所說的，」商人確斷地說。「五三三——」
「還會是誰來了？」引起了僕人們的念頭，他們利用了機會，事後把一切推在她的身上。

彼得·蓋拉西摩維支憤怒地說。他的憤怒傳給了陪審長，他因此特別頑固地堅持自己相反的意思。但彼得·蓋拉西摩維支說得那麼令人信服，大部分的人同意了他，並承認馬斯洛發洩存款與偷錢和指環，指環是給她的。

當談話涉及她參與毒害時，她的熱心的辯護人，商人，說應該認為她是無罪的，因為她沒有理由要毒害他。陪審長說不能夠認為她無罪，因為她自己承認了放藥粉。

「她放藥，但以為那是鴉片。」商人說。

「她也能夠用鴉片毒死人命的，」上校說，歡喜說話離題，他開始趁機說到他的舅子的女夫騙了鴉片，假若不是因為醫生靠近，救治及時，她便死了。上校說得那麼動人、自信、並且那麼莊嚴，沒有人想打斷他。只有店員，受到這個例子的傳染，決定了打斷他說自己無的故事。他日裡是四圍空虛了，海峽上空，「潮音」的。

「有些人吃慣了，他開始說，『可以吃四十滴；我有一個親戚……』」

「但上校不讓大打斷自己，繼續說到鴉片對他的舅子的女人的最後的影響。」

「但已經是四點多鐘了，諸位先生，」陪審官之一說。

並且說：「那末就是，諸位先生，」陪審長說，「我們承認她有罪，却没有盜竊的動機，沒有偷去財產。是這樣嗎？」

「彼得·蓋拉西摩維支，滿意自己的勝利，同意了。陪審官們，你們應該受寬恕，」商人添說。

「但陪審官們，只有同業工會會員堅持要他們說『她是無罪的。』」

「結果是會那麼樣的，」陪審長解釋，「沒有盜竊的動機，沒有偷去財產。這就是說，她是無罪的。」

「就是這麼吧，她該受到寬恕；意思就是給罪，」商人愉快地說。並承認說：「大家是那麼疲倦，那麼被爭論弄混餓了，沒有一個人想到在回答上加添；是有下粉的罪，但沒有謀害性命的意向。」

「瑪黑流道夫是那麼興奮，他也沒有注意到這個。回答便是這樣寫下來送到法庭上去了。」

「拉伯來（法國諷刺諷刺家，一四九〇—一五五三）寫過一個法律家辦理案件，在引證了一切可能的法律，讀了二十頁無意義的法律之後，他向法官提議擲骰子，看偶

Mother
Father

OUR
MOTHER

新復

舊活

數還是奇數。如是偶數，則原告對，如是奇數，則被告對。可，親身問辯法官，於是結
言，「這里的情形也是如此。所作的決定不是因為大家同意，而是，第一，因為庭長，作總結
時說得那麼長久，這一次却沒有說到他一向所說的『就是』他們在回答問題時，可以說：『
是的中有罪，但沒有謀害性命的意向』；第二，因為上校很久而又乏味地說到他的舅子的
女人的故事；第三，因為那黑流道夫是那麼興奮，沒有注意到遺漏了附帶條件——沒有謀害
性命的意向；』他以為這個附帶條件——『沒有盜竊的動機』可以免罪；第四，因為彼得·
蓋拉西摩維支不在房間裏，當陪審長宣讀問題與回答時，他出去了；而主要的，因為大家都
疲倦了，大家都想趕快地離開，因此同意了那能夠最迅速結束一切的决定。

「陪審官們搖了鈴子。站在門外手執白刃的憲兵把刀插入鞘裏，走到一旁。法官們就了
位，陪審官先後地走出。」

陪審長帶着嚴肅的神情帶來問答表。他走到庭長面前，交給了他。庭長讀完，顯然詫異
起來，伸開手臂，轉過臉和同事們商量。庭長們詫異的是陪審官們提出了第一個附帶條件：
「沒有盜竊的動機」，而沒有提出第二個附帶條件：「沒有謀害性命的意向。」根據陪審官
們的決定，馬斯洛發沒有偷也沒有搶，却同時毒害了一個人而無任何明顯的目的。

「請看，他們做了什麼樣的錯誤。」他向左邊的法官說。「這是懲役，但她却無罪。」

「喂，是無罪的。」那個嚴厲的法官說。

「她簡直是無罪的。在我看來，這個案子要應用八一八條。」八一八條規定假若法庭認為陪審官的判決是不公的，就可以把牠取消。」

「你覺得如何？」庭長向善良的法官說。

善良的法官沒有立刻回答，他看他面前紙上的數字，他加了數字，——未能被三除盡。他假定，如能除盡，他便同意，但雖然未能除盡，他却憑自己的良心同意了。

「我也認為這是應該的，」他說。

「你呢？」庭長轉頭問嚴厲的法官。

「這怎樣也不行，」他堅決地回答。「報紙上說陪審官們為犯人辯護無罪；假若法官為犯人辯護，他們要怎麼說呢。我無論怎樣也不同意。」

庭長看着手表。

「真可惜，但怎麼辦呢？」他把問題交給陪審長去讀。

復審

大家站起，陪審長交換着腿子，咳嗽了一下，讀完問題與回答。法庭上全體的人：書記、辯護士，甚至檢察官，都表示了驚異。

活劇

這犯人泰然自若地坐着，顯然不懂得回答的意義。大家又坐下，庭長問檢察官，他以為犯

人要受什麼處罰。

檢察官因為關於馬斯洛致意外成功而高興，把這個成功歸諸他的言語流利，看了一點什麼，站起來說：

「我認為西蒙·卡爾肯要受一四五二條與一四五三條第四款的處罰，葉菲米亞·保支考要受一六五九條的處罰，葉卡切脫娜·馬斯洛要受一四五四條的處罰。」

這些處罰是可能科加的。最嚴厲的處罰。

「法庭要退席判罪，」庭長說，站了起來。

大家隨着他們站起，帶着結束了好事的輕鬆愉快的感覺，開始走去，或在庭上走動。

「先生們，可知道我們做了可恥的事，」彼得·蓋拉西摩維支說，走近新黑流道夫，陪審長在同他說什麼。「我們累她去做懲役了。」

「你說什麼？」新黑流道夫叫起來，這一次他完全沒有注意到教師的不愉快的親密。

「真的？」他說。「我們沒有在回答裏放進去，有罪但沒有謀害性命的意向。」書記官剛剛告訴我的，檢察官罰他做十五年懲役。」

「但這是那麼決定了，」陪審長說。

彼得·蓋拉西摩維支開始爭辯，說到，這是當然不用說的，因為她沒有拿錢，她也不會

有謀害生命的意向。

「但是在我們出去之前，我讀過了回答。」陪審長自己辯護着。「沒有人反對。」

「我那時候到房外面去了，」彼得·蓋拉西摩維支說。「你怎麼把牠漏掉了？」

「我決沒有想到，」聶黑流道夫說。

「原來是你沒有想到。」

「但這是可以糾正的，」聶黑流道夫說。

「喂，不行了，現在已經完結了。」

聶黑流道夫看了看犯人。他們就是命運已經確定了的人，仍舊不動地坐在兵士之前柵子的後邊。馬斯洛發爲了什麼而微笑。在聶黑流道夫的心靈中激動着惡劣的情緒。在此刻之前，他期望着她的免罪並留在城裏，他不能決定如何對待她；他和她發生關係是困難的。懲役和西北利亞立刻消滅了他和她發生任何關係的可能性；受傷的鳥不復在籠裏捉扎並令人想到牠了。

二十四

彼得·蓋拉西摩維支的假定是正確的。

法官庭長從會議室裏回來，拿了文件宣讀：

「二八八〇年四月二十八日，遵照皇帝陛下法律，法院刑庭，按諸位陪審官之決定，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七七一條第三款，第七七六條第三款，第七七七條，判定：農民西蒙·卡爾清肯，三十三歲，小市民葉卡切銳娜·馬斯洛發，二十七歲，褫奪一切財產權，罰做懲役，卡爾清肯八年，馬斯洛發四年，並照法典第二十八條的規定辦理。小市民葉菲米亞·保支考發，四十三歲，褫奪一切特殊的，本身及獲得的權利與財產，監禁三年，並照法典第四十九條規定辦理。本案訴訟費由犯人平均担負，如不能付出，則記國庫的帳。本案物證出會，指證交還，玻璃瓶消毀。」

卡爾清肯站起，仍舊挺直身體，把手指伸出的手臂順衣縫挾着，顫動着腳。保支考發顯得是十分安靜。馬斯洛發聽判定罪時，臉色深紅。

「我是無罪的，無罪的，」她忽然大叫得全室都聽得見。

「這是罪過。我是無罪的。我沒有希望過，沒有想到過。我說真話。真的。」她伏到凳子上，大聲啼哭。

當卡爾清肯和保支考發走出時，她還坐在那里哭，因此憲兵不得不推動她大衣的袖子。

「不行，不能夠讓牠這樣，」黑流道夫向自己說，完全忘記了自己的惡劣情緒，並且

自由也不知道爲什麼趕到走廊上再看她一次。退出的陪審官們和辯護士們，因爲案子完結而高興着，興奮地擁擠在門口，因此他不得不不在門口耽擱片刻。當他走到走廊以時，她已飄走遠矣。他沒有想到他所引起的人對他的注意，快步地追趕並趕上了她，停下來。她已經停止喧嘩，只是悶歇地噴泣，用頭巾的角擦着發紅的臉，從他身邊走過，沒有旁顧。讓她走過去後，他趕快回轉，以便去看庭長，但庭長已經走了。

高黑流道夫在門房裏才趕上他。

「庭長先生，」高黑流道夫說，走近他，他剛穿上了淺色大衣，拿了僕人遞上的銀頭手杖，「我可以同你談一談剛才決定的案子嗎？我是陪審官。」

「對啊，當然可以，是高黑流道夫公爵嗎？我很愉快，我們已經會過面，」庭長說，緊握着手，快樂地想起了在他和高黑流道夫會面的那個夜會裏，他跳舞多麼優美而愉快，比一切年輕人都好。「有什麼我能效勞的嗎？」

高黑流道夫對馬斯洛發的回答中有了一個誤會。她沒有犯尋害的罪，同時又野地做懲役，「

「法庭是你這幾個自己所作的回答而判罪的，」庭長說，向大門走去，「不過法庭也覺得回審不合事實。」

他想了想，他本要向陪審官們說明，他們的回答：「是的——有罪，」而不否認殺人的動機，便是認為有意殺人，但他忙於結束，沒有這麼做。

「是的，但是錯誤不能糾正嗎？」

「上訴的理由總是可以找得到的。應該找辯護士去談。」庭長說，把帽子微微戴歪，繼續向着大門走。

「但這是很可怕的。」

「你知道，對於馬斯洛發的辦法是兩個當中的一個，」庭長說，顯然是要儘可能地對黑流夫愉快而恭敬，他把鬍鬚理到大衣領子外邊，把手輕輕地抓住黑流道夫胖胖的下邊，向大門走去，他說，「你也要走嗎？」

「是的，」黑流道夫說，連忙穿上大衣，和他同走。

他們走進明亮快樂的陽光中，立刻便該因為馬路上車輪輾轉聲而提高話聲。

「這個情形，你知道，是奇怪的，」庭長繼續說，提高了聲音，「對於她，對於這個馬斯洛發的辦法是這兩個當中的一個；或者是幾乎免罪監禁，還可以把已經坐牢的時間算在內，甚至只是拘押；或者是懲役，——沒有折中的辦法。假若你加上了這句話：「但沒有謀害性命的意向，」她也許已經免罪了。」

黑流道夫說。

「我是不可饒恕地漏掉了這個，」聶黑流道夫說。

「要點就在這兒了，」庭長說，笑着看表。

到克拉嫩指定的時間只有三刻鐘了。

「現在，假若你願意，便去找辯護士。要找出上訴的理由。這總是可以找出來的。到德

福瑞陽斯卡街，」他向一個車夫喊叫，「三十戈比，我從來不再多付。」

「大人，請下車。」

「你好。假若我能夠有所效勞，我住處是德福尼考夫宅第，在德福瑞陽斯卡街，容易記

他親善地鞠了躬，便上車走了。

二十五

和庭長的談話，新鮮的空氣，使聶黑流道夫稍微寧靜了一點。他現在覺得他所經驗的那種情緒，是由於在那種不習慣的環境中所過的整個上午而被他過份誇大的。

「不用說，那是奇怪的驚人的巧合！必須去做一切可能的事情，以便使她的命運改善，並且要趕快做。馬上就做。是的，應該到法庭上去問法那潤或米基升的住處。」他想起了兩

個著名的辯護士。

聶黑流道夫回到法庭，脫下大衣，走上樓。在第一個走廊上他遇到了法那潤。他止住了他，說有事要找他。法那潤知道他的面孔和姓名，說他很高興效勞一切。

「雖然我疲倦了，……但假若時間不長，就向我說你的事情吧，到這裏來吧。」

於是法那潤把聶黑流道夫帶進一間房裏，大概是某一法官的房間。他們坐到桌前。

「喂，是什麼事呢？」

「我最先要請求你，」聶黑流道夫說，「不要讓任何人知道我參與這件事。」

「喂，這是不用說的。那末……」

「我今天做了陪審官，我們判了一個女子，一個無罪的女子，做懲役。這使我難過。」

聶黑流道夫出乎自己意外地臉紅，並且口吃。

法那潤向他閃了眼，又垂下來，聽着。

「喂，」他只這麼說。

「我們判了一個無罪的女子，我想把這個案子提到最高法院去上訴。」

「提到大理院，」法那潤制止他。

「我就是想請你辦這個案子。」

聶黑流道夫越趕快說完最難的地方，因此說：

「報酬，這個案子的費用，不管是多少，全由我担負，」他臉紅着說。

「喂，這個我們要說定的，」辯護士說，謙卑地笑他沒有經驗。

「是什麼案子呢？」

聶黑流道夫說了出來。

「好的，明天我把這個案子研究一下。後天，不，星期四你在下午六點鐘來找我，我給你回答。這麼好吧？那末，走吧，我還要在這里問點事情。」

聶黑流道夫向他告別後，走了出來。

和辯護士的談話，以及他已經設法為馬斯洛發辯護，更使他寧靜了。他走進了街道。氣候美好，他愉快地吸了春天的空氣。車夫們來兜攬他，但他却步行，關於卡邱莎以及關於他對她的行爲的整串思想與信念立刻在他的腦子裏打旋了。他開始覺得煩躁，一切似乎是悲哀的。「不，我要以後再想一個，」他向自己說，「現在，應該離開這些痛苦的印象。」

他想起了考爾給根索的宴會，看了看表。時間還不過，他可以趕上宴會。鐵道馬車從他身邊帶着鈴子，走過去。他放步跑，跳上車。他在市場上跳下來，叫了一輛好車子，十分鐘後，他已到了考爾給根索大房子的階梯上。

五和 二十六 蘇菲亞 蘇菲亞的夫人——蘇菲亞的夫人——蘇菲亞的夫人——

「請進，大人，他們在等你，」考爾治根家大房子的親切肥胖的司閩說，打開英國銜鏈

上無聲地動着的橡木大門。「他們在吃了，但只奉命請你。」

司閩扶到樓梯前，向上搖鈴。他當即從樓上拿出一雙大舊鞋，向蘇菲

亞說：「有誰呢？」蘇黑流道夫問，脫着衣服。

「考爾治根先生和米哈益·塞爾蓋維支，其餘全是自家的人，」司閩回答。

一個穿燕尾服戴白手套的漂亮的聽差從樓梯口上伸頭下看。

「請吧，夫人，」他說，「奉命請你。」

蘇黑流道夫上了樓梯，從熟識的華麗的廣大的廳堂裏走進飯廳。在飯廳裏，全家都坐在

棹前，除了母親，蘇菲亞。發西莉葉芙公爵夫人，她從來不出自己的房。在棹子一邊坐着

老考爾治根，和他併排，左邊是醫生，右邊是夫人伊凡·伊發諾維支。考爾治夫，過去是貴

族代表，現在是銀行董事，卡爾治根的自由主義的友人；其次左邊是（之）來德爾，密西

的小妹妹的女教師，和四叔的女兒自己；右邊對面是密西的弟弟，考爾治根的獨子，考

爾治根六年前畢業於彼得堡，全家爲了等他的考試而留在城裏；每次是充教師的大學生，然後左邊是

卡切銳娜·阿列克塞美娜，是一個四十歲的處女，一個斯拉夫派；對面是米哈益·塞爾蓋維支或者叫作米沙·切列根，密西的表兄，在棹子下邊坐着密西自己，在她旁邊擺了一副未動的食具。

「呵，好極了。坐下吧，我們剛剛吃魚，」老考爾洽根困難地說，用義齒小心地嚼着，抬起充血的沒有顯然眼臉的眼睛看聶黑流道夫。「斯切班，」他用含滿食物的嘴向肥胖莊嚴的飯廳僕人說，用眼睛指示空位子。

雖然聶黑流道夫很知道老考爾洽根，在宴會上看見過多次，但今天他的紅臉，和肉感的發響聲的嘴唇，和塞在背心裏的餐巾上邊的胖頸子，尤其是全部肥滿的將軍的身材，特別令他感覺不快。聶黑流道夫不覺地想起他知道這個人的野蠻處，當他做地方司令官的時候，他鞭打甚至絞死人，上帝知道爲了什麼，因爲他有錢，知道無須巴結升官。

「馬上就上菜了，大人，」斯切班說，從擺着銀花瓶的碗櫥裏拿出一把大湯杓，向漂亮的聽差點點頭，他立刻便佈置密西旁邊的未動用的食具，上面蓋着一條講究地摺起的漿過的有凸出的紋章的餐巾。

聶黑流道夫繞過全棹，和所有的人握手。所有的人，除了老考爾洽根和婦女們，在他走近時，都站起。這綢綉棹子走，和所有的人——雖然同他們大部份的人他還沒有說過話——

擡手，今天令他覺得別不愉快而且可笑。他爲遲到而道歉，想坐在棹端必西與卡切妮。阿列克塞美嬌之間的空位子上，老考爾洽根却要求，假若他不飲麥酒，他們仍然要在小棹前少吃點什麼開開胃，小棹上有龍蝦、魚鱈、乾酪、鱈魚。聶黑流道夫沒有料到他是那麼飢餓，但開始吃了麵包與乾酪，便不能夠停止而貪饒的吃了。

「喂，你搗崩了社會基礎嗎？」考洛索夫說，反諷地引用一個反對陪審的保守的報紙上的句子，「赦免了有罪的，對無罪的判了罪，是嗎？」

「搗崩基礎……搗崩基礎……」考爾洽根公僞笑着重複，對於他的自由主義的朋友與同志的智慧和學識懷着無限的信任。

聶黑流道夫，不管自己無禮，什麼也未回答考洛索夫，便坐下來吃送來的冒熱氣的湯，繼續地嚼着。

「讓他吃吧，」必西笑着說，用代名詞「他」指出她和他的親密關係。

考洛索夫同時活潑地大聲地說到那反對陪審的令他憤慨的文章的內容。她的表兄米哈益·塞爾蓋維支贊同他，說到同一報紙上的另一文章。

必西和尋常一樣，是很 *Dressed*（出來拔萃的——譯）而衣裝好看，不觸目地好看。

「你一定是非常疲倦了，」她等聶黑流道夫嚼完了一口東西，向他說。

「不，並不得別怎麼樣。你呢？出去看了嗎？」他問。

「沒有，我們展不了。我們在薩拉馬托夫家打 Lawn Tennis（草地網球）。」真的，

密斯特克魯克斯打得異常好。

蕭黑流道夫經常來到這裏爲了安心，在這個屋子裏他總是覺得愉快，不僅是由於美麗的氣派愉快地影響他的情緒，而且是由於那種阿諛的親密空氣不覺地包圍了他。今天却事情奇怪，這個屋子裏的一切令他覺得可惜，一切：從司閘、寬樓梯、花、聽差、掉上陳設，到這西本人，他覺得她今天似乎是不吸引人；不自然。他覺得考洛索夫的自信、庸俗、自由主義的語調是不愉快的，老考爾洽根的如牛、自信、肉感的身體是不愉快的，斯拉夫派卡切銳娜·阿列克塞芙娜的法文辭句是不愉快的，女教師與男教師的拘束的臉是不愉快的，指他而言的代名詞「他」是特別不愉快……蕭黑流道夫總是在他對東西的兩種態度之間：有時他好像瞋着眼或者好像在月光中看見她一切都美，他覺得她是清新、美麗、智慧、自然的……有時忽然他好像是在明亮的日光裏看見，不能不看見她的短處。今天對於他便是這樣的日子。他今天看見了她臉上全部的皺紋，知道並看見頭髮是如何地不好看，看見肘肘的尖細，尤其是，看見了拇指上寬大的指甲，和她父親的指甲相似。

——是沒有趣味的運動；——考洛索夫說到網球，——更加有趣是打——拉卜他——球，我們不見

童時代帶玩。

「不，你沒有試過嗎。這是非常有趣的。」

「當然說『非常』。」

於是爭論開始，米哈益·塞爾蓋維支和卡切銘娜·阿列克塞美娜都參與了。只有女教師

、男教師、和孩子們沉默着，顯然是覺得厭煩。

「總是爭論！」老考爾浴根說，大聲發笑，從背心裏取出餐巾，推響椅子——椅子由聽

差立刻抓住了——站了起來，離開椅子。

其餘的人都隨着他站起，走到小棹子前，棹上有漱口杯，注了溫暖的香水，他們漱了口

，又繼續着誰也不覺得有趣的談話。

「對不對呢？」

「密西問最黑流道夫，要他贊同她的意見，就是，在任何別的事情上，沒

有像左翼動那樣顯出人的性格。他在他的臉上看見了那種疑神的，她覺得是責難的表情，

還是她以懼怕的，她想知道是任何原因引起的。

「是的，我不知道，我從來沒有想到這個。」

「到媽媽那里去嗎？」

「好，好，」他說，掏着烟捲，他的那種語調顯然表示他不願意去。

她無言，疑問地看他，他覺得羞慚。「真的，我來到他們當中，令他們不快活，」他總到自己，企圖顯得可愛，說到，假如公爵夫人接見，他是很願意去。

「是的，是的，媽媽要很高興的。還可以在那里吸烟。伊凡·伊發諾維支也在那里。」女家主蘇菲亞·發西莉葉芙娜公爵夫人是一個病臥的太太。這是第八年，她在客人面前躺着，裝飾着花邊、緞帶，在天鵝絨、鍍金器、象牙、青銅器、漆器、與花之間，從不出去，只接見，如她所說的，「知己的朋友，」即是在她看來，那些出衆的人。聶黑流道夫被列在這種朋友之中，因為他被看作聰明年輕的人，因為他的母親是他們家的密友，因為假如密函嫁了他便是很好的。

蘇菲亞·發西莉葉芙娜公爵夫人的房間是在大的和小的客廳那邊。在大客廳裏，忒西走在聶黑流道夫的前面，堅決地停住，抓住金色小椅的背，看着他。

忒西很想結婚，而聶黑流道夫是好配偶。此外，她歡喜他，她慣於這種思想，就是他，是她的（而非她是他的），她用精神上病態的人所有的那種不自覺的然而固執的狡猾去追求她的目標。她現在和他談話，爲了要求他表白。

「我看到你發生了什麼事情，」她說。「你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他想起了法庭上的相遇，皺眉而臉紅。

「是的，發生了事情，」他說，頗爲誠實，「是奇怪的，非常的，重要的事情。」

「什麼事呢？你不能說嗎？」

「現在不能說。不要要我說。這件發生的事，我還沒有充分地考慮，」他說，臉更紅。

「於是你就不向我說了嗎？」她臉上的肌肉顫動，她推開了其所抓着的小椅子。

「不能，不能夠，」他回答，覺得這麼回答她時也回答了自己，承認是真地他發生了什麼很重要的事。

「好吧，就走吧。」

她搖頭，好像驅逐不需要的思想，用比尋常更快的脚步向前走。

他覺得她是爲了約制眼淚而不自然地緊抿着嘴唇。他覺得羞慚痛苦，因爲他令她苦惱，但他知道，極小的軟弱便要破壞他，卽是束縛他。他今天最怕這個，他無言地和她走到公爵夫人的房裏。

十七

蘇菲亞。發西莉葉芙娜公爵夫人吃完了她的很講究的很滋養的晚餐，她總是單獨地吃，以便沒有任何人看見她有這種不詩意的機能。在她的臥榻旁邊是一張小台子和咖啡，她在暖

玉翠翠葉的烟捲。蘇菲亞·發西刺葉芙娜公爵夫人是瘦、長、仍然顯得年輕的褐色婦人，有長牙和大而黑的眼睛。

曾在人說到她和醫生的惡劣關係。聶黑流道夫原先忘記了這個，但今天他不僅想起，而且，當他看見了有擦油的、光澤的、分為兩半的鬍鬚的醫生坐在她的榻旁，他覺得非常可惜。

在蘇菲亞·發西刺葉芙娜的旁邊，考勃奴夫坐在小台子前的低而軟的安樂椅上，現着咖啡。小台子上有一瓶酒。

必西和聶黑流道夫一同走到媽媽面前，但她沒有留下來。媽媽疲倦了趕你的時候，你到我這裏來，「她用那樣的語氣對着考勃奴夫和聶黑流道夫說，好像他們當中沒有發生任何事情，並且愉快地笑着，在厚地毯上無聲地陪陪，走出房間。

「好，我的好友，坐下來談談吧，」蘇菲亞·發西刺葉芙娜說，帶着精巧、傲作、完全好像是自然的笑容，露出美麗的長牙，這是極精巧地人工做成的，完全像是真的。她用法文說，「我聽說，你是從法庭上很愁悶地來的。我覺得那對於一個有心肝人是很難受的。」「是的，這是真的，」聶黑流道夫說，「我們常常覺得自己沒有……覺得沒有權利去審

問。

判……」

「Comme c'est vrai! (這是真的)」，她大聲說，好像被他的意見的真實所感動，與

活索常一樣，巧妙地阿諛她的對談者。

「呵，你的圖畫怎麼樣了，牠很使我感覺興趣，」她添說。「假如不是因為我的病，我早已到你那裏去過了。」

「我完全丟開牠了，」聶黑流道夫乾燥無味地回答，他今天覺得她的阿諛的虛假是那麼明顯，是和她要隱瞞的年紀一樣。他無論怎樣也不能夠使他自己顯得可愛。

「沒有理由！你知道，來平親自向我說的，他有真正的天才，」她對着考洛索夫說。

「她這麼說怎麼不知道羞恥，」聶黑流道夫皺額思想。

蘇菲亞·發西莉葉芙娜相信聶黑流道夫是心情不佳，不能夠把他引入愉快的聰明的談話中，便轉向考洛索夫，用那樣的語氣問他關於一個新劇的意見，好像考洛索夫的意見會解決一切的懷疑，而這個意見的每一個字會是永垂不朽的。考洛索夫批評了劇本並就便發表他對於藝術的批評。蘇菲亞·發西莉葉芙娜公爵夫人驚服他的批評的正確，企圖為戲劇家辯護，但立刻她便或讓步，或持折中態度。聶黑流道夫看了並且聽了，却看的聽的不是他面前的東西。

蘇菲亞·發西莉葉芙娜公爵夫人，蘇菲亞·發西莉葉芙娜公爵夫人，蘇菲亞·發西莉葉芙娜公爵夫人，蘇菲亞·發西莉葉芙娜公爵夫人，蘇菲亞·發西莉葉芙娜公爵夫人。

時而聽着蘇菲亞·發西莉葉芙娜，時而聽着考洛索夫，聶黑流道夫看到，第一，蘇菲亞·發西莉葉芙娜和考洛索夫既不是對於戲劇，也不是彼此之間，有任何問題，而他們假使要說話，也只是爲了滿足生理的需要——飯後運動舌頭與喉嚨的肌肉；第二，考洛索夫喝了麥酒、葡萄酒、甘酒，有幾分醉，不是像偶而飲酒的農民那麼醉，却是像飲酒有了習慣的人那麼醉。他不搖搖擺擺，不說蠢話，而是在不常態的、興奮、自滿的情形中。第三，聶黑流道夫看到蘇菲亞·發西莉葉芙娜在談話的當中不安地看窗子，太陽的斜暉從窗裏開始照到她，這會太明顯地照出她的老態。

「這是多麼正確，」她說到考洛索夫的某一意見，按榻邊牆上電鈴的按鈕。

這時醫生站起，好像家裏的人，什麼也不說，走出了房。蘇菲亞·發西莉葉芙娜用眼睛送他，繼續談話。

「非力卜，請你把這個窗帘放下來，」她說，用眼睛指示窗帘，漂亮聽差是聽到鈴聲走進來的。

「不然，無論你怎麼說，他是有神秘的地方，沒有神秘便沒有詩，」她說，用一隻黑眼睛忿忿地注視着放窗帘的聽差的動作。

「神秘而無詩便是迷信，有詩而無神秘便是散文，」她說，憂悒地笑着，沒有將目光離

復
開在理爾爾窗的簾幕。

「非力卜，你不要放這個窗簾，是大窗子上的。」蘇菲亞·發西莉葉芙娜痛苦地說，顯然是惋惜自己要費力氣去說這句話，並且爲寧靜自己，立刻用帶了許多鑽石指環的手把芳香的冒煙的玉蜀黍葉烟捲送到嘴邊。

寬胸脯的，有肌肉的，漂亮的非力卜微微地鞠躬，好像是乞恕，用有力的、隆起腓肌的腿輕輕走在地毯上，恭順地肅靜地走到另一窗前，注神地看了看公爵夫人，開始那樣地理開窗簾，不讓一絲光線敢上她的身。但這次他又沒有做對，苦惱的蘇菲亞·發西莉葉芙娜又不覺得不打斷她的關於神祕的談話，來糾正魯鈍的，殘酷地擾亂她的非力卜。非力卜的眼睛在頃刻之間冒出了火。

「鬼來抓你，你要什麼？」他問他內心裏這麼說，「哥黑流道夫想，看着這全部的情景。但美麗而有力的非力卜立刻隱藏了不耐煩的舉動，開始做着憔悴、無力、虛偽的蘇菲亞·發西莉葉芙娜夫人命令他所做的事。」

「不用說，在達爾文的學說裏有不少的真理。」考洛索夫說，躺在矮椅裏，用睡意的眼睛看着蘇菲亞·發西莉葉芙娜公爵夫人，「但他越過了界限。是的。」

「你相信這傳嗎？」蘇菲亞·發西莉葉芙娜問哥黑流道夫，感到他的沉默不愉快。

「遺傳嗎？」蘇黑流道夫復問。「不，我不相信。」他說，此時完全注意於他的想像中，因為某種原故而出現的那些奇怪的意象。站著有力漂亮的非力卜的旁邊，他設想他是一個模特兒，他覺得考洛夫夫是裸體的，他的屁股像西瓜，鬚是禿的，沒有肌肉的手好像籐蔓。他模糊地覺得蘇菲亞·發西莉葉美娜此刻穿著綢子和天鵝絨的肩膀也是禿着的，好像實在是這樣的，但這個想像真是太可怕了，他企圖把他趕掉。

蘇菲亞·發西莉葉美娜用眼睛看他周身。

「但是必西在等你，」她說。到她那裏去吧，她想奏舒曼（一八一〇—一八五六，德國作曲家）的新曲子給你聽，那很有趣的。

「她什麼也不想奏，她爲了什麼原故在說謊話。」蘇黑流道夫想立刻起來握蘇菲亞·發西

莉葉美娜的透明，消瘦的帶了鑽石指環的手腕，若喊醒了蘇黑流道夫夫人，圍繞着蘇菲亞·發西

卡切銳娜·阿列克塞芙娜在客廳裏遇見了她，立刻便說：「但是我看到陪審官的責任使你喪氣了，」她和尋常一樣，用法文說。

「是的，請你原諒我，我今天心緒不好，我沒有權利使別人不快活，」蘇黑流道夫說。

「爲什麼你心緒不佳呢？」

「請你原諒我不說到牠吧，」她說，找着自己的帽子。

「請你原諒我不說到牠吧，」她說，找着自己的帽子。

復語

「不要掃了，你說的，我們應該永遠講真話，並且在那時候向我們說了那些殘忍的真話

。爲什麼現在你不想說呢？你記得嗎，宓西？」卡切銳娜·阿列克塞芙娜對着向他們走來的活潑西諾。面呈日光，笑容，指示，真誠。再說說真話，再說說真話，再說說真話。

「因爲那是遊戲，」聶黑流道夫嚴肅地回答。「在遊戲的時候是可以的。在現實中我們是那麼惡劣，就是說，我是那麼惡劣，至少，我不能說真話。」

「不要糾正自己，最好是說出來，爲什麼我們是那麼惡劣，」卡切銳娜·阿列克塞芙娜說，要玩着字眼，好像是沒有注意到聶黑流道夫的嚴肅。

「沒有東西是比承認自己心情不佳更壞的了，」宓西說。「我決不承認自己如此，因此總是心情好。那末，你到我這裏來。我們來設法趕走你的 mauvais humor，不佳的心情。」

「L'Empire nous a fait une grande faveur, nous nous sommes libérés de la guerre, nous sommes libérés de la guerre, nous sommes libérés de la guerre。」

聶黑流道夫體驗到那樣的感觉，就是一匹馬在被人撫摩以便套上韁勒加上馬具時所應該感覺的。他今天較之平素是更不願意拖車。他表示了歉意，說他必須回家，便開始告辭。宓西握住他的手比平素更久。

「記着，那對於你是重要的事情，對於你的朋友們也是重要的，」她說。「明天你來嗎？」

「不，不，不，」聶黑流道夫說，覺得羞赧，再自己不能放鬆自己，再自己不能放鬆自己，再自己不能放鬆自己。

「不一定，」聶黑流道夫說，覺得羞慚，他自己不知道是為自己的抑且為她的，他臉紅，連忙避開。

「是怎麼回事？」 Comme cela m'intrigue. (這使我發生興趣)，「卡切銳娜、阿列克塞

美娜在聶黑流道夫走開時說，「我們一定要知道。是什麼 affair d'amour-Propriété des susceptible, notre cher 米洽 (自愛的事件，他是很容易感情感的，我們親愛的米洽)！」

「Putez, une affaire d'amour sale (毋寧說是一個骯髒愛的事件)」，「它西想要說

而未說，她用失去光彩的臉和地看他的時候全然不同的面孔看著我，但她甚至對於卡切銳

娜，阿列克塞美娜也沒有說出這個字句惡劣的戲言，真說：「我決不承認自己說真話，因此

要，我們大家都存壞日子和好日子。」

「不要真他也欺騙嗎？」她想。「在所發生的這一切之後，這對於他是很壞的。」

「假使要必西證明她的『在所發生的這一切之後』是什麼意思，她也不能夠說出什麼確定的

話，同時她無疑地知道他不僅是喚起了她的希望，而且幾乎是許諾了她。這一切不是確定的

語言，而是目光、笑容、暗示、沉默。但她仍然認為他是她的，失掉了他是令她很痛苦的。

「復原語言，而是目光、笑容、暗示、沉默。但她仍然認為他是她的，失掉了他是令她很痛苦的。」

「復原語言，而是目光、笑容、暗示、沉默。但她仍然認為他是她的，失掉了他是令她很痛苦的。」

「復原語言，而是目光、笑容、暗示、沉默。但她仍然認為他是她的，失掉了他是令她很痛苦的。」

「復原語言，而是目光、笑容、暗示、沉默。但她仍然認為他是她的，失掉了他是令她很痛苦的。」

「復原語言，而是目光、笑容、暗示、沉默。但她仍然認為他是她的，失掉了他是令她很痛苦的。」

「復原語言，而是目光、笑容、暗示、沉默。但她仍然認為他是她的，失掉了他是令她很痛苦的。」

「可恥，卑鄙，卑鄙，可恥，」聶黑流道夫想，在熟悉的街道上走着回家。他從他和密西的談話上所感覺的痛苦情緒沒有放開他。他覺得，在形式上，假如可以這麼說，他在她面前是別的，他不曾向她說出任何束縛自己的話，不曾向她求婚，但實際上他覺得他對她有了義務，許諾了她，而同時今天他又一心一意地覺得他不能娶她。「可恥，卑鄙，卑鄙，可恥，」他向自己重複着，不只是對於他和密西的關係而言，而且是對於一切而言。「一切是卑鄙可恥的，」他向自己重複着，走上自家的台階。

世間「我不要吃夜飯了，」他向僕人考爾聶說，他跟他走進了飯廳，那裏預備了餐具與茶。考爾聶去吧。」

以理可憐是，考爾聶說，却沒有走去，開始收掉上的東西。聶黑流道夫看了考爾聶，對他發生了不好的情緒。他希望大家讓他單獨安靜，他又覺得一切似乎故意要苦惱磨難他。當考爾聶帶着食具走去時，聶黑流道夫去到茶炊前，正要喝茶，但聽到阿格拉菲娜，彼得羅芙娜的腳步，便迅速走進客廳，關上身后的門，以便不看見她。這間客廳就是三個月前他母親親世的地方。現在，進到這間房，房內為兩盞有反射鏡的燈所照亮。一個在他父親的畫像前，另一個在他母親的畫像前，他想起了他和母親的最後關係，這些關係他覺得是不自然的，可憐的。這也是可恥卑鄙的。他想起，在痼疾病的後期，他簡直希望她死。他向自己說，能

希望這個是爲了她脫離痛苦，而實際上他祇希望這個是爲了自己不看見她的痛苦情形。

他希望想起關於她的良好回憶，他看了她的畫像，這是用五千盧布請名畫家繪畫的。她被畫出來：穿着異天鵝絨衣服，袒着胸脯。那個藝術家顯然是用心畫出了胸脯和兩乳之間的胸堂，和美麗眩目的肩頭與頸項。這是十分可恥卑鄙的。把他母親畫成半裸體的美女，這是可憎的，褻瀆的。而更加可憎的是，在這個房間裏，在三個月前，曾經躺臥過這個婦人，乾瘦得好像木乃伊，却仍然饑不僅全房而且全屋充滿了難堪不愉的氣味，這氣味是沒有東西可以壓下去的。他覺得他此時聞到了這個氣味。於是 he 想起，在她死前的一天，她用自己消瘦發黑的手抓住他的有力的白手，看着他的眼睛，說：「假如我沒有做到那個，米洽，你不要批評我。」在因爲痛而變色的眼睛裏湧出了淚。「多麼卑鄙呵！」他又向自己說。一次，看了看有美麗大理石的肩膀與手臂，有勝利的笑容的半裸體婦人。畫像上的袒胸令他想起另一個年輕女子，幾天之前他看見她也是同樣地袒着。她是蕊西，她找了籍口要他晚上去看她，以便讓他看見她穿着緊穿到跳舞會裏去的舞服。他憤怒的想起她的美麗的肩和臂。還有那個粗魯的、動物的、有可疑的過去和殘忍性的父親，以及名譽可疑的，Dolores (智慧) 母親。

這一切是可憎的。同時是可恥的。可恥、卑鄙、卑鄙、可恥。

「不，不，」他想，「應該解放自己，解脫這一切虛偽的，和考爾治肯家和瑪麗亞。發

西莉葉芙娜、和遺產、和其他一切的關係。……是的，要自由地呼吸。到國外去——到羅馬，從事於畫圖，……」他想起了自己對於這方面的天才的懷疑。「眼，沒有關係，只是要自由地呼吸。先到君士坦丁，然後到羅馬，只是要趕快擺脫陪審官職務。和辯護士去談這件事。」

忽然在他的想像中異常生動地出現了有斜視的黑眼睛的女犯人。在犯人們說最後的言語時她是如何地哭泣了！他連忙把吸完的烟捲捺在灰皿裏熄滅，吸着了另一支，開始在房間裏來回走動。他和她相處時的情景開始——在他的想像中出現。他想起了和她最後的相會，那時候支配着他的默慾，以及在情慾滿足時他所感覺到的失望。想起了白衣，藍帶，想起了早禱。「我是愛過她，在那天夜晚確實用好的純潔的愛而愛過她，我更早就愛過她，更遠在我第一次住在姑母家作論文的時候，我就愛過她！」於是他想起那時候的自己。他聞到了那時候的活潑、青年、與生命力充實的氣息，他覺得悲哀痛苦。

那時候的他與現在的他之間的差異是很大的，那即使不大於，也等於，教堂裏的卡邱莎和他們今天上午審問的，陪商人酌酒的，那個娼妓之間的差異。那時候他是勇敢身壯的人，他的面前展開了無限量的可能之事，——現在他覺得自己各方面都包圍在愚笨、空虛、無目的、無價值生活的羅網裏，他看不見任何出路，他甚至有一大部分是他不想出去。他想起，

「有過一個時候他是如何驕傲自己的直爽，又有過一個時候如何爲自己立了一個規條：就是，永遠說真話，而且他會確實是誠實的；以及他現在是如何全在虛假中，在最可怕的虛假中，在那被他四周的人認爲是真實的虛假中。在這個虛假中沒有，至少他沒有看到，任何出路。他在虛偽的泥淖中，慣於此，流連於此。」

「如何我如何才能那樣地斷絕他和瑪麗亞·發西莉葉美娜，和她丈夫的關係，就是，要能看見他和他的小孩的目光而不羞慚呢？如何不用說謊而解除他和它西的關係呢？如何從「他承認土地私有權爲不正當」和「承繼母親的遺產」之間的矛盾中擺脫出來呢？如何對卡邱莎消除自己的罪過呢？這是不能夠任聽如此的。」「不能夠拋棄我愛過的女子，不能夠因爲我付錢給辯護士，我使她免掉她不應該受到的懲役而會覺滿意，不能夠用金錢消除罪過，如同我那時給了地錢便以爲我是應該那麼做。」

他生動地想起他在走廊上趕上了她，塞了地錢，跑開她身邊時的情景。「呵，那些錢！他帶着當時所有的那種恐怖與憎惡想起了這個情景。「啊，啊！多麼的卑鄙！」他出聲地說出來，正如當時那樣。「只有惡徒，流氓能夠做這件事！我，我就是這個惡徒，這個流氓！」他出聲地說。「但當真我會，」他停住了步子，「當真我會，我會真是流氓嗎？但不是我是誰呢？」他回答自己。「但只有這一件事嗎？」他繼續問罪自己。「你對瑪麗亞·發西

莉葉芙娜和她丈夫的態度不是惡劣卑鄙嗎？還有你對財產的態度呢？藉口錢是母親遺留的，你便利用你認為不法的財產嗎？還有你全部安閒醒醒的生活。此外是你對卡邱莎的行爲。流氓，惡徒！讓他們（人們）願意怎樣就怎樣評判我；我能夠欺騙他們，但我不能欺騙我自己。

他立刻明白了他最近對於人們，特別是今天對於公爵、對於蘇菲亞·發西莉葉芙娜、對

於必西、對於考爾昂，所感覺的那種憎惡，乃是對於他自己的憎惡。而奇怪的事情是：在他

承認自己卑鄙的這個情緒中有一些痛苦的，同時又是快樂的安心的東西。

在聶黑流道夫的生活中，已非一次發生過他所謂「心靈的清除」。

是指那種精神狀態，在這種狀態中；他在內心生活時而長期遲滯時而停頓之後，忽然從事於

清除一切污穢，而在心靈中的污穢便是這個停頓的原因。

在這樣的覺悟之後，聶黑流道夫總是爲自己作出規條，他意欲永遠遵循：寫日記，開始

新生活，他希望永不再變，如他對自己所說的，「*Change & Grow Old*」（而且一新）。但每次

有世界上的惑感引誘他，於是，他不自覺地又墮落了，往往比他先前墮落更低。

他這樣地清除，驟起了幾次。當他夏天來到姑母家的時候，他是第一次如此。這是最有

生氣的、狂喜的覺悟。牠的效果維持了很久，後來同樣的覺悟是在拋棄了文官職務，願意犧

犧牲命而在戰時服兵役的時候。但這次喪葬很快地發生了。以後的覺悟是當他退了伍到國外從事圖畫的時候。

從那時到現在經過了很長的時間而沒有滯除，因此他是從來不會達到過這樣的污穢，達到過「他的良心的要求」與「他所過的生活」之間這樣的衝突，於是他看見了這個差異而覺得惶恐。

這個差異是那樣大，污穢是那麽深，在最初的時候，他對於清除的可能性覺得失望了。「不是已經嘗試過改善自己並做個更好的人而無任何結果嗎？」誘惑者的聲音在他心裏說，

「爲什麼要再嘗試一次呢？不只是一個人，都是如此，——這就是生活，」這個聲音說。但那自由的精神的實體，只有這個是真實的，只有這個是萬能的，只有這個是永恆的，牠已經在轟黑流道夫心中醒覺了。並且他不能夠不相信這個。在「他實際上是如何」與「他希望是如動如何」之間的差異無論是多麼大，對於醒覺的精神的實體一切都是可能的。

「無論要我付什麼樣的代價，我要打破那束縛我的虛偽，我要承認一切，要對一切的人說誠實的話，要做誠實的事，」他堅決地出聲地向自己說。「要向密西說真話，說我是浪子，不能夠娶她，只是空打攪了她；要向瑪麗亞·發西莉葉芙娜（貴族代表的妻子）說。可是無須向她說，要向她丈夫說，說我是惡徒，欺騙了他。對於遺產，我要那樣地去處理，就是

要承認真理。要告訴她，卜邱莎，我是惡徒，在她面前是罪惡的，要做我所做的一切去減輕她的垂憐。是的，我要去看她，我要請求她饒恕我。是的，我將求她饒恕，如同小孩們求恕。

「他停住。」「我將娶她，假如這是必要的。」「

他停住，把手臂交摺在胸前，如同他在他是小孩時抬起眼睛向誰說話時所做的：

「主阿，幫助我，教導我，來到我心中使我快樂，洗去我一切的污穢吧！」

他作了禱告，求了上帝幫助他，使他快樂，洗滌他，而這時，他所請求的已經做到了。活在他內心的上帝在他的意識中醒覺了。他覺得自己便是他，因此他不僅感覺到了自由、勇敢、與生命之快樂，而且感覺到了善良之力量。一切，一切凡是人所能夠做的最好的事情，他覺得自己現在能夠做。

當他向自己說這些話時，他的眼睛裏有淚，是好淚與壞淚：好是因為這是那個精神的實體在他心中醒覺過來的快樂之淚，牠在他心中睡眠了這許多年，而壞是因為這是對於他自己，對於自己善行的感動之淚。

他覺得熱。他走到外窗之前，把窗子打開。窗子對着花園。是一個月色的，靜穆的，清新的夜，街上有車輪響着碾過，然後一切又寂靜了。正在窗子下邊可以看見高大無葉白楊樹枝的影子，全部的秋柯清晰地橫在掃淨的坪上的砂石上。左邊是車房的頂，在明亮的月光下

顯得白色。前面是交相錯雜的樹枝，從樹枝裏可以看見垣牆的黑影子。最黑流道夫看着月光照耀的花園和屋頂和白楊的影子，吸入爽快新鮮的空氣。

「多麼好呵！多麼好，我的上帝，多麼好呵！」他說到他心中的事情。

廿九

馬斯洛發在下午六時回到自己的牢裏，在石頭路上不習慣地走了十五俄里（一俄里約等於一公里，〇·六英里，一·八華里——譯）之後，感覺疲乏與脚痛，她受了意外嚴厲判決的打擊，此外，她還覺得飢餓。

在審判的一次休息中，當監視兵在她身旁吃麵包與煮蛋時，她的嘴裏滿是口水，她覺得她餓了，但她認為請求他們是降低自己身份。此後又經過了三小時，這時她已不想吃，她只覺得無力。在這種情形中她聽到意外的判決。最初她以為是她聽錯了，不能夠立刻便相信她所聽到的，不能夠想到自己是做懲役的女犯。但是看見了法官與陪審官們安靜的認真辦事的面孔，好像認為這個消息是很十分自然的。她憤慨了，對着全法庭大叫她是無罪的。但是看到她的呼叫也被認為是自然的、預料中的、不能變更事件的，她哭了，覺得只有順服那加諸她的殘忍與令她驚異的不公平。特別令她驚異的事情是那麼殘忍地審問她的男人們，年輕的

，不是年老的男人們，就是那些總是親善地看她的男人們。有一個、那個候補檢察官，她看到，全然是在另一種心情中。當她坐在犯人室裏等候審問時，在審問的休息中，她看見這些男人們，如何地裝作他們是爲別的事而來，從門前走過，或者走進房裏，却只是爲了看看她。忽然這些男人們又因爲什麼原故判了她懲役，雖然她並沒有他們所判的罪。開始她哭，後來又平息了，在完全麻木的心情中坐在犯人室裏，等候送回。她現在只想做一件事：吸煙。保支攷發與卜爾清肯在判決後被帶進同一房間時，她是在這種心情中。保支攷發立刻開口罵馬斯洛發，叫她女罪犯。

「你得到了什麼？自己辯護了嗎？真的，沒有碰釘子嗎，賤婊子！你該受的，你得到了。真的，你要受徒刑，你要丟開漂亮了！」

馬斯洛發坐着，把雙手塞在大衣的袖筒裏，低垂着頭，不動地看着前面兩步地方的泥汗地面，只說道：

「我不打攪你，你也不要惹我吧。我是不打攪你，」她重復了幾次，然後全然沉默了。她只在卡爾清肯與保支攷發被帶走，一個監獄兵帶給她三個盧布的時候，才稍微有點活氣。

「你是馬斯洛發嗎？」他問。「這個，一個太太送給你的，」他說，把錢給了她。

「什麼樣的太太？」

「拿着吧，以後再同你說吧。」

這錢是基塔也發，開妓院的鴉母，送來的。她出法庭的時候，向庭丁問到，她是否可以送馬斯洛發幾個錢。庭丁說可以。得到了允許，她便從肥白的手上脫下有三個扣子的羊皮手套，從綢緞的後襟裏取出時髦的錢袋，從她在妓院所賺的，剛剛從證券上剪下來的許多張利息聯票（有息證券的利息聯券在俄國可以當錢用——毛德註）裏，揀出一張兩盧布五十戈比的，又加上兩個兩角和一個一角的錢，交給了庭丁。庭丁叫來監視兵，當捐施者的面把錢交給了監視兵。

「請你確實交到，」卡羅莉娜·阿力別爾托芙娜向監視兵說。

監視兵因為這個不信任而惱怒，因此是那麼忿怒地對待馬斯洛發。

馬斯洛發歡喜這錢，因為錢給了她現在所唯一需要的東西。

「但願弄到烟捲，吸一口，」她想，她全部的思想集中在吸煙這個期望上。她是那樣想吸煙。當她開到從房間的門裏飄到走廊上的煙捲的氣味時，她饒饒地吸了一口氣。但她還需要等好久，因為應該放她走的書記官把犯人們忘記了，他同一個辯護士在談論那篇查禁的文章，甚至爭吵。有幾個年輕的和年老的人在開庭之後走來看她，互相低語着什麼。但她現在沒有注意到他們。

不是半路給犯人開，錢是派去縣長張着臉看那犯人。官一開，張着臉看那犯人，觀看

最後，在五點鐘前她被放回了，護送兵——一個是下城的人，一個是邱發施人——領她從法院的後門走出。還在法院的門廊上，她便給了他們二十戈比，求他們買兩個麵包和烟捲。邱發施笑起來，接了錢，說，「好的，我去買，」並且真地誠實地買了烟捲和麵包給了她。在路上是不能吸煙的，因此馬斯洛發帶着未滿足的吸煙的願望走到監獄。當她被帶到門口時，從鐵路的車輛上押來了一百個犯人。

犯人們——有鬍鬚的，剃鬍鬚的，年老的，年輕的，俄國人，外國人，有的頭髮剃了一半，他們響着腳鐐，使門廊上充滿了灰塵、脚步声、談話聲、和汗酸氣。犯人們從馬斯洛發身邊走過時，都貪婪地看她，有的帶着因為淫慾而變色的臉走近她，擠她。

「啊，賤女人，漂亮，」有一個說。

「我向小嬌嬌敬禮，」另一個說，向她眯眼睛。

一個黑臉的，有剃過的藍項背，在剃過的臉上有鬍鬚的人，絆在鐐上把鐐弄響，跳到她面前抱她。

「怎麼不認識你的朋友了？放隨便一點吧！」他叫着，露出牙齒，當她推開他時，他閃動眼睛。

「你這個混蛋，要做什麼？」從後面走來的副獄長大聲說。

犯人縮回，迅速地跳開。副獄長又走到馬斯洛發面前。

「你爲什麼在這里？」

馬斯洛發想說她是從法庭上被帶回來的，但她是那麼疲倦，她懶於說話。

「從法庭上來的，大人，」年大的護送兵說，從經過的人羣中走出，把手伸到帽邊。

「喂，把她交給典獄長。這是多麼沒有體統！」

「奉命，大人。」

「蘇考洛夫！帶她去！」副獄長大聲說。

典獄長走來，忿忿地推馬斯洛發的肩膀，向她點頭，帶了她去女牢的走廊。在走廊上她全身被撫摩，被搜查，沒有找出任何東西（一盒煙捲裝在麵包裏），被放進她早上離開的那間獄室裏。

三十

馬斯洛發被監禁的那間獄室是一個長房間，九阿爾申長，七阿爾申寬，有兩道窗子，突起的破火爐和木板已乾裂的木板床佔據了三分之二的空間。在當中，對着門，有一個暗色的塑像，和粘在上邊的蠟燭，和掛在下邊的封塵的菊草束。門後左邊是一塊發黑的地方，那里

有一個發臭的桶。檢查剛剛做過，婦人們已被關鎖着過夜了。住這個獄室的人是一共十五個，十三個婦女三個小孩子。

天色還明亮。只有兩個女人躺在板床上：一個用大衣蒙頭，是癡子，因為沒有執照而被捕，她幾乎總是睡覺；另一個是有肺病的，因偷竊而被監禁。這一個沒有睡，而是躺着，把大衣放在頭下，眼睛大睜着，爲了不要咳嗽，困難地抑制着喉嚨裏發癢的上湧的痰。其他婦女們，都是光頭的只穿同樣的粗麻布的襯衣，有的坐在板床縫紉，有的站在窗前看着從院子裏走過的犯人們。在三個縫紉的婦女之中，一個就是早上送別馬斯洛發的那個老婦人，考嫩不列發，神色憂鬱，眉毛鬢鬢，皮膚打皺，下頰底下有懸垂的皮囊，是高大有力的婦人，有金黃的、兩鬢變灰的、頭髮的短辮，腮上有生毛的疣。這個老婦人因爲用斧頭殺死丈夫而被罰做懲役。她殺死他因爲他糾纏她的女兒。她是個獄室的室長，她並且還售酒。她戴着眼鏡在縫紉，用農人的姿勢在做工的手裏拿着針，用三隻手指，把針尖對着自己。一個矮小、扁鼻、黑色的婦人坐在她旁邊縫帆布口袋，她有小而黑的眼睛，她是好心腸的，好說話的。她是鐵路哨舍的女看守，因爲沒有拿旗子迎火車，火車出事，而被判監禁三個月（俄國鐵道上每隔約一英里即有一哨舍，看守或其妻須迎火車——毛德。）第三個縫紉的婦人是非道茜亞，她的女伴們稱她非尼支卡，白而紅潤，有明亮的小孩般的淡藍眼睛，兩條長的金黃的辮子纏在小巧的額

上，全然是年輕的好看的女子。她因爲企圖毒害丈夫而下獄。她剛剛在結婚之後便想毒死丈夫，她還是十六歲的女孩子便被出嫁了。在她被保釋的八個月中，她期待法庭，她不僅與丈夫和好，而且是那麼愛他，法庭在審判時發現她和丈夫情投意洽地生活着。雖然她的丈夫、公公、特別是愛她的婆婆在法庭上用全力爲她辯護，她仍是被判流放西北利亞，做懲役。這個善良的、愉快的、常帶笑容的非道茜亞是板床上馬斯洛發的隣人，她不僅愛馬斯洛發，而且自己覺得應該關心她，侍候她。還有兩個無事的婦人坐在板床上，一個四十歲，有白而蒼瘦的臉，也許一度很美，現在却瘦而蒼白了。她抱着小孩在手裏，用白而長的乳房在喂他。她的兒子乃是當一個新兵從他們村莊上被帶走時（在農民們看來他是不合法地被帶走的），民衆停止了警官，奪下了新兵。這個婦人是那非法被帶的青年的孀母，她最先抓住馬的韁繩，這馬是他們用來帶走新兵的。還有一個坐在板床上無事的是一個有皺紋的、善良的、有灰髮與僕背的老婦人。這個老婦人坐在火爐邊的板床上，做出樣子要抓住一個四歲的、頭髮剪短的、從她身邊來回跑的、湧出笑聲的男孩。這個男孩只穿一件襯衫，從她面前跑過去，只說一樣的話，「看，你抓不到！」這個老婦和她的兒子一同犯了縱火罪，她帶着極高興的心情受監禁，只爲和她同時入獄的兒子而痛心，但更思念她的「老頭子，」她怕他要生亂子，因爲她走了，無人管他洗澡。

在這七個婦人之外，還有四個站在一個打開的窗前，抓着鐵檻，用手勢與叫聲和那些在院中走過的，就是馬斯洛發在門口遇見的犯人們交談。這些婦人當中有一個，因偷竊而被下獄，是高大、肥胖，紅髮，身上皮膚鬆垂的婦人，有蒼黃色、生雀斑的臉和手，肥頸子伸在打開未扣的衣領裏。她用沙啞的嗓音在窗子裏大聲喊出不文雅的話。在她旁邊站着一個十歲的、黑色的、不好看的女犯人，脊背長，腿却很短。她的臉是紅色有斑點的，有相距很遠的黑眼睛，厚而短的嘴唇遮不住突出的白牙齒。她尖聲斷續地爲了院裏發生的事情而發笑。這個女犯因爲自己的浮華而被稱爲「好羅紗美卡」（意爲好看的姑娘——譯），因爲偷竊與放火而要受審判。在她們後邊站了一個穿很髒的灰襯衣、樣子可憐、瘦而露筋、大肚皮的孕婦，因爲藏賊而吃官司。這個婦人沉默着，却始終是贊同地、動情地笑着院裏所發生的事。第四個站在窗前的是因賣私酒而被罰的、矮小、肥胖、鄉下婦人，有很突出的眼睛與善良的臉。這個婦人是那和老婦人在玩耍的男孩、與跟她一同入獄的七歲女孩的母親，她找不到人寄託他們，她也和別人一樣，看着窗外，却不停地打襪子，對於經過院中的犯人們所說的不贊同地皺眉，閉眼，搖頭。她的七歲的散着淡色頭髮女孩，只穿一件襯衫，站在紅髮婦人旁邊，用瘦而小的手抓住她的裙子，眼睛不動地注意地聽着婦人們與犯人們互相所說的咒罵的話，低聲地復述着，好像是要唸熟。第十二個女犯是教堂執事的女兒，她在井裏淹死了她所生的

小孩。她是高大、莊嚴的姑娘，有散亂的從短而粗的紅髮辮上脫出的頭髮和不動的突出的眼睛。她絲毫不注意身旁所發生的事情，只穿一件襯衫，光着腳在獄室的空地地方來回走動，走到牆邊的時候，便突然迅速地轉身。

三十一

當鎖響門開，馬斯洛發走進獄室時，大家皆轉頭看她。甚至教堂執事的女兒也停了一會，抬起眉毛看進房的人，但什麼也未說，立刻又用她的堅決的大步子來回走動。

考妯不列發把針插在麻布上，從眼鏡上邊疑問地看馬斯洛發。

「哎，哎！回來了。我以為他們要犯罪的，」她用沙啞的、低音的、幾乎是男性的聲音說。「大概是罰你做懲役了。」

她取下眼鏡，把針線放在板床上的身旁。

「我們在這里和姑媽談到，親愛的，他們可以立刻放你的。還說到，這是有過的。還有得到的很多錢，看你碰到什麼樣的時運，」哨舍女看守用她的唱歌的聲音立刻開始。「呵，牠是這樣的。大概我們的意見是不對的了。大概，主有他自己的意見，親愛的，」她不停地說着她的好音調的話。

「難道是判決了嗎？」非道雷亞問，用她的明亮的淡藍色的小孩般的眼睛同情地問馬斯洛發，她的整個快樂年輕的臉變色了，好像她準備哭。

馬斯洛發什麼也未回答，無目的地走到自己的地方，邊上第二個舖位，在考嫩不列發旁邊，她坐到床板上。

「我猜，你沒有吃東西，」非道雷亞說，站起來，走到馬斯洛發面前。

馬斯洛發未答言，放下麵包在枕頭上，開始脫衣服，脫下有灰塵的大衣，解下黑色髮綰上的頭巾，坐下。

在板床那端和小孩玩耍的僂背的老婦人也走來站在馬斯洛發的對面。

「次，次，次！」她嚙動舌頭，悲憫地搖頭。

男孩也跟老婦人走來，上唇突起成直角，大睜着眼睛，看馬斯洛發帶來的麵包。在今天她所經過的一切之後，看到這一切同情的面孔，馬斯洛發想哭，她的嘴唇打顫。但她努力約制了自己，約制到老婦人和男孩走來的時候。當她聽到了老婦人的慈善悲憫的嚙舌聲，尤其是，當她的眼睛遇見了小孩的從麵包上移到她臉上的嚴肅的眼睛，她不能夠再約制自己了。她的整個的臉打顫，她啜泣了。

「我說過，要找一個好辯護人，」考嫩不列發說。「怎麼樣，是放逐嗎？」她問。

馬斯洛發想回答而不能夠，嚙泣着，從麵包裏拿出一盒煙捲，盒上畫着一個紅臉的婦人，頭髮梳得很高，穿三角形的低領口的衣服。她把煙捲遞給了考釐不列發。考釐不列發看着畫子，不贊同地搖頭，主要地是因為馬斯洛發如此不善地花錢，她拿了一支煙捲，在燈上吸着，自己吸了一口，然後塞給馬斯洛發。馬斯洛發不停地哭，開始饑饉地一口一口吸進，又吐出煙捲的煙氣。

「苦役，」她嚙泣着說。

「那些詭詐的詛棍，該咒的喝人血的人，他們不怕上帝，」考釐不列發說，「他們不爲什麼判了女孩的罪。」

這時候，留在窗口的婦女中發出了大笑聲。女孩子也笑了，她的響亮的孩子的笑聲混合在其他三人的沙啞的宏大的笑聲裏。院子裏一個犯人做了什麼事情，使得窗內觀看的人如此。

「啊，那個剃了頭髮的狗種！在做什麼，」紅髮的婦人說，動搖着整個的肥身軀，把臉湊近窗檻，喊出無意義的不禮貌的話。

「那個醜女人！她笑什麼！」考釐不列發說，向紅髮婦人搖頭，又轉向馬斯洛發。「多少年呢？」

「四年，」馬斯洛發說，淚水從眼裏湧出那麼多，有一滴落在煙捲上。馬斯洛發忿怒地把煙捲揉毀拋掉，另拿一支。只吸幾口上，開始把牠捻直，不停地說着。

「大概是真的了，親愛的，」她說，「正義給豬吃掉了（意即正義不願翻譯）。他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馬特維葉芙娜說：「他們要放她，」我說：「不，」我說，「親愛的，我心裏覺得，他們要迫害她，」親愛的，果然如此，」她說，高興地聽自己的話聲。

這時犯人們從院子裏走過去了，和他們交談的婦女們離開窗子，也走到馬斯洛發面前。先到的起眼睛突出的賣私酒的婦人和她的女孩。

「爲什麼這樣嚴厲呢？」她問，坐在馬斯洛發附近，繼續迅速地打機子。

「爲什麼這麼嚴厲，因爲沒有錢。要是有錢，僱了好的有手腕的人，一定，他們要免你罪了，」考嫩不列發說。「那個，怎麼叫他呢，亂頭髮長鼻子的，他，我的太太，會把你乾乾的從水裏拖出來。我們有了他就好了。」

「有了他，當然，」坐在她們旁邊的好羅紗芙卡說，露出牙齒，「沒有一千塊錢，他口液也不向你吐一口的。」

「可是，大概你的運氣不好，」因放水而坐牢的老婦人插言。「很容易，趕走年輕人的

妻子，把他關在屋裏給他吃虱子，我也在那里，這大年紀，」她開始第一百次說她的故事。「進監獄，做乞丐，大概不會受拒絕了。不是討飯——是監牢。」

「大概他們都是這樣的，」賣私酒的婦人說，看着女孩的頭，把襪子放在身邊，把女孩拖到自己的兩腿之間，開始用動作迅速的手指檢查她的頭。「爲什麼你賣酒呢？」用什麼養小孩呢？」她說，繼續着她的慣常的事情。

賣私酒婦人的話使馬斯洛發想起了酒。

「拿點酒來，」她向考嫩不列發說，用衣袖拭眼淚，只偶而啜泣了。

「加梅基酒嗎？好的，拿錢來，」考嫩不列發說。

三十二

馬斯洛發從麵包裏把錢取出，把利息聯券交給考嫩不列發。考嫩不列發接了利息聯券，看了看，雖然不認識字，却請無所不知的好羅紗芙卡看了這個紙條值兩盧布五十戈比，她爬到通風口，取藏在那里的一小瓶酒。看到這個，板床上鋪位不靠近的婦人們便走到自己的地方去了。這時馬斯洛發抖去頭巾和大衣上的灰塵，爬到板床上，開始吃麵包。

「我替你釀了茶，但恐怕冷了，」非道茜西向她說，從架子上取下一個綁腿布包裹的錫

茶壺和一個茶杯。

茶全冷了，錫味多於茶味，但馬斯洛發倒了一杯，開始喝茶，吃麵包。

「非那施卡，來，」她喊，撕下一塊麵包，給了看着她的嘴的小孩。考嫩不列發這時遞來一瓶酒和一個杯子。馬斯洛發進勸考嫩不列發和好羅紗芙卡。這三個女犯是這個獄室的上等階級，因為她們有錢，並共分她們所有的。

幾分鐘後，馬斯洛發生動了，活潑地說到法庭，做效檢查官，以及在法庭上特別令她驚異的事情。她說，在法庭上，大家都帶着顯然的高興看她，時時因此而有意地走進犯入室。

「誰送兵還說：『他們都是來看你的。』有的進來，說那個文件在什麼地方，或者什麼別的話，但我看到，他並不需要文件，只是用眼睛儘看我，」她說，笑着，好像是了解地搖頭。「好像也是——藝術家。」

「那是這麼樣的，」哨舍女看守插言，立刻倒出她的唱歌的音調。「這好像着蠅找糖。牠們不找別的，牠們只要找這個。牠們的弟兄連麵包也不要吃……」

「這裏也是這樣，」馬斯洛發打斷她，「我在這裏碰到同樣的事。剛剛把我帶回，就有一羣從火車站上來的。他們那樣地欺侮我，我不曉得怎麼離開。謝謝副獄長趕走他們。有一個那樣騙我，難以走開。」

「是什麼樣的人？」好羅紗芙卡問。

「黑皮的，有鬍鬚。」

「一定是他。」

「他是誰？」

「是施切格洛夫。就是剛才走過去的。」

「這個施切格洛夫是誰？」

「她不知道施切格洛夫的事情。施切格洛夫從懲役裏跑掉兩次。現在把他抓住了，但他還要跑。看牢子的也怕他，」好羅紗芙卡說，能和犯人們交換紙條，知道獄中的一切情形。「他必定又要跑。」

「他跑，又不帶我們走，」考嫩不列發說。「還是你向我們說，」她轉向馬斯洛發，「關於請願書辯護士向你說了什麼，現在應該遞上去嗎？」

馬斯洛發說，她什麼也不知道。

這時，紅髮的婦人，把有斑點的雙手放進密而亂的紅髮裏，用指甲抓頭，走到喝酒的上等階級前。

「卡切銳娜，我告訴你一切，」她開言。「第一最先，你要寫出來你不滿意法庭的判決

，然後通知檢察官。」

「你要什麼？」考嫩不列發用忿怒的低音向她說。「聞聞酒味嗎？不要你多嘴。沒有你人家也知道怎麼辦，人家不需要你。」

「不是同你說話，你爲什麼要管。」

「想喝酒嗎？你趕來是爲這個。」

「好吧，給她一點，」馬斯洛發說，總是分給大家她所有的一切。

「我給她這個……」

「來，來吧！」紅髮婦人說，走近考嫩不列發。「我不怕你。」

「坐牢的醜貨！」

「我聽到這個醜貨在說話。」

「賤貨！」

「我是賤貨嗎？你是女罪犯，女兒手！」紅髮婦人喊叫。

「去吧，我說，」考嫩不列發愛恨地說。

但紅髮的婦人只是更走近，考嫩不列發撞打了她的袒露的肥胖的胸部。紅髮的婦人好像只是等待着這個，用意外迅速的動作，將一隻手抓住考嫩不列發的頭髮，另一隻手正要打考

嫩不列發的臉，但考嫩不列發抓住了這隻手。馬斯洛發和好羅紗芙卡抓住紅髮婦人的手臂，企圖把她拉開，但紅髮婦人的抓住辮子的手却没有放開。她把頭髮放開了一剎那，但只是爲了把牠繞在手心裏。考嫩不列發偏着頭，用一隻手打紅髮婦人的身體，用牙齒咬她的手。婦人們擁擠在鬥架人的四周，拉解着，喊着。甚至患肺病的女子也到他們面前看着打架的婦人，小孩們互相靠攏着，哭起來。女典獄和典獄走到有聲音的地方。他們分開了打架的，考嫩不列發打開辮子，理出被扯落的髮辮，紅髮婦人，扶着黃色胸脯前扯碎的襯衣，——兩人大聲喊叫，聲明着，怨訴着。

「我知道，這都是爲了酒；我明天向監獄長說，他帶酒來給你們。我聞到了，有香味，」女典獄說。「當心，把一切都拿開，不然就要更不好了，沒有功夫來排解你們的。回到各人的地方，要安靜。」

但安靜好久還沒有恢復。婦人們還爭吵了好久，互相聲明，是怎麼開頭的，是誰的過錯。最後典獄和女典獄走開了，婦人們開始安靜下來並睡覺了。老婦人站在聖像前，開始祈禱。

「兩個女罪犯聚在一起，」紅髮婦人在板床的另一端忽然用啞啞的聲音說，每個字都附帶着異常惡劣的督罵。

「當心，你不要再碰上了，」考妲不列發立即回答，也附帶着同樣的詈罵。兩人都安靜了。

「要不是她們拉住我，我把你的眼睛也挖出來了……」紅髮婦人又開口，立刻考妲不列發也有了同樣的回答。

又有了時間稍長的沉靜的間隔，然後又有了詈罵，間隔漸漸變長，最後大家都安靜了。全都睡下了，有的已打鼾，只有老婦人，總是祈禱很久，仍舊在聖像前禮拜，而教堂執事的女兒，在女典獄剛走之後，便起來，又開始在獄室裏來回走。

馬斯洛發沒有睡着，仍然在想她是一個受懲役的女罪犯，她有兩次被人這麼稱呼——「一次是保支考發，一次是紅髮婦人，她不能夠安於這個思想。考妲不列發，背對她躺着的，轉過身來。」

「沒有想到，沒有料到，」馬斯洛發低聲說。「別人做了什麼——一點關係也沒有，我却不用爲了什麼而要受苦。」

「不要傷心了，姑娘。在西北利亞也有人過活。你在那里不會丟掉的，」考妲不列發安慰她。

「我知道我不會丟掉的，但仍然是痛苦的。我不該有這樣的命運，我是過慣了好生活的。」

「我們不要違背上帝，」考嫩不列發嘆氣說，「不要違反上帝。」

「我知道，媽媽，但仍然是痛苦的。」

兩個人沉靜了一會。

「你聽見嗎？兩個賤女人，」考嫩不列發說，要馬斯洛發注意板床那端傳來的奇怪的聲音。

這聲音是紅髮婦人的抑制的啜泣。紅髮婦人哭的是她剛才被罵被打，却沒有得到她那麼渴望的酒。她哭，還爲了她在一生當中什麼也沒有看到，除了詈罵、嘲笑、侮辱與毆打。她想安慰自己，想起了她對一個工廠工人非的卡·莫洛將考夫的初戀，但想到了這次戀愛，她又想起這個愛情是如何結束的。這個愛情是這麼結束的，那個莫洛將考夫喝醉了酒，爲了開玩笑，把硫酸噴塗在她的最感覺靈敏的地方，後來看她因爲痛而彎曲身體時，便和同伴們哈哈大笑。她想起這個，可憐自己，以爲沒有人聽見，便哭得有如小孩，呻吟着，吸鼻孔，吞下鹹淚。

「她可憐啊，」馬斯洛發說。

「當然，可憐，但是不要打擾人呀。」

三十三

大
聶黑流道夫第二天醒來時所體驗的第一個感覺，便是意識到他發生了什麼事情，甚至在這個之前他更想起是什麼發生了，他知道是發生了重要的事情。「卡邱莎，法庭審判。」是的，應該不再躺着，說出一切的實情。好像是奇怪的巧合，在這天早上，終於來了那久已期待的、貴族代表的妻子瑪麗亞·發西莉葉芙娜的信，這封信是他現在特別需要的。她給他充分的自由，願他在豫計的結婚中有幸福。

「結婚！」他反諷地說。「我現在離這個是多麼遠了！」

於是他想起了昨天的計畫——向她丈夫說出一切，在他面前懺悔一切，表示準備作任何樣的道歉。但今天早上他覺得這不如昨天那麼容易了。「並且，假如他不知道，爲什麼要使一個人痛苦呢？假若他要問，我就告訴他。但特地去向他說嗎？不用，這是不需要的。」

把一切的實情告訴密西，這在今天早上也似乎是同樣地困難。這又是不能夠開口的——還是得罪人的。正如在許多人事關係中一樣，不可避免地要有些事情攔擋着而不須說明。今天早上他只決定了一件事：他不到他們那裏去，假如他們問他，便說實情。

但關於卡邱莎，不應該有什麼擺下來不說。

「我要到監獄裏去，向她說，我要請她原諒我。假若必要，是的，假若必要，我就發她。」他想。

爲了精神的快樂，犧牲一切，娶他，——這個思想今天早上特別感動他。關於金錢上的事，他決定要處理得適合他的信念，即是，土地私有是非法的。即使他沒有力量拋棄一切，他仍然要做他所能做的，不欺騙他自己或別人。

他久已不曾有過這麼多的精力來過日子，他立刻帶着自己也料想不到的堅決，向進房來時候他的阿格拉菲娜。彼得羅芙娜說明，他不再需要這座房子，和她的侍候。有了一種默認，就是他維持這龐大而華貴的房子，是爲了要結婚。因此，放棄房子，有特別意義。阿格拉菲娜·彼得羅芙娜驚訝地看着他。

「很感謝你，阿格拉菲娜。彼得羅芙娜，謝謝你對我的一切照顧，但我現在不需要這麼大的房子和所有的僕人了。假若你願意幫助我，就勞你的神管理各項東西，把牠們拿開，好像媽媽在世時那樣。娜塔莎要來的，她要來管。」（娜塔莎是聶黑流道夫的姊姊。）

阿格拉菲娜。彼得羅芙娜搖頭。

「當真要管理嗎？這些還是需要的，」她說。

「不，不需要了，阿格拉菲娜，彼得羅芙娜，實在不需要了，」聶黑流道夫說，回答她的搖頭所表示的。「請你告訴考爾高，我要付他兩個月上錢，但是我不再需要他了。」

「可信啊，維米特說，你發誓要愛我，你那樣做，」她說。「就是到國外去，仍然需要一個住處。」

「你總待下，不在這罪那，彼得羅芙娜。我不回國外去；假若要走，也完全是別的地方。」

「是的，應該告訴她。」

「昨天我發生了個事，彼得羅芙娜，你記得嗎？伊達諾芙娜家的那個卡邱亞嗎？」

「當然，我教過她縫衣服。」

「就是在昨天這個卡邱亞在法庭上受審判了，我還是陪審官。」

「啊，我的上帝，多麼可憐啊！」阿格拉菲娜說。彼得羅芙娜說：「她為什麼受審問呢？」

「因為殺人，——這都是我做的。」

「怎麼你會做這件事！你說的話是很奇怪的，」阿格拉菲娜說。彼得羅芙娜說，在她的老

眼裏起了活潑的火光。

她知道卡邱莎的事情。

「是的，我是一切的原因。就是這個改變了我的一切計劃。」

「這個會對你發生什麼改變呢？」阿格拉菲娜。彼得羅芙娜說，約制着笑容。

「是這個，假使我是使她走上這條道路的原因，我就應當做那可以幫助她的心情。」

「這是你的好意，不過你對於這個並沒有特別的罪過。大家都有這樣的事，若是憑理性

，這一切都可以消除忘掉的，大家照常生活，」阿格拉菲娜。彼得羅芙娜嚴厲地莊重地說，

「你把這個放在自己的身上，是沒有用處的。我先聽聽到過，她迷失了路途，那末，這是誰

的過錯呢？」

「我的過錯。因此我想改正。」

「啊，這是難以改正的。」

「這是我的事。假若你想到你自己，那麼，媽媽意思要……」

「我不想到自己。我是那樣受到死者的恩惠，我什麼也不想要。麗散卡（這是她的結婚

過的姪女）叫我去，用不到我的時候，我就到她那里去。只是你把這件事放在心裏是無用的

，——大家都有這樣的事。」

「不，我不這麼想。我仍然要請求你幫助我租出這座房子，把東西拿開。不要對我發怒，我很，很感激你一切。」

奇怪的事情是：從這個時候起，聶黑流道夫認為自己是惡劣可憎的，從這個時候起，別人對於他不再是可憎的，相反，對於阿格拉菲娜，彼得羅芙娜和考爾聶他感覺到親愛與尊敬的情緒。他現在考爾聶面前懺悔，但考爾聶的態度是那麽莊嚴恭敬，他沒有了決心做這個

在赴法院的途中，走過同樣的街道，坐着同樣的車子，聶黑流道夫對於自己發生了詫異，他是那樣地覺得今天自己是全然不同的一個人。

和宓西結婚，這在昨天還似乎那麼期近，他今天却似乎覺得全然不可能了。昨天他是那樣地明白他的地位，覺得沒有懷疑，她嫁了他是幸福的；今天他覺得自己不僅不配娶她，而且不配接近她。「假若她知道了我是什麼人，她怎樣也不會接待我了。我却還責備她向那個紳士獻媚。但不，假使她甚至現在嫁我，我知道那一個在監獄裏，明後天就要從驛站上去做懲役，我怎能夠安心呢，更不要說是快樂了。她，被我毀滅的婦人，去做懲役，我却在這里受賀，和年輕的妻子去作拜訪；或者我和貴族代表——我和我的妻子那樣無恥地欺騙了他——在集會上計算贊成與反對地方學校檢查法規案的票數，等等，然後和他的妻子約會（多麼

卑劣！)或者繼續畫畫，這顯然是決不會完成的，因為我不該做這些瑣事，我現在也不能做這類事，」他向自己說，不停地歡喜着他所感覺到的內心的改變。

「第一件事，」他想，「是現在去看辯護士，探知他的決定，然後……然後到監獄裏去看她，昨天的女犯人，告訴她一切。」

當他剛剛對自己設想到，他如何去看見她，他如何告訴她一切，如何在她面前懺悔自己的罪過，如何向她說明他要做他所能做的一切，娶她，以便消除自己的罪過，——那特別欣喜的情緒便抓住了他，並且淚水湧在他的眼睛裏。

三十四

到了法庭，聶黑流道夫在走廊上遇見了昨天的庭丁，問他法庭已經判決的犯人們收容在什麼地方，探視犯人的許可可是由他決定的。庭丁說，犯人收容在許多地方，在最後決定的宣布之前，探視犯人的許可可是由檢察官決定的。

「開庭以後我告訴你，領你去。檢察官現在還未到。在開庭以後。現在請進來吧。馬上就開案了。」

聶黑流道夫感謝了他今天覺得特別可憐的庭丁的善意，走進了陪審官室。

當他走到的時候，陪審官們已經走出來，往法庭上去。商人還是和昨天一樣地快樂，吃了喝了一點東西，好像對待老友一樣，招呼聶黑流道夫。而彼得·蓋拉西維支的親暱和笑聲今天也不引起聶黑流道夫任何不愉快的感覺。

聶黑流道夫想向全體陪審官說到自己與昨日女犯人的關係。「當然，」他想，「我該在昨天審問的時候站起來公開說明自己的罪過。」但當他和陪審官一同走進了法庭，而又開始了昨天的程序：又是一開庭了，「又是三個有繡花衣領的人在高台子上，又是沉默，陪審官們坐上汽背椅，憲兵，畫像，神甫，——他覺得，雖然應該做這件事，但就是在昨天也不能夠破壞莊嚴。

審問的準備是和昨天相同（只是除了陪審官的宣誓和庭長對他們的演說）。

今天的案子是人宅盜劫案。犯人由兩名執白刃的憲兵監守着，是一個瘦而窄肩的二十歲的青年，穿了白大衣，有白而無血色的臉。他獨自坐在犯人座位上，低頭看進來的人。這個青年所犯的罪是和同伴一起破壞了倉庫的鎖，偷出去了舊席子，共值三盧布六十七戈比。由於這個犯罪行爲，巡官止住了這個青年，這時他正和同伴在走，同伴把席子扛在肩頭。青年和同伴立刻向他認罪，兩個人都下獄了。青年的同伴，鎖匠，死在獄中，這個青年單獨受審。舊席子放在物證台上。

審案進行一如昨日，有整屋的證據、證人、宣誓、問題、專家、和對質。見證人逼官對於庭長、檢察官、辯護士的問題無生氣地說：「正是這樣，」「不能夠知道」和「正是這樣」……但雖然他有兵士的魯鈍與機械，卻可以看出他憐憫青年，不願說到自己的逮捕。另一個見證人，痛苦的老人、房主、和席子的主人，顯然是易怒的人，當他被詢問他是否承認自己的席子時，他不高興地承認了他的；當候補檢察官又問他，他打算把這些席子作什麼用途，他是否很需要牠們的時候，他發怒了，回答說：

「牠們丟了就丟了，這些席子，我一點也不需要。假使我知道牠們引起了這麼多麻煩，我就不找了，還加上一張十盧布紅鈔票，給兩張也行，只是不要找來盤問。我花了五盧布車錢。並且我還不好過。我有脫腸症和風濕症。」

見證人這麼說着，犯人自己認了一切過錯，好像被捕的獸，無意義地環顧旁邊的人，用斷斷的聲音說全部的經過。

案情是明白了，但候補檢察官正和昨日一樣，聳起肩膀，提了精細的問題，要捉弄狡猾的犯人。

在他的演說中，他證明這個竊案是打破了鎖在住宅裏犯的，因此青年應受最嚴重的處罰。當他正極力辯解，說審判官已經走出來，當他走上法庭，兩人羅曼斯頓天一聲讚揚。

法庭指定的辯護士證明竊案不是在住宅裏犯的，因此，雖然犯罪不能否認，但犯人仍舊對於社會不如候補檢察官所斷言的那麼危險。

庭長，和昨日一樣，顯出公正無私，並詳細說明，要陪審官注意他們所知道且不會不知道的事情。正和昨天一樣，有了休息，同樣地又是吸煙，同樣地庭丁又喊叫：「開庭了，並且同樣地兩個憲兵執着白刃坐下來，威嚇着犯人，自己企圖不要打盹。」

從審問中明白了這個青年曾被父親送入捲烟工廠做學徒，他在工廠裏過了五年。今年他在勞資衝突之後被廠主解僱，沒有了工作地方，在城裏無事遊蕩，把錢都買酒喝完了。在飯店裏他遇到一個和他一樣的人，比他失業更早的嗜酒的鎖匠，他們吃醉了酒，夜間打破了鎖，拿了第一件所碰到的東西。他們被抓住。他們承認了一切。他們滾下獄，在獄裏等候審判的鎖匠死掉了。青年現在受審問，被當作危險人物，社會需要和他隔離。

「和昨天女犯人同樣危險的人物，」昂黑流道夫想，聽着面前所發生的一切。「他們是危險的，我們不是危險的嗎？……我，一個浪子、惡徒、騙子，和我們大家，所有的那些人，他們認為我是現在這樣的人，不僅不輕視我，而且還尊重我？但假使這個青年是庭上全體的人當中對於社會最危險的人，那末，按照常識，當他墮落時，應該怎麼辦呢？」

「顯然這個青年不是什麼特別的壞人，而且最尋常的人，這個大家知道，並且他成爲現

在這樣，只是因為他是在產生這種人的環境裏。似乎因此我們明白，爲了不要有這樣的青年，必須努力消除產生這種不幸人物的環境。

「我們要怎麼辦呢？我們只抓住一個偶然落在我們手裏的青年，很知道，有上千的這種青年沒有被抓到，我們把他關進監獄，放在完全閉塞的環境中或最不健康最無意義的工作的環境中，放在和他同樣的衰弱的生活狼狽的人們當中，然後用公費把他從莫斯科縣送到依爾庫斯克最墮落的人的團體中。」

「爲了消除產生這種人的環境，我們不僅什麼也沒有做，而且只鼓勵了產生他們的地方。這些地方是共知的：工廠，大製造廠，作坊，飲食店，酒店，妓院。我們不僅不去除這種地方，而且認爲牠們是不可少的，鼓勵並整頓牠們。」

「我們這樣地不只培養出一個，而是上百萬的人，然後抓住一個，便自己認爲我們做了什麼事情，我們把他從莫斯科縣押送到伊爾庫斯克縣，」聶黑流道夫異常生動明晰地想着，坐在上校旁邊的椅子上，聽着辯護士、檢察官、與庭長的各種音調，看着他們的自信的姿勢。「這種虛僞要耗費多少的緊張的努力，」聶黑流道夫繼續想着，環顧着那個大法庭，那些畫像，燈，椅，制服，那些厚牆壁，窗子，想起那座房子的全部大小，和這個機關的更大的範圍，想起了不僅這里的，而且全俄羅斯的因爲這種誰也不需要喜劇而支領薪俸的，全體

不
之
因

的官吏、書記、衛兵、傳邊。「只要我們用這種努力的百分之一去幫助那些無用的人就好了，我們現在看他們就好像是看自己的手和身體，是對於我們的安寧與便利所不可少的。只要能夠有一個人，一羣黑流道夫想，看着青年的病容的驚惶的臉，當他因為生計而被從鄉間送到城市的時候，可憐他，幫助他，就好了；或者甚至在他已經到了城裏，在工廠的十二小時工作之後，和引誘他的年大的同伴進酒店，假使在那時候，有人向他說：「不要去，發尼亞不好，」但是，在這個青年就會不去了，不談得時間太久，什麼壞事也不會做了。

但是，在全部期間，當他在城裏，好像小獸，過了學徒年限，頭髮剪短，免得生虱子，為師傅們跑街，那種可憐的人一個也沒有。相反，從他住到城裏的時候，他聽師傅們同伴們所說的一切，乃是，那個欺騙的、喝酒的、罵罵的、打人的、放蕩的人便是好人。

「當他因為不健康的工作、飲酒、放蕩而有病，身體損傷，昏迷、狂暴、如在夢中，在城裏無目的亂走，愚笨地進了一間倉庫，從裏面挖出了誰也不要的席子，我們這些富裕的有錢的有教養的人，不注意到消滅那使這個青年到了目前情況的原因，却想處罰這個青年，來糾正這件事。」

「可怕！我們不知道在殘忍或謬誤之外，還有什麼別的。但似乎二者都到了最大的限度。」

。 聶黑流道夫想着這一切，已不再聽他面前所發生的事情。他自己也懼怕那向他展示的東

西。他詫異，為何從前不能看到這個，為何別人不能看到這個。

第一次的休息剛剛開始時，聶黑流道夫站起來，走進走廊，心意是不再回到法庭上來

。讓他們去做他們所想要做的吧，但他不能夠再參與這種可怕的醜惡的笨事了。

知道了何處是檢察官的房間，聶黑流道夫要進去找他。傳達不給他進去，說檢察官現在

有事。但聶黑流道夫沒有聽從他，走進門，向一個迎接他的官員說話，請求他通報檢察官，

說他是陪審官，他因為很重要的事要見他。公爵的頭銜和好友裝幫助了聶黑流道夫。官員連

報了檢察官，聶黑流道夫被放進去了。檢察官站起接待他，顯然不滿意聶黑流道夫要求見他

的那種堅執。

「你有何見教？」檢察官嚴厲地說。

「我是陪審官，我姓聶黑流道夫，我必須見女犯人馬斯洛發。」聶黑流道夫迅速堅決地

說，臉發紅，覺得他是在做那對他的生活有決定的影響的行為。

只要

只要

只要

只要

檢察官是一個發面黑的人，有短而灰的髮，明亮活潑的眼睛，在突出的下頰上有剪短的

鬚鬚。

「馬斯洛發嗎？我當然知道。犯了毒殺案，」檢察官安閑地說。「你為什麼要見她？」

然後好像要變為和緩，添說，「我不知道你為什麼需要如此，不能夠准許你這個。」

「我需要這個，因為一件對我特別重要的事情，」亞黑流道夫說，紅了臉。

「那末，」檢察官說，抬起眼睛，注意地看亞黑流道夫。「她的案子審問過沒有呢？」

「她昨天被審問，並且十分不公平地判了四年苦役。她是無罪的。」

「哦。假使她只是昨天判決的，」檢察官說，毫不注意亞黑流道夫聲明馬斯洛發的無罪

「那末在最後判決書公布之前，她應該還在判前拘留所裏。到那里探監有一定的日子。那

里我要告訴你怎麼去的。」

「但是我需要儘可能地迅速看見她，」亞黑流道夫說，顫抖着下頰，感覺到決定的關頭

臨近了。

「你為什麼需要如此？」檢察官問，有幾分不耐煩地抬起眉毛。

「因為她是無罪的，却判了做苦役。有罪的只是我，」亞黑流道夫用打顫的聲音說，同

時覺得他說了不應該說的。

西耳斯里 161
衣道夫
不愛而百解是流道夫

「這是怎麼樣的？」檢察官問。

「因為我欺騙了她，把她弄到她現在的地步。假若她不是我把她弄成的那樣，她就不會受這種控告。」

「但我仍然看不出這和探監有什麼關係。」

「是我想跟隨她……娶她，」聶黑流道夫說。和先前一樣，他剛說到這個，淚就湧在眼裏了。

「真的？這回事！」檢察官說。「這確實是例外的事情。我看，你是克拉斯諾維爾縣議會的議員嗎？」檢察官問，好像他想起了他從前聽說過這個現在說出了那麼奇怪的決心的聶黑流道夫。

「請你原諒，我不認為這和我的請求有什麼關係，」聶黑流道夫，紅了臉，怒意地回答。

「當然沒有。」檢察官帶着幾乎不可見的笑容說，一點也不難為情，「但你的願望是那麽非常，是那麽出乎尋常的形……」

「好了，我可以得到准許嗎？」

「准許嗎？是的，我馬上就給你許可證。勞你坐一下。」

他走到桌前坐下，動手寫。

「請坐。」

聶黑流道夫站着。

寫了許可證，檢察官把他交給聶黑流道夫，好奇地看着他。

「我還要說明，」聶黑流道夫說，「我不能繼續出庭了。」

「你知道的，需要向法院提出適當的理由。」

「理由是我認爲一切法庭不僅是無用的，而且是不道德的。」

「是的，」檢察官說，仍舊帶着那幾乎不可見的笑容，好像這笑容表示這種說明是他所熟悉的，並且屬於他所知道的有趣的範疇。「是的，但你顯然明白我是一個檢察官，不能和你同意。因此我勸你向法院說明這個，法庭將決定你的說明，認爲他是適當的還是不適當的，假如是後者，便要處罰你。向法院去說吧。」

「我說明過了，我不再向別處去說了，」聶黑流道夫忿怒地說。

「祝你安好，」檢察官說，鞠躬，顯然趕快離開這個奇怪的客人。

「誰在這里的？」在聶黑流道夫之後走進檢察官房間的法官問。

「聶黑流道夫，你知道，就是他在克羅斯諾撒爾斯克的縣議會裏發了各種奇怪的言論。」

「你想吧，他是陪審官，在犯人中有一個女人或者是姑娘，判了做苦役，他說，她是他欺騙的，他現在想娶她。」

「但是不會的吧？」

「他向我這麼說的……是在那麼奇怪的興奮中。」

「現在的年輕人都有些不正常的地方。」

「但是他已經不很年輕了。」

「眼，你老兄的有名的伊發盛考夫是多麼討厭啊。他要教人餓死了，他說，說得沒有完結。」

「簡直應該停止他們，不然便是真正妨害妨害者了……」

「要三十六個，」

「黑流道夫從檢察官那里直接去判前拘留所。但是沒有任何馬斯洛發在那里，監獄長向黑流道夫說明，她應該是在老流刑監獄裏。黑流道夫去到那里。」

「真的，葉卡切說娜·馬斯洛發是在那里。檢察官忘記了，六個月前，憲兵們激起了一個十分龐大的政治案子，判前拘留所的全部地方都被大學生、醫生、工人、中學生、醫生助手

們佔住了。

從判前拘留所到流形監獄的距離是很遠的，聶黑流道夫傍晚才到老監獄。他想走到陰森的大屋子的門前，但守衛止住了他，只捺響鈴子。一個典獄因鈴聲而走出。聶黑流道夫出示了他的許可證，但典獄說，沒有監獄長的許可，他不能放他進去。聶黑流道夫去找監獄長。正上樓梯時，聶黑流道夫聽到門那邊鋼琴上彈出的某一複雜的悲壯的調子的聲音。當憤然的有一隻眼蒙了紗布的女僕把門給他打開時，這聲音好像從房中一湧而出，震動了他的耳朵。這是李斯特（匈牙利作曲家鋼琴家，一八一——一八八六——譯）的令人厭倦的狂想曲，彈得很好，但只達到某一個地方。到了這一個地方的時候，又行重複。聶黑流道夫問蒙了紗布的女僕，監獄長是否在家。女僕說，不在家。

女僕說，不在家。

「快要回來了嗎？」

狂想曲又停止了，但又華麗地驕然地重複到那令人迷惑的地方。

「我去問一問。」

於是女僕走出。

狂想曲剛剛又要急馳而彈，忽然，沒有到那迷人的地方，便中斷了，聽到話聲說：

「告訴他，不在家，今天不得在家。他作客去了。他們來麻煩什麼，」這是門那邊婦女的聲音，又聽到了狂想曲，但又停止，聽到推開椅子的聲音。顯然，忿怒的彈琴女子要親自來責備那來得不合時候的討厭的客人。

「爸爸不在家，」一個蒼白的，頭髮散亂，樣子虛弱，困乏的眼睛下有藍暈的姑娘走出來憤怒地說。看見了穿好大衣的青年，她和軟了。

「請進來……你要什麼？」

「我要看牢裏的一個女犯人。」

「也許是政治犯吧？」

「不，不是政治犯。我有檢察官的許可證。」

「哦，我不知道，爸爸不在家。但是，進來吧，請，」她又向小外室裏請他。「不然你就找副獄長，他此刻在公事房裏，你去同他說。你尊姓？」

「謝謝你，」聶黑流道夫說，未回答問題就走出。

門還沒有在他後面關起，那同樣的活潑快樂的音調又發出來了，牠是那麼不適稱發出這音調的地方，不適稱那樣固執地作練習的虛弱的姑娘的臉。在院子裏聶黑流道夫遇見一個有硬鬍鬚的年輕官吏，向他問到副獄長。他就是副獄長本人。他接了許可證，看了一下，說，

他不能用這個判前拘留所的許可證到這個監獄裏來。並且已經遲了……

「請明天吧。明天十點鐘都可以探監。你那時候來，監獄長自己是要在家的。那時候你可以在公共客室裏會人，若是監獄長許可，也可以在辦公室會人。」

因此這天沒有會到，喬黑流道夫便回家去了。被會她的思想所激動，喬黑流道夫在街道

上走着，此時想起的不是法庭，而是自己和檢察官與副獄長的談話。他設法和她相會，向檢察官說了自己的意向，到了兩個監獄準備見她，——這些事那樣地激動了他，他好久不能寧

靜。到了家，他立刻拿出久未摸過的日記，看了幾個地方，寫了如下的：『喬黑流道夫，只是不願

許其兩年不寫日記，會以為決不再做這種兒戲。但這不是兒戲，乃是和自己談話，和活在

每個人心中的真正神聖的自我談話。這個「我」一向睡覺，我沒有人可以交談。四月二十八日

法廷上的非常事件喚醒了他，我是那里的陪審官。我在犯人座上看見了她，我欺騙的卡耶

莎爾穿着囚服。由於奇怪的誤會和我的錯失，她被判了做懲役。我剛去看過檢察官和監獄。他們不許我見她，但我決定了要做一切，以便見到她，在她面前懺悔，消除我的罪過，即使

是結婚。主啊，幫助我吧！我心裏是很舒服，很快樂。」

喬黑流道夫在法庭上，他看見了卡耶莎爾，她穿着囚服，他心裏是很舒服，很快樂。

這天夜裏馬斯洛發好久不能入睡，睜着眼睛躺着，看着門，教堂執事的女兒在門前來回走着。她聽着紅髮婦人的駭聲，思索着。

她想，無論怎樣她也不嫁薩哈林島（即庫頁島）上的囚徒，却要另找着落，嫁任何一個監獄官，書記，甚至是典獄，典獄的助理。「他們都嗜好這個。只是不要消瘦了，不然就會發亡的。」於是她想起辯護士如何地看她，庭長如何地看她，那些相遇的人和法庭上有意從她身邊走過的人如何地看她。她想起來獄中看她的女客別爾塔如何地向她說到，她在基督也華妓院中時所愛的那個大學生曾經來到她們那里問到她，並且很可憐她。她想起了紅髮婦人的打架並可憐她；想起了送給她一個多餘麵包的麵包師。她想起許多人，只是不想到聶黑流道夫。關於自己的童年少年，特別是關於對聶黑流道夫的愛情，她從來不會想起。這是太痛苦了。這些回憶擺在她心靈的深處原封不動。甚至在夢裏也從來沒有看見過聶黑流道夫。今天在法庭上她沒有認出他，不僅因為她最後看見他時，他是軍人，沒有鬍鬚，只有短而密的鬚曲的鬍鬚，而現在却是有鬍鬚的古板的人，而且更因為她從來沒有想到他。在那個黑暗可怕的夜間，當他自軍中回來而不經過姑母家的時候，她已埋藏了她和他的一切紀念。那時她已經知道有孕了。

在那個夜晚之前，她總是希望他來，她不僅不感覺到她心臟下邊小孩的拖累，而且常常

因為他在她甚密的柔軟但有時突然的運動而異常地感動。但從那一夜以後，一切都不同了。未來的小孩只成了唯一的障礙。

由了姑母們期望羅黑流道夫，要求他順便來看她們，但他來電報說他不能來，因為他必須如期到達彼得堡。當卡邱莎知道了這個時，她決定到車站上去看他。火車在夜間兩點鐘經過。卡邱莎時候老小姐們上了床，勸了一個個小姑娘，廚子的女兒馬加卡和她一道，穿上舊靴子，覆上披巾，捲捲衣襟，跑到車站。

是一個黑暗、落雨、颶風的秋夜。雨有時傾瀉下來溫暖的大點子，有時停止。在脚下的田野上看不見鐵路，樹林裏是漆黑。卡邱莎雖然熟悉道路，却迷失了途徑，她趕到火車停留三鐘的小車站時，並未能如她所希望的在車到之前，而是在第二次鐘聲之後。跑上了月台。卡邱莎立刻在頭等車廂裏看見了他。這個車廂裏的燈火是特別明亮。在天鵝絨的安樂椅上相對地坐着兩個未穿禮服的軍官，玩着牌。在車窗前的小白台上點着兩支筒油的粗燭。他穿了合身的馬褲和白襯衫，坐在安樂椅的扶手上，斜靠着脊背面在笑什麼。她剛剛認清了他們。她使用凍僵的手敲窗子。但正在這時候，響了第三次鐘聲。火車向同一挫，便慢慢移置。於是一輛接着一輛搖動着向前移動了。玩牌人之一手拿牌站起來，向窗外看。她又敲了十次。軍把臉貼到玻璃上。這時候她面龐的一輛車動了，向前行了。她跟着車走，看着窗外。那個

她決定了要這麼做。但正如同在興奮之後甯靜之初總是這樣的情形，這時，他，小孩——在她身內的他的小孩，忽然動彈了，撞碰了，輕輕地伸動，又開始用什麼細小、柔軟、尖銳的東西衝撞。但忽然在頃刻之前那麼苦惱她的，使她似乎不能活的一切，她對他的一切怨恨和對他復仇的願望，甚至自己一死，——這一切忽然過去了。她安靜了，整頓了衣服頭髮，覆上披巾，迅速走回家。

疲乏，潮濕，泥汗，她回到了家，從這天起，她心中開始那種心理的轉變，因此而她變成了現在的情形。從這個可怕的夜裏開始，她不再相信上帝與善。她原先相信上帝與善，並且相信別人也相信，但自從那夜以後，她相信沒有人相信上帝與善，而關於上帝與善所說的一切，只是爲了欺騙人。他，他所愛的，愛過她的，——她知道這個，——拋棄了她，用過她享樂，並且詈罵她的情感。但他是她所知道的人當中最最好的。所有其餘的人是更壞。她後來所經歷的一切，每次都肯定了這個。他的姨母，虔誠的老婦人，當她不能如舊地侍候她們的時候，趕走了她。她所遇到了一切的人，婦女企圖利用她賺錢，男子，從年老的警官到監獄的典獄，都把她看作享樂的對象。對於任何人，除了享樂，就是這種享樂，便沒有任何別有的。在她自己生活第二年中與她同居的那個老作家更使她相信這個。他曾那麼直接地向她說，一切的幸福都在這裏面，他稱這個爲詩與美。

「大家只爲他們自己，爲自己的享樂而生活，一切關於上帝與善的話全是欺騙。假若有時候發生了問題，爲什麼世界上的一切是佈置得如此醜惡，大家彼此互相損害，大家痛苦，她認爲應當不想到這些。她覺得愁悶時，她便吸煙或喝酒，而最好是和男人戀愛一下，愁悶便過去了。」

三十八

一週次日，星期日，上午五時，當女牢部份的走廊上發出通常的哨笛聲時，已不在睡覺的考娥不列發喚醒了馬斯洛發。馬斯洛發發覺，她再發覺有人喚她，而馬斯洛發發覺她已醒了。流刑的女罪犯，馬斯洛發恐怖地想着，擦着眼睛，不覺地吸進了早上非常惡臭的空氣，她想再睡，去到無意識的境地，但懼怕的習慣克服了睡眠，她坐起來，盤曲着腿，環顧着。婦人們已經起來了，只有小孩們還在睡。眼睛突出的賣私酒的婦人小心地從小孩們下邊抽出大衣，以免弄醒他們。女叛徒在火爐邊抖起充作檯布的破布，嬰孩在藍眼的非道茜亞的懷裏發出拚命的叫聲，她抖擻地，用溫柔的聲音撫慰着他。患肺病的女子，抓住胸部，帶着充血的臉，咳嗽着，在嘆息之間，幾乎叫起來。已醒的紅髮婦人仰臥着，曲着肥腿，大聲愉快地說着所夢的夢。犯縱火罪的老婦人又站在聖像前，低語着同樣的話，劃十字，行拜禮。

活 複

復

教堂執事的女兒不動地坐在板床上，用尙未清醒的，愚鈍的目光看着前面。好羅紗美卡在手
指上扭繞油潤的粗而黑的頭髮。

活

在走廊上聽到穿趂鞋的脚步，鎖開了，進來了兩個倒糞桶的犯人，穿短上衣和短而離蹀
很遠的灰褲子，帶着嚴肅憤怒的臉用扁担抬着惡臭的桶，抬出獄室。婦女們走到走廊上龍頭
那里去洗臉。在龍頭那裏紅髮婦人與隣近獄室裏的一個女人發生了爭吵。又是罵罵、喊叫、
怨訴……

「你想進禁閉室呵！」老典獄叫起來，那樣地打了紅髮婦人裸着的肥脊背，全走廊都聽
見了。「這樣就聽不見你的聲音了。」

「噲，老頭子在開玩笑，」紅髮婦人說，把這當作善意。

「喂，快點！準備去做彌撒了。」

司馬斯洛發還不及梳頭，監獄長便和隨員來了。

「去檢查！」典獄大聲說。

從別的獄室裏走出其他的女犯，全體在走廊上站成兩排，並且後排的每個婦人要把手放
在前排婦人的肩上。全體點了數。

檢查之後，女典獄來把女犯們帶進了教堂。馬斯洛發和菲道茜亞是在各獄室的一百多婦

女的行列當中。全穿白色短上衣和裙子。紮白頭巾，其中只有少數的婦人穿自己的花衣服。她們是帶着小孩來跟隨丈夫的妻子們。全部的樓梯被這個行列佔據了。可以聽到穿軟鞋的輕柔的脚步、話聲，和偶而的笑聲。在轉彎處馬斯洛登看見了前面她的仇人保支考發的憤怒的臉並指給非道茜亞看。下了樓梯，婦女們沉默着，劃着十字，行着拜禮，開始走進金光燦爛的尙空空無人的教堂的打開的門。她們的地方是在右邊；她們擁擠着，互相撞碰着，開始站定。

在婦女之後走進來穿灰大衣的被判流刑的、有期徒刑的、由當地判決流刑的男犯，他們大聲咳嗽着，擁擠着站在教堂的左邊和當中。上邊的聽衆席上已經站着先帶到的人——一邊是剃了半邊頭髮的懲役犯，鍊鐐的響聲表示了他們的在場；另一邊是未剃頭未帶鐐的未決犯。

監獄教堂是一個富商改建裝修的，他爲這個花了幾萬盧布，教堂全部閃耀着明亮的彩色與金光。

復

教堂裏沉默了一會，只聽到醒鼻子，咳嗽，與小孩的喊叫，和偶而鍊鐐聲。但這時站在當中的犯人們騷動了，互相傾擠，在當中留出一條道路，監獄長就順這條道路走過去，站在教堂當中全體的前面。

活

到了上帝的廟，到了上帝的廟。此外，輔育對基督帶硬鋼絲腰盤，在酒里浸透了茶料及酒香。感將對照重看圖小紙的圖案，神事間和專製茶小紙的圖案，又與音樂的圖案相照；小紙間

禮拜開始了。到了此時，輔育小心地用小紙，將茶料浸透，請將此紙圖圖案。

禮拜是如此的，就是，神甫，穿了特別奇怪的，很不便利錦花法衣，切開麵包小塊，擺在小碟子上，然後放進有酒的杯子裏，同時說着不同的名字與祈禱。執事同時不停地先誦讀，然後又和犯人的唱歌團輪流地唱各種的斯拉夫語的禱文，牠們是難懂的，因為迅速誦讀與歌唱而更難懂了。祈禱的內容主要是祝皇帝與皇家的安福。這個祈禱他們跪着說。多少次，有時是和其他的祈禱在一起說，有時是單獨地說。此外，執事用那種奇怪的緊張的聲音讀了幾個「使徒行傳」，以致什麼也不能令人了解，然後神甫很清晰地讀了一段「馬可福音」，「在這裏面說到，基督如何在復活之後，在天上天坐在他的父右首之前，先向抹大拉的馬利亞顯現。」（此二句借用中文聖經譯文——譯），然後又向十一個門徒顯現，以及他如何吩咐他們向普天下的萬民宣傳福音，並且曾說，不信的人便要毀亡，信而受洗的人，必然得救，此外，必然能趕鬼，用手按病人，就治他們的病，必能說新方言，必能拿蛇，若喝了什麼毒物，也必不會死，且依然健康。

禮拜了禮拜的要義在此，就是假定神甫切開放在酒裏的麵包小塊，在某種手術與祈禱之後，便

變成了上帝的肉與血。

這種手術是這樣的，就是，神甫，雖然受到穿在身上的錦花布袋的防礙，却均勻地向上帝舉起雙手，保持着這種姿勢，然後跪下來，吻桌子和桌子上的一切。最主要的動作乃是神甫雙手拿着一塊餐巾，韻律地緩緩地在碟子和金色茶杯上揮動。假定的是，在這時候麵包和酒變成了肉和血，因此禮拜中的這個地方是特別嚴肅地表演的。

「現在要拜至聖，至潔，最被祝福的聖母了，」神甫大聲地在隔牆那邊叫，於是唱歌隊嚴肅地唱：歸榮耀于生出基督而不失去貞操的處女瑪麗亞，是很對的，她因此比某種小天使們堪當更多的光榮，比某種六翼天使們堪當更大的榮耀。然後便認為變化完成了，於是神甫從碟子上拿去餐巾，把當中的一塊麵包切成四塊，先放進酒裏，然後放進嘴裏。假定的是，他吃了一塊上帝的肉，喝了一口上帝的血。之後，神甫拉開帷幕，打開當中的門，手拿着金茶杯，從當中的門走出，邀請願意如此的人也吃一點杯中上帝的血和肉。享用却不

願意做的是幾個小孩，輸前，卷了神甫的對面，她不要時說些話去，因為她的小兒，顯

讓先向小孩們問了他們的名字，神甫小心地用小匙子從茶杯裏舀着，輸流地把酒裏的麵包深深地放進每個小孩的嘴裏，執事同時也擦着小孩們的嘴，又用快樂的聲音唱歌：小孩們吃了上帝的肉，喝了上帝的血。此後，神甫把茶杯帶到隔牆那邊，在那里喝完了茶杯裏所有

剩餘的血，吃了所有上帝的肉塊，小心地嗦了鬍鬚，拭了嘴和杯子，在最快樂的心情中，響着鞭皮靴的響聲，用健康的腳步從隔牆裏邊走出來。

如是地完結了主要的基督教的禮拜。但神甫，想安慰不幸的囚犯們，在通常的禮拜之外，加上了特別的禮拜。這個特別禮拜的內容是如此的，神甫站到那個被十支蠟燭所照亮的、他所吃的上帝的、想像的、金打的聖像（黑臉黑手）前面，用奇怪的不調協聲的音，似唱非唱，似說非說地開始了下面的話：

「最可愛的耶穌，使徒的榮耀，我的耶穌，殉道者所頌揚的，萬能的君主，耶穌，救我，耶穌我的救主，我的最美麗的耶穌，可憐那來到你身邊的人吧；救主耶穌，可憐我吧，你是在所屬中誕生的，耶穌，救你的一切的聖徒，一切的先知，我的救主耶穌，讓他們得到天國的快樂吧，愛人的耶穌！」

在這里他停住，喚了口氣，劃十字，鞠躬到地，大家同樣地做。監獄長、典獄、囚犯們都鞠躬，而上邊鍊鍊聲響得特別頻繁。他繼續說：

「天使的創造者，權力的主，最奇異的耶穌，天使所驚訝的，最有力量量的耶穌，祖宗的救主，最可愛的耶穌，長老們所頌揚的，最榮耀的耶穌，皇帝的力量，最善的耶穌，先知的成就者，最奇異的耶穌，殉道者的力量，最謙卑的耶穌，僧侶的喜悅，最慈悲的耶穌，司祭

的可愛的人，最慈悲的耶穌，齋戒者的維持者，最可愛的耶穌，聖者的喜悅，最純潔的耶穌，貞潔者的童貞，開闢世界以前的耶穌，有罪者的救星，耶穌，上帝的兒子，可憐我吧，」他終於停止了。在他重複「耶穌」時，他的聲音漸漸地更加帶着嗚咽聲。他用手托住綢裏的法衣，跪下一隻腿，彎腰到地，唱歌隊唱了最後的字句：「耶穌，上帝兒子，可憐我，」於是囚犯們爬下又站起，把留在額上的頭髮擺到後邊，響動着磨擦他們瘦腿的鐐鍊。

如是地繼續了很久。開始是讚揚，末尾的字句是「可憐我，」然後又是讚揚，結尾的字句是「啊哩呶呀。」囚犯們劃十字，鞠躬，爬到地上。開始囚犯們在每句之末鞠躬，然後他們每隔一句鞠躬一次，再後是隔兩句；當一切的讚美完畢而神甫輕鬆地嘆氣，閉了書，走到牆那邊時，大家都很快樂。只讀了一件最後的行動，就是，神甫桌上拿起一個名端有湯藥牌像的金十字架，帶着牠走到教堂的當中。監獄長最先走到神甫面前，吻了十字架，其次是副獄長，再次是典獄，然後囚犯開始走來，互相擁擠着，低聲罵罵着。神甫和監獄長談着話，把他的手和十字架時而送到向他走來的囚犯們的嘴邊，時而送到他們的鼻前，他們企圖吻十字架和神甫的手。如是完結了為安慰並教導迷途的弟兄們而有的基督教禮拜。

這些在場的人當中，從神甫與監獄長到馬斯洛發，沒有一個人想到，這位耶穌，「神甫教師」帶着囉囉聲將他的名字重複了這麼多次，用一切奇怪的字眼讚頌着他，他就是要禁止這里所做的一切；不僅禁止這種無義的多話，和神甫對於麵包與酒的口腹的咒術，而且極確定地禁止人稱別人為教師，禁止在廟裏祈禱，却教每個人在單獨時祈禱，禁止廟宇，說過，他來毀壞牠們，說不應該在廟裏祈禱，而要任心靈中在真理中祈禱；尤其是，他不僅禁止：審問人、將人下獄，使人痛苦、侮辱人、處罰人、像這里所做的，而且禁止任何的暴力，說過，他來恢復囚虜們的自由。

這些在場的人當中沒有一個想到，這里所做的事情，就是對於那位基督的最大的冒瀆與嘲諷，這一切是用了他的名而做的。沒有任何人想到在各端有湧藥浮雕像的、神甫帶來給人吻的金十字架並不是什麼別的，只是一個綏台的表徵，就是在這上面，基督因為禁止現在用他的名在這里所做的這種事而被用刑。沒有一個人想到，那些神甫，以為自己用麵包與酒作形式而吃基督的肉，喝他的血，是確實吃了他的肉，喝了他的血，這不是因為用麵包與酒作形式，而是因為神甫們不僅誘惑了基督認為和自己是一體的，那些「弱小的，」並且奪去了他們的最大的幸福，使他們受到最殘忍的痛苦，對人們隱瞞了基督所帶給他們的幸福的消息。

神甫憑着安然的良心做了一切他所做的，因為他從小就受了這樣的教育，以為這是唯一的真正的信仰，從前所有的聖人們信仰過這個，現在教會和政府也信仰這個。他不相信麵包變成了肉，說這許多話對於心靈是有用的，或者他真地吃了上帝一塊肉，——這是不能夠相信的，——他却相信：應該相信這種信仰。主要的加強他這種信仰的是，由于完成這種信仰的要求，十八年來他得到的收入，足夠維持他的家庭、兒子進中學、女兒進教會學校。執事也這麼相信，並且比神甫更堅定，因為他完全忘記了這種信仰的教條的精義，他只知道，祈禱時的溫湯、超度的祈禱、每小時的祈禱、簡單的公共祈禱、有讚美歌的公共祈禱、一切都有一定的價格，這價格是真正的基督教徒願意付的，因此他喊叫：「慈悲吧，慈悲吧，」他唱，他讀那規定的東西，他是同樣安然確信這麼做的必要，由于這個確信，人們出賣柴薪、麵粉、山芋。監獄長和典獄，雖然從不知道從不研究這種信仰的教條是什麼，以及教堂裏所做的一切是什麼意義，——却相信他們應該相信這種信仰，因為上司和沙皇自己相信這個。此外，雖然是模糊地（他們怎樣也不能說明這是什麼原故），他們却覺得，這種信仰認為他們的死的職務是正常的。假若不是這種信仰，他們不僅難以，而且也許不能夠，運用他們全部的力量去使人痛苦，如同他們現在憑着完全安然的良心所做的。監獄長是那麼一個好心腸的人，假若他沒有這種信仰作支持，他便怎樣也不能這麼生活着。因此他不動地筆直地

站着，熱心地鞠躬及劃十字，當他們歌唱「小天使呀」時，他企圖受感動，當小孩們開始接受聖餐時，他走到前面，他親自舉起一個受聖餐的孩子，抱着他。

大部份的囚犯，除了少數明白地看出有這種信仰的人所受的欺騙，並在心裏笑這種欺騙而外，都相信，在這些金聖像、蠟燭、茶杯、法衣、十字架、重複而不可懂的話「最可愛的耶穌」與「可憐我吧」之中含着神秘的力量，藉這種力量可以在今生與來生得到更多的方便。雖然他們大部的人作了一些嘗試，用祈禱、公共祈禱、蠟燭去獲得今生的方便而沒有得到，他們的祈禱未得應驗，却每個人堅信這種失敗是偶然的，而這種被學者與總主教所贊成的組織依然是很重要的組織，並且牠是不可少的，即使不是爲了今生，也是爲了來生。

馬斯洛發也是這麼相信。她，和別人一樣，在做禮拜時感覺到虔敬與煩悶的混合情緒。開始她站在隔牆後邊的人羣當中，除了她的同伴，她誰也不能看見；當受聖餐的走到前面，而她和非道茜亞一同前移時，她看見了監獄長，在監獄長後邊典獄們當中一個有明亮鬚鬚與紅髮的小農民——非道茜亞的丈夫，他用不動的眼睛看他的妻子。在唱讚美歌時馬斯洛發看着他，和非道茜亞低聲交談，只在別人也做的時候才劃十字，鞠躬。

聶黑流道夫離家早。在小街上已有一個鄉間農人在趕車，用奇怪的聲音喊叫：
「牛奶，牛奶，牛奶！」

昨天下了初次的溫暖的春雨。在沒有鋪路的地方，却忽然草色發綠了；花園裏的樺樹被洒上了綠氍毛，櫻樹與白楊展出了長而香的葉子，在家宅與商店裏都把套窗取下，把窗子拭淨了。

在聶黑流道夫所要經過的舊衣市場上，擁擠着密集的人羣在擺成一系列的棚子前，衣服襪襖的人在腋下挾着靴子走動着，在肩上搭着熨好的褲子與背心。

飲食店裏已經擁擠着從工廠裏放工出來的穿清潔衣服與光亮皮靴的男人，和頭戴網巾身穿玻璃玉鑲邊衣服的婦人。警察們拿着手鎗的黃繩索站在崗位上，注視着那會詐使他們脫離那惱人的無聊之感的騷亂。在樹蔭道的小徑上，在剛剛發綠的草上，小孩們和狗跑着玩着，愉快的保姆們坐在凳子上交談着。

在左邊陰處尚是清涼潮濕而中部已乾的街道上，載運沉重的貨車不停地在馬路上轟轟着，快車飛奔着，有軌馬車敲着鈴子。各方面的鐘的合鳴聲與釘鑼聲震動着空氣，叫人去參與那樣的禮拜，就是和監獄裏此時所做的相同的。盛服的人羣各赴自己的教區教堂。

車子沒有把聶黑流道夫送到監獄門前，只送到通達監獄的街道轉角。

復

活

有幾個男人和女人，大部分帶着包裹，站在距監獄有一百步的轉角處。右邊是一些殘破的木房子，左邊是一個有字牌的兩層樓的房子。監獄的石牆大屋子是在前面，探監的人不許走近。一個帶鎗的衛兵來回走着，嚴厲地叫住那些想越過他的人。

在右邊木房子的門口，對着衛兵，有一個穿金屬繸制服的、拿着記事冊的典獄坐在凳子上。探監的人走到他那里，說出所要探訪的人，他寫了下來。聶黑流道夫也走到他那里，說了卡切銳娜·馬斯洛發。典獄寫了下來。

「爲什麼還不讓進去呢？」聶黑流道夫問。

「在做早禱。下了早禱，就讓進去了。」

聶黑流道夫走到等候的人羣那里。從人羣中走出一個穿破衣服、戴鐵帽子、穿斷筒破靴的光腿的、全臉有紅條紋的人，向監獄走近。

「你向哪里跑？」持鎗的兵向他喊叫。

「你說的什麼廢話？」穿破衣的人回答後，向回轉，對於衛兵的喊叫一點也不感覺狼狽。「你不讓去，我就等。可是他叫得全像一個將軍。」

大家贊同地發笑。探監的大部分是衣服不好甚至破爛的人，但也有外表很好的人。在聶黑流道夫旁邊站着一個衣服好的、剃刮乾淨的、肥胖紅潤的人，他手裏挾着一個包裹，顯然

是襯衣。聶黑流道夫問他是否第一次來這裏。帶包裹的人回答說他每個星期日到這裏，於是他們交談了。他是一個銀行的司關；他來看他的因為造罪而被禁的一個兄弟。這個好心腸的人向聶黑流道夫說了全部的故事，並且正想問他，但這時候，他們的注意被一輛純種大黑馬所拖的橡皮輪盤的快車上的一個大學生和一個帶面紗的婦人所吸引了。這個大學生帶了一個大包裏。他走到聶黑流道夫面前，問他能不能，並且應該如何才能把他帶來的施送麵包交給犯人。

「這是我的未婚妻的意思。這就是我的未婚妻。她的父母勸我們帶來給犯人的。」
「我是第一次來，我不知道，但我想，應該問這個人，」聶黑流道夫說，指示穿扁縫制服、拿着記事冊、坐在右首的典獄。

在聶黑流道夫和大學生談話時，當中有一個窗口的大鐵門打開了，從裏面走出一個穿制服的監獄官，和另一個典獄，拿記事冊的典獄宣佈探監人開始入門了。衛兵站成一邊，所有的探監人，好像是怕遲緩，用快步，有的甚至跑步，湧到監獄門前。在門口站着一個典獄，他在探監人從他身邊走過時，計算着數目，大聲說：十六，十七，云云。另一個站在屋內的典獄用手摸着每個人，也數着走進另一道門的人，以便在出來時核對數目，不留一個探監人在獄內，也不放一個囚犯出去。這個計算的人不看着是誰走過法，用手拍聶黑流道夫的背，

典獄的手的這一觸在最初令聶黑流道夫覺得受侮辱，但立刻他想起他爲什麼而來此，他覺得不滿與憤慨的情緒是可恥的了。

門裏第一個部分是一個有穹窿的、小窗子上有鐵檻的大房間。在這個叫作會客廳的大房間裏，聶黑流道夫十分詫異地看見壁龕裏一個磔刑畫像。

「這是爲什麼的？」他想，不禁在心中把基督畫像和解放，而不是和監禁，聯在一起。

聶黑流道夫慢慢地走着，讓急切的探監人走上前，感覺着混合的情緒，——對於監禁在這里那些歹人的恐怖，對於無罪者如同應是在此的昨天被審的青年與卡邱莎的同情，和對於眼前的相會的羞怯與動情。在第一個房間另一端的門口，典獄說着什麼。但聶黑流道夫，沉在自己的思想中，沒有注意到這個，繼續走着大部分探監人所走的方向，即是走向男牢部分，而不是走向他應去的女牢部分。

讓急切的上了前，他最後走進會客室。當他打開門走進會客室時，第一件令他驚訝的事是震耳的混合成一個轟轟聲的上百個人聲。那些湧聚在分隔房間爲兩部分的網子前面的人們，好像蒼蠅聚在糖上，聶黑流道夫走近他們，明白了是什麼情由。這間後面牆上有窗子的會客室，不是由一道，而是由兩道從天板到地板的鐵網分成兩半。典獄在兩網之間行走着。在網的這一邊是囚犯，在另一邊是探監人。在兩方面的人當中有兩道網和三阿爾申（約合二公

尺餘（譯）的距離，因此不能夠授遞任何東西，而且要看清楚面孔是不可能的，特別是對於近視的人，說話是困難的，要用力呼喊，才能聽見。

兩方面均有緊貼在網上的面孔，丈夫的、妻子的、父親的、母親的、孩子的面孔，企圖互相看得清楚，說出應說的話。

但因為每個人企圖說得讓對談者聽得見，他旁邊的人也想如此，於是他們的聲音互相妨礙，每個人企圖叫聲壓倒別人。因此產生了那夾雜着叫聲的喧囂，他在聶黑流道夫剛進房時，令他驚異。要辨別出來說了什麼，是一點也不可能的。只可以憑面孔推斷說的是什麼，說話之間是什麼關係。挨近聶黑流道夫的是一个戴頭巾的老婦人，她緊貼着網子，下頰顫抖着，向剃了半頭的蒼白的青年喊叫着什麼。這個囚犯抬起眉毛，皺着額頭，注意地聽她說。在老婦人旁邊是一個穿農民衣服的青年，他把手放在耳朵上，搖着頭，聽着他相似的、有憔悴的臉與灰鬚鬚的囚犯向他所說的。更遠處站着一個穿破衣服的人，搖着手，叫着什麼，並且發笑，在他旁邊有一個婦人，披着好的羊毛頭巾，抱着小孩坐在地上，她啜泣，顯然是第一次看見網子那邊穿囚服、剃了半頭、帶着錄的灰髮的人。在這個婦人的旁邊是和聶黑流道夫談過話的司關，他用全身的勁在喊那邊的一個禿頂的明亮眼睛的囚犯。

當聶黑流道夫明白了他要在這種情形下說話時，他心中發生了對於那些能夠聽成並維持

這種情形的人的憤慨情緒。他覺得詫異的，就是這種可怕的情形，這種對於人類情感的嘲弄沒有令任何人覺得憤慨。兵、監獄長、探監人和囚犯都做得好像承認這是應當如此的。

聶黑流道夫在這個房間里留了五分鐘，感覺到某種奇怪的愁悶心情，意識到自己的無力以及他和全世界的不調協；一種精神上的作嘔情緒，好像在船上的搖動發暈，支配了他。

四十二

「但是我應該做我來這里所要做的，」他說，鼓勵着自己。「要怎麼辦呢？」

他開始尋找獄官，看見了一個有鬍鬚的、掛文官肩章的、在人羣之後走動的、矮而瘦的人，便向着他。

「你閣下能不能告訴我，」他帶着特別緊張的禮貌說，「婦女們關在哪里，在哪里准許見她們？」

「你是要到女子部去嗎？」

「是的，我想看一個女囚犯，」聶黑流道夫帶着同樣緊張的禮貌回答。

「你在會廳裏的時候就該說的。你要看誰？」

「我要看葉卡切銳娜·馬斯洛登。」

「她是政治犯嗎？」副獄長問。

「不是，她只是……」

「就是了，她判決了嗎？」

「是的，她是前天判決的，」聶黑流道夫謙卑地回答，恐怕損害了似乎是對他關切的副獄長的心情。

「要是到女子部，就請走這邊，」副獄長說，顯然由聶黑流道夫的外表斷定他是值得注意的。「謝道羅夫，」他對着一個有鬍鬚的、掛獎章的伍長說，「領這位先生到女子部去。」

「是。」

這時候在柵檻邊傳來了誰的傷心的啜泣聲。

聶黑流道夫覺得一切都是奇怪的，而最奇怪的是他須感謝、並覺得自己是受惠子、監獄長與典獄長，就是做著在這個屋子裏所做的殘忍行為的人。

伍長領了聶黑流道夫從男會客室走上走廊，立刻打開對面的門，把他領進女會客室。

這間房和男會客室一樣，被雙層的網分成兩半，却比較小一點，這裏的探監人與囚犯也少一點，但叫聲和喧騰是和男會客室裏一樣。同樣地在兩網之間獄官走動着。這裏的獄官是

一個女典獄，她穿着袖上有扁織的、鑲藍邊的制服，繫藍腰帶，和男典獄相同。和男會客室同樣的是，兩邊都有人湧聚在網前，這邊是穿各樣衣服的城裏的人，那邊是囚犯們，有的穿白衣，有的穿自己的衣服。整個的網子前面都有人。有的蹣跚，要從別人的頭上讓說的話被人聽見，有的坐在地上交談。

因為驚人的叫聲與樣子而最令人注意的女囚犯是頭髮零亂的瘦的催剛女子，他的頭巾在髮髻上滑下來，她幾乎是站房間那邊的正中，在一個柱子旁邊，帶着迅速的姿勢，向一個穿藍袍子的、腰帶繫得很低很緊的催剛人喊叫着什麼。在催剛人旁邊是一個坐在地上衛兵，和女囚犯說着什麼。他旁邊是一個年輕的有漂亮鬚鬚的農人，緊靠着網子站着，他穿着草鞋，臉色發紅，顯然是難以約制眼淚。一個好看的，美髮的女囚犯和他說話，用明亮的藍眼睛看着他。這是非道茜亞和她的丈夫。旁邊站着一個穿破衣服的人，和一個亂髮的寬臉的婦人在交談。過去是兩個婦人，再過去是一個男人，又是兩個婦人，每人對面有一個女囚犯。其中沒有馬斯洛發。但在女囚犯們的後邊，還站着一個婦人，頭黑流道夫立刻便知道這是她，他立刻感覺到他的心跳得兇，他的呼吸停頓。決定的時刻來到了。他走近網子，認出了她。她站在藍眼的非道茜亞的背後，笑着，聽着她所說的。她沒有穿監獄大衣，像前天那樣，她穿了白上衣，有腰帶束得很緊，在胸部高高突起。在頭巾下面，如同在法庭上一樣，彈出髮曲

的黑髮。

「馬上就要決定了，」他想。「我怎麼稱呼她呢？或者她自己走來呢？」

但她自己沒有走來。她在等候克拉拉，決未想到這個男人來看她。

「你要看誰？」在網當中走動着的女典獄，走到聶黑流道夫面前來問。

「葉卡切銳娜·馬斯洛發，」聶黑流道夫幾乎不能夠說出來。

「馬斯洛發，有人來看你！」女典獄喊叫。

四十三

馬斯洛發環顧，抬起頭，挺起胸脯，帶着特有的、爲聶黑流道夫所熟悉的、有所準備的

表情，在兩個女囚犯之間擠進來，走到網前，驚訝地懷疑地注視着聶黑流道夫，不認識

他。但是憑他的衣服認出他是富人，她笑了。

「您看我嗎？」她說，把有斜眼的笑臉貼着網子。

「我想看……」聶黑流道夫不知道是說「您」抑是說「你」，他決定了說「您」。他比

平說的並不高。「我想看您……我……」

……

「你不要向我說廢話，」他旁邊的穿破衣服的人喊叫。「你拿到了還是沒有拿到？」

「他們向你說，他要死了，還有別的呢？」誰在另一邊喊叫。

馬斯洛發不能聽見聾黑流道夫所說的，但在他說話時他臉上的表情忽然使她想起了他。但她不相信自己。但笑容從她的臉上消失了，額頭開始痛苦地打皺。

「聽不見您說什麼，」她大聲說，眯着眼睛，額上皺紋更深了。

「我來了……」

「是的，我在做我應該做的，我在懺悔，」聾黑流道夫想。他剛剛想到這個，淚便涌進了他的眼，涌上他的喉嚨，他用手指抓住網子，沉默着，努力着不使自己啜泣。

「我說，爲什麼不當在那里遇到……」這邊男子的叫聲。

「你相信上帝，我不知道，」那邊女囚犯叫。

馬斯洛發看見了他的興奮，認識了他。

「好像是……但我不認得了，」她喊叫，不看着他，她的忽然發紅的臉變得憂悒。

「我來了求你原諒我，」他大聲喊叫，沒有抑揚，好像是背熟了的功課。

喊出了這話，他覺得羞恥，於是他環顧。但立刻來到了這種思想，就是，假若他覺得羞恥，便是更好，因爲他應該忍受羞恥。於是他高聲繼續說：

「原諒我，我從前罪過太大！」

她不動的站着，斜視的眼睛沒有離開他。副獄長走近了，他不能不再向下說，他離開網子，企圖抑制那震動他的胸部的嘔泣。

副獄長，就是那個指示聶黑流道夫到婦女部來的人，顯然對他發生了興趣，來到這個房間，看見聶黑流道夫不在網前，問他爲什麼不同他要見的女子說話。聶黑流道夫捏鼻子，擺動身體，企圖顯得寧靜，說：

「隔着網子說話困難，什麼也聽不見。」

副獄長想了一下。

「哦，好的，可以把她帶出來在這里待一會兒。」

「瑪麗亞·卡爾洛芙娜！」他轉向女典獄說。「把馬斯洛發帶出來。」

片刻之後馬斯洛發從旁門裏走出來了。她用輕軟的脚步走近聶黑流道夫，停下來，低頭注視他。黑髮，還和三天前一樣，分成許多鬆曲的小環，臉、浮腫、蒼白、而不健康，却好看並且十分秀然；只是發亮的斜視的黑眼睛在浮腫的眼瞼下特別光亮。

「可以在這里談。」副獄長說後就走開了。

聶黑流道夫走到牆邊的凳子前。

馬斯洛發疑問地看副獄長，然後好像驚訝地聳了聳肩膀，跟亞黑流道夫走到凳子前，理了理裙裾，坐到他旁邊。

「我知道，你是難以原諒我的，」亞黑流道夫開言，但又停住，覺得眼淚在阻礙他，「但假若不能夠糾正過去，我現在要做我能做的一切。你說……」

「您怎麼找到我的？」她問，未回答他的問題，她的斜視的眼睛似看着又似不看着他。『我的上帝！幫助我吧。教我怎麼做吧！』亞黑流道夫向自己說，看着她的變色的現在醜惡的臉。

「在前天審判您的時候，我是陪審官，」他說，「您沒有認出我嗎？」亞黑流道夫沒有認出，沒有認識出。我沒有功夫去認人。我看也沒有看。『她說：『是有了！』』

「謝謝上帝，當時就死了，」她簡短地憤怒地回答，把目光離開了他。『真的！爲什麼？』

「我自己生病，幾乎死了，」她說，沒有抬起眼睛。『姑媽怎麼放你走了？』

「誰要留下有小孩的女用人？他們一注意到，便趕掉我了。但爲什麼要說呢，——我什

麼也記不得了，鍾統忘了。一切都完了。」

「沒有，沒有完。我不能夠讓她這樣。我想現在就贖我的罪。」

「用不着贖；做過的事是做過了，過去了，」她說，並且出乎他意料之外，她忽然地注視他，不愉快地、誘惑地、並且可憐地笑着。

馬斯洛發決沒有料到看見他，特別是現在在這里，因此在最初、他的出現使她驚異，使她想起她從不想起的事情。在最初她混亂地想起了那種新奇的感覺與思想的世界，那就是愛她的與她所愛的優美少年給她所打開的世界，後來她又想起了他的不可了解的殘忍，以及隨在這個不可思議的幸福之後並由牠而產生的整串的侮辱與艱苦。這令她覺得傷痛。但是她不能夠明白這個，她現在做了她一向所做的：她從自己心中趕走這些回憶，並企圖用墮落生活的特別雲霧包裹着牠；她現在正是這麼做。在最初她合併了現在坐在她面前的人和那個她曾經愛過的少年，但後來看到這是太痛苦了，她不再合併他們。現在這個衣服清潔的、有酒香水的鬍鬚的、生活講究的紳士，在她看來，已不是那個她所愛過的哥黑流道夫，而只是一個這樣的人，他們在需要的時候便享用一下像她這樣的人物，而像她這樣的人物，也儘可能於己有利地享用他們。就是因此她誘惑地對他笑着。她沉默着，想着享用他的什麼。

話

說

「一切都完了，」她說，「現在判決了流刑了。」

當她說出這個可怕的字眼時，她的嘴唇打顫。

「我早知道，我早相信我是無罪的，」聶黑流道夫說。

「當然，是無罪的。難道我是賊或者強盜。我們的人說，一切都決定在辯護士，」她繼續說。

「她們說，應當呈遞請願書。她們說，只是要花錢多……」

「是的，一定的，」聶黑流道夫說。「我已經同一個辯護士說過了。」

「不應該愛惜錢，他要是好的，」她說。

「我要做我所能做的一切。」

沉默來臨。

然後她又那麼笑着。

「我還想要您……錢，假如可以的話。一點點……十個盧布，不用多，」她忽然地說。

「就是，就是，」聶黑流道夫混亂地說，取着皮夾。

她迅速地看副獄長，他在室內來回走着。

「不要當他面給，等他走開了，不然他就拿去了。」

當副獄長剛剛轉過身時，聶黑流道夫便取出皮夾，但不及遞出半盧布的鈔票，因為副獄

長又把臉轉過來對着他們了。他把鈔票捏在手裏。

「這是一個死婦人，」他想，「看着那曾經是可愛的而現在是沾汗的浮腫的臉，閃着不好的光芒的、斜視的、黑眼睛注視着副獄長和他的捏着鈔票的手。他有了片刻的躊躇。臨睡昨夜說話的那個惡魔又在黑暗中流道夫心中說話了，和尋常一樣，企圖使他離開應該怎樣辦的問題，而注意到他的行為有何結果以及什麼是有益的問題。」

「你不要和這個婦人做任何事情，」這個聲音說，「你只是在頸子上加一塊石頭，牠要使你淹死，阻礙你對於別人有用。給她錢，所有的錢，和她告別，和她永遠斷絕一切，不好嗎？」他似乎這麼感覺。

但同時他覺得，現在，此刻，他的心靈中正在完成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他的內心的生活這時候好像是在擺動的天平上，只要用些微的力量就可以使牠倒在這一邊或那一邊。他作了這種努力，呼喚他昨天覺得是在他心靈中的那個上帝，那個上帝立刻回答了他。他決定了現在向她說出一切。

「卡邱！我來求你原諒我，你却不同意我。你原諒了我嗎，你永遠地原諒我嗎？」他說，忽然改稱「你」。

她沒有聽他說，只時時看他的手，時時看副獄長。當副獄長轉過身時，她迅速把手伸到他面前，抓了鈔票，放在腰帶下邊。

「奇怪，您說什麼，」她說，他覺得是輕蔑地笑着。

聶黑流道夫覺得她心中有什麼直接仇視他的東西，支持着現在這樣的地，並妨礙他到達她的心靈。

但奇怪的事情是，這不僅不使他離遠，而且他被一種特別的新力量向她拉得更近。他覺得他應該喚醒她的心靈，而這是極困難的；但就是這種困難吸引他。他現在對她所懷的感覺是他從前對她對任何人所從未有過的，在這種感覺裏沒有私人的東西：他自己不希望得到她任何東西，只是希望她不再是她現在這樣，希望她醒覺，變得她從前那樣。

「卡邱莎，你為什麼那麼說？我明白你，記得你，那時候在巴諾佛……」

「為什麼想起舊事，」她乾燥無趣的說。

「我想起，是爲了消除並贖我的罪過，卡邱莎，」他開始說，想說到他要娶她，但他遇見了她的目光，在裏面看出了有那樣可怕、粗野、可厭的東西，他不能說了。

這時候探監人開始散去了。副獄長走到聶黑流道夫面前說會客的時候完了。馬斯洛發站起，順從地等候着放她走。

「再見，我還有許多話要向您說，但您知道，現在不能夠，」聶黑流道夫說，伸出了手。

「我還要來。」

「似乎，全說完了……」

她伸出手，但沒有緊握。

「不，我還要設法來看您，找個可以談話的地方，那時候我向你說一件我應該向你說的很重要的事，」聶黑流道夫說。

「好的，來吧，」她說，笑着她對她要討喜的男人們所笑的那種笑容。

「你比一個姊妹對我還親近」，聶黑流道夫說。

「奇怪，」她重複，搖着頭，走到網後去了。

四十四

在第一次相會之前，聶黑流道夫預料，卡邱莎看見了他，知道了他要為她服務的意向和他的懺悔，便會覺得高興，受感動，又成為卡邱莎，但令他覺得可怕的是，他看見的不是卡邱莎，只是一個馬斯洛發。這使他驚異，並懼怕。

最使他驚異的是馬斯洛發不僅不羞於自己的地位，——不是女囚犯的地位（她覺得這個可羞），而是娼妓的地位，——而且似乎滿意，甚至驕傲這個。但這是不能夠不如是的。任何一人，為了能夠行動，必須認為他自己的活動是重要的，好的。因此，不管一個人的地位如

何，他一定要對於人們的生活爲自己作出那樣的想法，在這種看法之下，他的活動似乎是重要的，好的。

人們通常以爲賊、兇手、間諜、娼妓、承認自己職業不好時，應該覺得羞恥。但情形却全然相反。被命運與自己的「罪過錯誤」放在某一地位上的人們，不管這個地位是多麼不正當，也要對於一般的生活爲自己作成那樣的一種看法，在這種看法之下，他們的地位在他們看來是好的、可敬的、爲了維持這種看法，人們本能地要置身於那樣的人羣中，在這裏面，他們都承認他們對於生活以及對於他們在這種生活裏的地位所形成的概念。當事情涉及竊賊誇耀自己的狡猾，娼妓誇耀自己的墮落，兇手誇耀自己的殘忍時，我們是要驚訝的。但這使我們驚訝，只是因爲這種人的團體與氣氛是有限的，尤其是因爲我們是在牠的外邊。但這同樣的現象不也發生在誇耀自己財產（即是盜劫）的富人當中、在誇耀自己勝利（即是兇殺）的軍事長官當中、在誇耀自己權柄（即是暴力）的統治者當中嗎？我們看不見這些人爲了辯護他們的地位而有的關於生活與善惡的見解的錯誤，只是因爲有這種錯誤見解的人羣是較大，而我們自己也屬於這一羣。

219
在馬斯洛發心中也形成了這種對於生活和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的看法。她是判了懲役的娼妓，雖然如此，她却爲自己形成了那樣的人生觀，根據這個，她可以滿意自己，甚至在入

面前驕傲自己的地位。

這種人生觀的內容是說，一切男子，沒有例外，一切老年、青年、中學生、將軍、有教育的、無教育的、——他的最大幸福是和動人的婦女的性交，因此一切男子，即使是假裝着從事于別的事情，在實際上只希望這一件事情。她也是一個動人的婦女，她可以滿足或者不滿足他們的這種欲望，因此她是重要的被需要的人。她全部的過去和現在的生活是這種見解正確的證明。

在十年之間，在凡她所在的地方，她看到一切的男子——從聶黑流道夫和老警官到監獄的典獄官們——都需要她；她沒有看到沒有注意到那些不需要她的男子。因此她覺得全世界是被淫慾所衝動的人們的集合，他們在各方面窺伺她，並企圖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欺騙、暴力、購買、狡滑——去佔有她。

馬斯洛發便是這樣地了解人生，並且憑了這種生活的認識，她不僅不是最卑微的，而且是很重要的。馬斯洛發重視這種生活的認識，甚於世界上的一切，她不能不重視牠，因為改變了這種生活的認識，她便失去了這種認識所給與的她在人們當中的重要性。爲了不失去自己的生活的意義，她本能地依戀着那種人羣，他們是和她一樣地看生活的。感覺到聶黑流道夫要把她帶入另一世界，她拒絕他，預見到，在他領她所進的世界裏，她將失去她在生活

復
 中的地位，她給與她信譽與自尊。憑這個理由，她從心中趕掉青年初期以及和聶黑流道夫最初關係的回憶。這些回憶不合乎她現在的世界觀，因此是完全從她的記憶中被鏟除，或者是不觸動地藏在她的記憶中的什麼地方，而且是那樣地閉緊，塗塞，不讓任何東西觸到牠們，好像蜂子塗塞那可以破壞全部蜂子工作的蠟虫的巢。因此現在的聶黑流道夫對於她不是那個她曾以純潔的愛情所愛過的人，只是一個有錢的紳士，他是可以並且應該被享用的，並且和他

只能有和一切男子所有的那種關係。

「不，我不能說出主要的地方，」聶黑流道夫想，和別人一同向出口走去。「我沒有向她說，我要娶她。我沒有說，但我要做出來，」他想。

站在門前的典獄們，放行時，又用雙手計數探監人，以便沒有一個多餘的人走出去或留在監獄裏。現在在聶黑流道夫肩上的拍掌，不僅不使他覺得受侮辱，而且他甚至沒有注意到這個。

第十五

聶黑流道夫想改變他的外形生活：租出他的大宅第，放走僕人們，搬進旅館。但阿格拉菲拉·彼得羅芙娜向他證明在冬季之前改變生活的機構是沒有任何理由的；夏間沒有人租房

子；而且他必須生活，必須把家具與物品放在什麼地方。因此聶黑流道夫要改變他的外形生活的全部努力（他想過得簡單，像大學生生活）沒有任何結果。不僅一切如舊，而且家裏開始了加強的活動；一切羊毛的與毛皮的物品都要吹風、掛起來抽打，參與的人有守門的，他的下手，廚子，和考爾聶自己。開始是拿出並在繩索上掛起一些制服和從來沒有人用的奇怪的皮貨，然後是搬出地氈與家具，守門的和下手，捲起有肌肉的手臂上的袖子，用力地有節奏地打出這些東西的塵灰，各房間裏發出了石腦油精的氣味。

走過院子時，從窗裏看出去時，聶黑流道夫詫異這一切東西是異常之多，並且這一切無疑是無用的。「這些東西的唯一用途與意義，」聶黑流道夫想，「乃是供給機會讓阿格拉菲嫩·彼得羅芙娜，考爾聶，守門的，他的下手，廚子作運動。」

「在馬斯洛發的案子沒有決定的時候，現在值不得改變生活方式，」聶黑流道夫想。「但這是太困難了。那是一樣的，在他們釋放或者流放她而我跟她去的時候，一切會自行改變。」

復

在辯護士法那潤指定的日子，聶黑流道夫去看他。聶黑流道夫進了他私人華麗的宅第，那裏有各樣高大的植物和驚人的窗簾，和那種奢華的設備，那表明有閑錢，即是不勞而獲的錢，這種設備只有意外發財的人們才有，聶黑流道夫在外室看到許多等候輪次的客人，好像

活

復

在醫生那里一樣，他們頹喪地坐在桌前，桌上有供他們消遣的插圖雜誌。辯護士的助手坐在那裏的高台子前，他認識聶黑流道夫，走到他面前，和他問候，並說他立刻就去通報主任。但助手還沒有走到公事房的門前，門自己開了，聽到了一個年大、肥胖、紅臉、密鬍鬚、穿全新衣服的商人和法那潤自己的高大生動的聲音。在兩個人的臉上有那種表情，有如在剛剛做了有利而不十分好的生意的人們臉上所有的。

「是閣下自己的錯，」法那潤笑着說。

「要不是罪過不方我們，我們就上到天堂裏去了。」

「哦，哦，我們知道。」

兩人自然地發笑。

「啊，公爵，請進來，」看見了聶黑流道夫，法那潤說，向走開的商人又點了一次頭，把聶黑流道夫領進他的合乎嚴格樣式的辦公室。

「請吸煙，」辯護士說，坐在聶黑流道夫的對面，約制着剛才那筆生意的成功所引起的笑容。

「謝謝，我是爲馬斯洛發的案子。」

「是，是，就談吧。啊，這些富商是多麼混蛋！」他說。「你看了那個人嗎？他有一千

二百萬資金。他說方我。可是只要能挖出你的二十五盧布的吵票，他會用牙齒去握的。」

「他說「方我，」但你說「二十五盧布吵票」，」這時聶黑流道夫想着，感覺到對於這個輕佻的人的不可克服的憎惡，他想用自己的音調表示他和聶黑流道夫屬於一個營陣，其餘的訴訟委託人屬於另一營陣。

「他已經很令我厭煩——可怕的流氓。我想鬆鬆我的心情，」辯護士說，好像是解釋他沒有說到正事。「好吧，談你的案子，……我細心地看過了，並且像屠格涅夫所說的，「不贊成牠的內容，」就是說，那個辯護士是一個笨傢伙，把上訴的理由全丟掉了。」

「那末你怎樣決定的呢？」

「等一下。告訴他，」他向進房的助手說，「我怎麼說的就怎麼辦；他能夠——就好，不能夠——也沒有關係。」

「但他不同意。」

「好，沒有關係，」辯護士說，他的臉色頓然由快樂善意的變成了愁悶忿怒的。

「他們說，辯護士憑空得人錢，」他說，在他的臉上又帶來先前的愉快。「我使一個破產的債戶免掉了完全不正當的控告，現在他們都向我這里跑了。但每個這樣的案子要費很大的精力。我們也是像一位作家所說的，在墨水瓶裏留下了一塊肉。至于你的案子，或者是令

你發生興趣的案子，」他繼續說，「辦得很糟，沒有上訴的理由，但我們仍然可以試一試去使牠收回判決，這就是寫下來的。」

他拿出一頁寫滿的紙，迅速滑過若干無趣的形式的字眼，特別注意地讀出別的，他開始讀：

「在刑事上訴法庭，云云，云云，這種，云云，怨訴。有了決定，云云，云云，判決云云，這個馬斯洛發判定有用毒藥害死商人斯滅爾考夫性命之罪，根據刑事法典判決云云做苦役云云。」

他停住；雖然是很習慣了，他却仍然高興聽自己的談吐。

「這個判決乃是嚴重違背法律程序與錯誤的結果，」他小心地繼續着，「須要撤銷。第一，審問時，斯滅爾考夫內部檢查報告的宣讀在開始即被庭長打斷。」——這是第一點。」

「但這是控訴人要求宣讀的，」聶黑流道夫驚訝地說。

「沒有關係，辯護人也可以有理由要求這個。」

「但這已經沒有任何理由需要如此了。」

「這仍然是上訴的理由。還有：「第二，馬斯洛發的辯護人，」他繼續誦讀，「在

他發言的時候，當他要表現馬斯洛發的個性，說到她墮落的外在原因時，他被庭長阻止了，理由是辯護人的話顯然與案件直接無關，但是，如同大理院所一再指示的，在刑事案件中，說明犯人的性格與一般的道德觀點是極重要的，即使是爲了責任問題的正當決定——這是第二點，「他說，看了看聶黑流道夫。

「但是他說得很不好，因此什麼也不能教人了解，」聶黑流道夫說，更覺驚異。

「他完全是一個笨瓜，當然，一點也不能說得有條有理，」法那潤帶着笑聲說，「但仍然上訴的理由。好，再看。」第三，庭長在結論中，違反刑事訴訟程序法第八〇一條第一節的斷然要求，沒有向陪審官說明由于什麼法律觀點而組成罪狀，並且沒有向他們說，即使認爲馬斯洛發對斯滅爾考夫施用毒藥這事實是確定的，他們還有權利不認爲她這件行爲有罪，因爲她沒有殺人的意思，並因此而承認她的罪不是由于刑事的犯罪，而只是由于過失——不當心，結果是出乎馬斯洛發意料之外，商人死命，「這是要點。」

「但我們應該自己明白這個。這是我們的錯。」

「最後，第四，」辯護士繼續說，「陪審官對於法庭關於馬斯洛發罪狀問題所作的回答裏含有明顯的矛盾。馬斯洛發被控了有意毒害斯滅爾考夫，目的是在貪財，這是她殺人的唯一動機。陪審官在他們的回答中否認了盜劫的目的，否認馬斯洛發參與偷取珍貴物品

復

活

，由此觀之，他們也有意否認犯人的殺人意思，只是由于庭長的不完全結論所引起的誤會，他們沒有在回答中適當地表出此點，因此陪審官的這種回答絕對需要引用刑事訴訟程序法第八一六和第八〇八條，即是庭長向陪審官說明他們所作的錯誤，重行討論，對於犯人的罪狀問題重作回答，」法那潤讀完。

「爲什麼庭長沒有做這個？」

「我也想知道爲什麼，」法那潤帶着笑聲說。

「那末大理院要糾正這個錯誤嗎？」

「這要看當時是那個慈善家作主席。」

「什麼慈善家？」

「慈善院裏的慈善家。喂，就是這個問題了。還寫了：『這種判決沒有給了法庭權利，

』」他迅速地繼續說，「去定馬斯洛發的刑罰，刑事訴訟程序法第七七一條第三目的應用是我們刑事訴訟基本原則的顯明重大的破壞。根據上述的理由，我敢請願云云，云云，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法第九〇九條，第九一〇條，第九一二條第二目，第九二八條收回判決云云，云云，並移轉此案交該法院另一庭重行檢察。」就是這樣了，凡是所能做的，都做了。但是我該坦白，成功的希望是不大的。不過，一切都決定于大理院的大法官。假若有什麼門路，

你就去奔走。」

「我認識幾個人。」

「那就趕快，不然他們就要去治療痔瘡了，那時候就還要等三個月，……那末，假如失敗，我們還可以向皇上請願。這也決定于內幕的活動。在那時候我也預準効勞，就是，在作請願書，不是在內幕。」

「謝謝你，酬勞費，是……」

「助理會給你請願書，告訴你。」

「我還要問你一句：檢察官給了我一張出入證到監獄去看這個人，在監獄裏他們向我說，要在其他的日子和別的房间裏去會面，這要有省長的許可。這是需要的嗎？」

「我想是的。但現在省長不在這里，副省長執行職務。但他是那樣一個十足的笨虫，你難以和他處事。」

「他是馬斯林尼考夫嗎？」

「是的。」

「我認識他，」聶黑流道夫說，站起來便要走。

這時候一個矮小、奇醜、扁鼻子、瘦、黃臉的婦人，辯護士的妻子，快步地衝進房來，

顯然毫不厭煩自己的醜陋。她不僅穿得非常奇特，——披着天鵝絨與綢緞的東西，又是黃色的又是綠色的，——而且她的稀疏的頭髮是鬚曲的。她勝利地衝進客室，帶來一個高大的、笑着的、土色面孔的人，他穿着綢緞的禮服，打白領帶。這是一個作家。聶黑流道夫和他面識。

「阿那托爾，」她說，打開另一道門，「到我這里來。」這位塞妙恩·伊發諾維支答應了，讀他的詩，你一定要讀一讀加爾盛。」

聶黑流道夫想走開，但辯護士的妻子和丈夫低語了什麼，便立刻轉向着他。

「公爵，我認識你，我認為介紹是多餘的，我請你參加我們的文學早會。很有趣。阿那托爾誦讀得好極了。」

「你知道，我有許許多多的事情，」法那潤說，伸開雙手，笑着指示着妻子，藉此表示不能拒絕這樣有魔力的人物。

帶着愁悶嚴厲的面色，極恭敬地對辯護士的妻子感謝了被邀的榮幸，聶黑流道夫拒絕了赴會，走出了客室。

「這樣的假面具的人！」辯護士的妻在他走出時說到他。

在客室裏助理遞給聶黑流道夫寫好的請願書，關於酬勞費，他說阿那托爾，彼得羅維支

、法那潤定了一千盧布，並說，本來這種案子阿那托爾·彼得羅維支是不接受的，只是爲他才辦理的。

「這個請願書的簽名，應當是誰的？」聶黑流道夫問。

「犯人自己可以簽，假如困難，那麼，阿那托爾·彼得羅維支有了她的委託，也可以簽。」

「不，我要去帶給她簽，」聶黑流道夫說，高興着能有機會在指定日期之前看見她。

四十六

在通常的時間，在監獄的走廊上，響起了典獄的哨笛；鉄鎖響着，走廊與獄室的門打開了，光脚和鞋跟踏響着，拾糞桶的從走廊上走過，在空氣中充滿了難聞的臭味；男女囚犯們洗了臉，穿了衣服，到走廊上來受檢查，檢查之後，去取開水泡茶。

這天在吃茶時，監獄各獄室裏有着生動的談話，說到這天有兩個囚犯要受鞭打。一個是復。很諳字的青年店員發西列夫，他在嫉妬發作時殺死了他的愛人。同獄室的人因爲他愉快、寬宏、和對獄官們的堅強而歡喜他。他知道法規，要求執用法規，因此獄官們不喜歡他。三週之前，典獄打了一個挑養的囚犯，因爲他把菜湯潑在他的新制服上。發西列夫爲挑養的辯護

復活

說打囚犯是不合法律的。典獄說，「我要向你指示法律，」並且罵發西列夫。發西列夫也同樣地回答。典獄想打他，但發西列夫抓住了他的手，這樣地抓住了三分鐘，又扭過來，把他拖出門外。典獄申訴，於是監獄長命令把發西列夫送入禁閉室。

禁閉室是一排小房間，有鎖在外邊鎖着。在黑暗寒冷的禁閉室裏既沒有床又沒有棹椅，因此被關閉的人只有坐着或躺在髒的地面上，有許多老鼠在地上跑着並從地上跑過，禁閉室裏老鼠是很多的，而且那麼膽大，在黑暗中不能夠存放麵包。牠們從犯人的手下邊偷吃麵包，假如犯人們停止了動彈，牠們便甚至攻擊犯人們。發西列夫說他不到禁閉室去，因為沒有罪。他們強迫了他。他開始爭鬥，並且有兩個囚犯幫助他離開了典獄。典獄們聚集在一起，其中有力大著名的彼得羅夫。囚犯們被推倒並推進禁閉室。縣長立刻接到報告，說發生了類似暴動的事件。來了公文，要將兩個主犯——發西列夫與流浪人聶波姆尼亞施支——各答三十。這個處罰要在女客室執行。

從傍晚起，這就被獄裏的犯人們通統知道了，在各獄室裏有着關於這個處罰的生動談話。

考嫩不列發，好羅紗芙卡，非道茜亞，和馬斯洛發，喝過了麥酒，都臉紅而且興奮，馬斯洛發現在不斷地有酒，她慷慨地請她的同伴們，她們坐在角落上喝茶，談到這事。

「他不會暴動的，或者做任何別的事，」考嫩不列發說到發西列夫，用滿嘴的硬牙齒眼着一小塊糖。「他只是爲同伴說話。因爲現在不許打犯人了。」

「聽說他是很好的人，」非道茜亞添說，她是光頭，長辮子盤在頭上，坐在板床對面一塊木頭上，茶壺放在板床上。

「假若現在向他說，米哈洛芙娜，」哨舍女看守向馬斯洛發說，「他」是指聶黑流道夫。「我要說的。他要爲我做一切」，馬斯洛發回答，笑着搖頭。

「是的，他什麼時候來呢？聽說，他們已經去找他們了，」非道茜亞說。「這可怕，」她添說，嘆氣。

「我有一次看見過他們在鄉裏怎樣打農人。公公把我送給村上的長輩，我去了，但我看見他……」哨舍女看守開始了長的故事。

哨舍女看守的故事被上面走廊上的話聲和步聲所打斷。婦女們安靜了，注聽着。

「他們在挖了，魔鬼們，」好羅紗芙卡說。「他們現在要把她打死了。典獄已經對他很兇狠，因爲他不服從他們。」

上面一切沉寂了；哨舍女看守說完了她的故事，就是當他們在倉房裏鞭打農人時她在鄉裏是如何恐怖，她的內臟都跳了出來。好羅紗芙卡說了如何施切格洛夫被鞭打而不出一聲。

然後非道茜亞收拾了茶具，考嫩不列發和哨舍女看守拿起了針線，馬斯洛發抱着膝蓋坐在板上，因為苦惱而煩悶。她準備躺下來睡覺，這時女典獄喚她到辦公室去見客。

「你一定要提到我們，」在馬斯洛發對着水銀脫去一半的鏡子整理頭巾時，老婦人問起發向她說，「不是我們燒的，是他那個壞人自己放火的，工人看見的；他良心沒有死。你告訴他，要他看米特銳。米特銳會告訴他一切，好像看手掌一樣明白；但這是什麼原故，他們把我們關在牢裏，我們魂也沒有想到過做壞事，但他那個壞人，在酒店裏佔了別人的妻子。」

「這是不合法的！」考嫩不列發斷言。

「我要說的，我一定要說的，」馬斯洛發回答。「那麼，再喝一點壯膽子，」她添說，睜了酸眼。

考嫩不列發給她倒了半杯酒。馬斯洛發喝完，拭了嘴，帶着愉快的心情，重複着她所說的話：「壯膽子」，搖着頭，笑着，跟女典獄走上走廊。

四七七

蕭無流道夫早已等在客廳裏。

當他來到監獄時，他在大門口按了鈴，把檢查官的許可證交給了值日典獄。

「你要見誰？」

「看女犯人馬斯洛發。」

「現在不行：監獄長有事。」

「在辦公室嗎？」聶黑流道夫問。

「不，在這里，在會客室裏，」典獄回答，聶黑流道夫覺得他慌亂。

「今天接見客人嗎？」

「不，是特別的事情，」他說。

「怎樣可以看見呢？」

「等他出來了，你說。你等一下。」

這時，從邊門裏走出了一個有輝煌的扁辮，光澤明亮的臉，鬍鬚被菸草烟氣所薰染的曹長，嚴厲地對典獄說話。

「爲什麼放人到這裏來？……到辦公室……」

「我聽說，監獄長在這裏，」聶黑流道夫說，詫異曹長所表現的不安的神態。

這時裏邊的門開了，淌汗發火的彼得羅夫走出。

「他會記得，」他說，對着曹長。

曹長用眼睛指示聶黑流道夫，於是彼得羅夫沉默，皺眉，從後邊的門走出。

「誰會記得？爲什麼他們都這麼慌亂？爲什麼曹長向他作暗號？」聶黑流道夫想。

「不能夠在這里等的，請到辦公室去吧，」曹長又向聶黑流道夫說。

聶黑流道夫正想走，却從後邊的門裏走出了監獄長，他比他的下屬更慌亂。他不停地嘆氣。看見了聶黑流道夫，他轉向典獄。

「非道托夫，從五號女獄室帶馬斯洛發到辦公室來，」他說。

「請進吧，」他轉向聶黑流道夫。他們順着斜陡的樓梯走進一間單窗子的，有寫字台與幾張椅子的小房。監獄長坐下。

「繁重，繁重的責任，」他說，對着聶黑流道夫，掏着粗烟捲。

「你顯然是疲倦了，」聶黑流道夫說。

「這一切的事務把我弄得疲倦了，是很困難的責任。我們想改善命運，却結果更糟；我只想到怎麼離開；繁重的責任。」

聶黑流道夫不知道監獄長有什麼特別的困難，但今天他看見他是在一種特別頹喪、無望、而顯得可憐的心情中。

「是的，我看是挺繁重的，」他說。「你爲什麼要執行這種任務呢？」

「沒有錢啦，有一個家。」

「但假使你覺得繁重……」

「好吧，我仍然要向你說，憑了權力是可以做點好事情的，我總要盡力使事情和緩。別人在我的地位上做事就完全不同了。這是容易說的：這里有二千多人，什麼樣的人呵！我們必須知道如何應付。他們也是人，要可憐他們的。放鬆也是不行的。」

監獄長開始說出新近發生的囚犯的毆鬥，結果打死了一個人。

他的故事因典獄帶馬斯洛發進來而被打斷了。

當她還未看見監獄長時，聶黑流道夫已看見她到了門口。她的臉是紅的。她勇敢地跟在典獄身後，不停地笑着，搖着頭。看見了監獄長，她帶着驚惶的臉色注視他，但立刻變鎮靜了，愉快地轉向聶黑流道夫。

「你好，」她拖長聲音說，笑着，用力握他的手，和上次不同了。

「我把請願書帶來給你簽字，」聶黑流道夫說，微微詫異她今天招呼他時的勇敢神情。

「辯護士做了請願書，需要你簽了字，我們就寄到彼得堡去。」

「當然，可以簽字的。一切都行，」她說，聽着一雙眼睛笑着。

不斷地責備自己第一次見面時沒有向她說出重要的事情，就是他想娶她，現在他毅然決定向她說這話。她坐在棹子的一邊，聶黑流道夫對着她坐在另一邊。房裏明亮，聶黑流道夫第一次在短距離內清晰地看見她的臉，——眼角與嘴邊的皺紋，和眼的浮腫。他比從前更加可憐她。

斜依在棹上，不讓坐在窗邊的典獄官，有絡腮鬚的猶太人模樣的人——聽見，他只向她說：「我要向典獄官請願，——聶黑流道夫，對典獄官求情。」

「假如這個請願書沒有效果，我們就呈文給皇帝。我們要做一切所能做的。」
 「現在先要有一個好辯護士……」她打斷他。「我那個辯護人完全是一個傻瓜。他只是向我說客氣話，」她說，出聲笑。「假如他們那時候知道我認識你，情形就不同了。現在怎樣呢？他們以為人人是賊。」

「她今天多麼奇怪呵，」聶黑流道夫想，剛要說自己的話，她又開始說了。

「我現在有幾句話。我們有一個老太婆，是大家那麼驚訝的，您知道。老太婆是那麽好，却無緣無故關在這里，還有她的兒子；大家知道他們是沒有罪的，但他們却被告了放火，因此坐牢。您知道，她聽說我認識你，」馬斯洛發說，轉動着頭，看着他，「她說：『你告訴他，要他看我的兒子，他會把一切告訴他。』他們姓明紹夫。那麼，您做嗎？您知道，

復

活

老太婆是那樣的，一着就可以知道她是冤枉。您，親愛的，奔走一下吧，」她說，看着他，然後垂下眼睛笑着。

「好，我去做，我知道了，」聶黑流道夫說，更加詫異她的自如。但我想和您說到我自己的事情。你記得，我上次向您說了什麼嗎？」他說。

「您說的很多，上次說了什麼呢？」她說，不停地笑着，把頭時而轉向這邊，時而轉向那邊。

「我說過，我來請求您原諒我，」他說。

「爲什麼呢？總是原諒，原諒，這沒有用處……您頂好是……」

「我要贖我的罪過，」聶黑流道夫繼續說，「不是用言語贖罪，是用事實。我決定要您。」

她臉上頓然表示恐懼。她的斜視的眼睛停頓着，似看他又似不看他。

「爲什麼要這樣？」她說，憤怒地皺眉。

「我覺得我在上帝面前應該做這個。」

「您找到了什麼樣的上帝呢？您說的全不是。上帝嗎？什麼樣的上帝？你該在那時候記得上帝，」她說，張開嘴停住。

「聶黑流道夫只在這個時候才感覺到她嘴裏的強烈的酒味，明白了她興奮的原因。」

「放安心些吧，」他說。

「我用不着安心。你以為我醉了嗎？我是醉了，但我記得我說的話，」她忽然迅速地說，臉色緋紅。「我是女犯人，娼……您是紳士，公爵，你用不着因為我沾污你自己，到你的公爵小姐們那裏去肥，我的價錢是十盧布。」

「不管你說得多麼殘忍！你不能說出我所感覺到的，」聶黑流道夫低聲說，全身打顫，

「你不能想出在我面前我覺得自己是多麼有罪……」

「覺得有罪……」她憤怒地摹仿他。「你那時……覺得有罪，却塞給我一百盧布。這

你的價錢……」

「我知道，我知道，但現在應該怎麼辦呢？」聶黑流道夫說，「現在我決定了不離開你，」

他重複，「我說了什麼，就要做什麼。」

「但我說，你不要做！」她說，大聲發笑。

「卡邱莎！」他開始說，摸她的手。

「離開我。我是女犯人，你是公爵，用不着你在這裏，」她大聲說，因憤怒而完全變了

樣子，揮出了她的手。「你想用我救你自己，」她繼續說，急忙地表達出她心中所發生的意

思。「你今生用我取樂，還想來生用我救你自己！我覺得你討厭，你的眼鏡，你全部肥胖醜陋的賤皮肉都討厭。去，你去！」她大聲說，用勁地跳起來。

典獄走到他們面前。

「你爲什麼吵鬧！難道可以……」

「請你讓她去吧，」聶黑流道夫說。

「她不要忘形了，」典獄說。

「不，請你等一會，」聶黑流道夫說。

典獄又走到窗前。

馬斯洛發又坐下來，垂下眼睛，緊牢地握住自己的手指彎曲的小手。

聶黑流道夫對她站着，不知如何是好。

「你不相信我，」他說。

「您要找我，這永遠辦不到。我寧願趕快吊死！您看吧！」

「我仍然要爲你服務。」

「好吧，這是您的事。只是我什麼也不需要您的。我向您說實話，」她說。「爲什麼我

那時候不死呢？」她添說，哭出可憐的涕泣。

聶黑流道夫不能說話；她的眼淚傳染了他。

她抬起眼睛，看着他，似乎詫異，並開始用頭巾拭去流在腮上的淚。

典獄現在又走來提示說分別的時候到了。馬斯洛發站起。

「您今天興奮了。假如可能，我明天再來。您想一想，」聶黑流道夫說。

她什麼也未回答，也不看他，就跟典獄走出去了。

「好，姑娘，你現在精神好了，」馬斯洛發回獄室時，考嫩不列發向她說。「似乎他對你好極了；他來的時候，你要當心。他會救你出去的。有錢的人什麼都能夠辦到。」

「這是不錯的，」哨舍女看守用唱歌的聲音說。「窮人結婚，事敗垂成，富人只要想到結婚，一切就如願辦到了。姑娘，我們有一個公子哥兒，做了這樣的……」

「那麼，你說到了我的事情嗎？」老婦人問。

但馬斯洛發沒有回答她的同伴，却輪到板床上，斜視的眼睛不動地看着角落，如是地躺到晚。

她心中發生了痛苦的情緒。聶黑流道夫所說的話把她喚入了另一世界，她曾在那里受苦並從那裏走了出來，不明白他，恨他。這時候她失去了她所過的忘却既往的生活；但活着而

明瞭地記得過去，是太痛苦了。晚間她又買了酒，和女伴們同飲。

四十九

「黑流道夫」是的那樣的，他就是那樣的，「黑流道夫」想，走出監獄，只在這時候才充分明白自己的罪過。假使他不企圖贖罪，消除他的罪，他會永遠不感覺到他的罪過；並且，她也不會感覺到她所受的損害。只是現在這一切才全部可怕地表顯出來。他只在現在才看見他對於這個女子心靈上所做的事，她也只在現在才看見並明白她所遭受的事。先前黑流道夫還要弄自己的情感，愛慕自己，愛慕自己的懺悔，現在他只是覺得恐怖。拋棄她——

他感覺到這個——現在他不能夠，同時也不能夠自己設想，他和她的關係將有什麼結果。黑流道夫正在門口，掛十字架與徽章的，有奉承的不快的面孔的典獄走到黑流道夫面前，祕密地遞給他一個短筒。黑流道夫接過短筒，他感到一種重要而神聖的。他將短筒遞給典獄，典獄將短筒遞給黑流道夫。黑流道夫將短筒遞給典獄，典獄將短筒遞給黑流道夫。黑流道夫將短筒遞給典獄，典獄將短筒遞給黑流道夫。

「這是一個人給大人函……」他說，把信封遞給黑流道夫。黑流道夫將信封遞給典獄，典獄將信封遞給黑流道夫。黑流道夫將信封遞給典獄，典獄將信封遞給黑流道夫。

「什麼人？」典獄問。
「你看了信封就知道了。」一個政治犯。我看管他們。這是她請求我的。這雖然是不准許的，但因為人類的……」典獄不自然地說。

聶黑流道夫詫異，一個管政治犯的典獄，在本監獄裏，幾乎是當大家的面，便這樣地遞給他一封信；他當時還不知道他又是典獄又是偵探，却接了信，走出監獄，看了信。信裏是鉛筆寫的勇敢的筆蹟，內容如下：

「知道您來探監，對一個刑事犯發生興趣，我想和你見面。你要求見我吧。他們會准許你的，我將向你說出很多對於你的被保護者和我們團體的重要的事情。感激你的人，韋娥。保高杜好芙斯下雅。」

韋娥。保高杜好芙斯下雅是新城縣僻靜處的一個女教師，聶黑流道夫和朋友們曾經到那裏去獵熊。這個女教師求過聶黑流道夫給她錢去讀書。聶黑流道夫給了她錢，把她忘記了。現在，這個女子是政治犯，坐在牢裏，也許是在這里知道了他的故事，於是提議要為他效勞。那時候一切是多麼簡單，輕易。而現在一切是多麼複雜，困難。聶黑流道夫生動地快樂地想起了那個時候，以及他與保高杜好芙斯下雅的相識。那是在四旬齋之前，在距鐵路六十俄里的地方。這次打獵是順利的，他們打死了兩頭熊，吃了飯，準備走的時候，他們所休息的農家的主人來說，來了一個執事的女兒，想見聶黑流道夫公爵。

「漂亮嗎？」有誰問。

「眼，你夠啦！」聶黑流道夫說，顯出嚴肅的面色，從棹前站起，拭着嘴，詫異着爲什

廳執事的女兒要找他，他走進了主人的小房間。

在房裏有一個戴藍帽，穿皮大衣的姑娘，面貌瘦弱，只有眼睛和高眉毛是好看的。

「現在，章嫩·葉芙萊莫芙娜，和他說吧，」年老的主婦說，「這是公爵自己。我去了。」

「我有什麼地方可以為你效勞嗎？」聶黑流道夫說。

「我：我知道，你有錢，你花錢在不重要的事情上，在打獵上，我知道，」這個姑

娘開始說，很是慌亂，「我只想一件事，想對人有用處，我什麼事也不能做，因為我什麼也不知道。」

她的眼睛是善良的，誠實的，而堅決與羞怯的表情是那麼動人，聶黑流道夫忽然處在她的地位上，明白了她，可憐她，這是他常有的情形。

「我能夠做什麼呢？」

「我是女教員，但我想進大學讀書，環境却不容許我。不是他們不容許我，他們容許我

，但是要有錢。給我錢吧，我畢了業就還你。我以為有錢的人打熊，讓農民喝酒——這都是不好的。他們為什麼不做好事情？我只需要八十盧布。你若不願意，也沒有關係。」她悲憤

地說。——

「相反，我很感激你，你給了我一個機會。……我馬上就拿來，」聶黑流道夫說。

他走到門廊上，在那里發現一個同伴聽了他們的談話。他不回答同伴們的笑話，從囊包裏拿了錢送給了她。

「請你，請你不要感謝我。我應該感謝你。」

聶黑流道夫覺得現在想起這一切是愉快的；想起：如何他幾乎和一個想對於這件事說出不好的笑話的軍官爭吵，如何另一個同伴支持他，如何因此他們友誼更密，如何全部的打獵是順利愉快的，以及他們夜間回到火車站時他是如何快活。是愉快的。成對高橇車的行列，縱列的馬，無聲地輕馳於窄狹的道路上，穿過時而高大時而低矮的樹林，攢樹全部積壓著雪塊。在黑暗中閃亮著紅火，有誰吸着了氣味芬芳的烟捲。奧西卜，趕熊的，在及膝的雪裏從這個橇車跑到那個橇車上，整理着東西，說到此刻在深雪中行走，在嚼楊樹皮，說到熊此刻睡在深洞裏，從氣孔裏吐出熱氣。

聶黑流道夫想起了這一切，尤其是，那種知道自己健康，有力，與無慮的快樂情緒。輕快地吸進凍冷的空氣，馱起了皮短外套；雪從被碰的彎曲的樹枝上落到他的臉上，身體溫暖，臉部爽快，心中沒有挂念，沒有譴責，沒有恐怖，沒有欲望。那是多麼痛快！但現在呢？我的上帝，這一切是多麼痛苦，多麼困難呵！……

顯然，韋娥·葉芙萊莫芙娜是女革命家，現在因為革命案子被關在牢裏。應該看她，特別是因為她許諾了貢獻意見，如何改善馬斯洛發的情況。

五十

第二天早晨醒來時，聶黑流道夫想起了昨天的全部經過，覺得恐懼。

但雖然有這種恐懼，他却較之從前更加決定要繼續去做已經開始的事情。

意識着自己的責任，他離開了家，去看馬斯林尼考夫，要求他准許在馬斯洛發之外他還可以到獄中去看老婦人明紹發和她的兒子，馬斯洛發會為他們請求過他。此外，他想要求和保高杜好芙斯卡雅見面，她會許對馬斯洛發有用的。

聶黑流道夫從前在軍隊裏的時候就認識馬斯林尼考夫。馬斯林尼考夫那時候是團裏的會計。他是心腸最好的最精細的軍官，除了團與皇家，便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世界上的任何東西。聶黑流道夫現在看到他是一個行政官，用縣衙門代替了團。他娶了一個有錢的機敏的婦人，她強迫他從軍職改為文職。她笑他，並且撫愛他，好像一個養馴的動物。聶黑流道夫上個冬季曾有一次在他們家，但這對夫婦在他看來是那樣沒有趣味，他此後即未再去他們。

看見了聶黑流道夫，馬斯林尼考夫是滿面光彩。面部是同樣地肥胖而發紅，身體是同樣

地肥滿，衣服是同樣地漂亮，一如在服軍役時。那時他穿的總是清潔的，樣式最時新的，適稱肩頭與胸部的軍裝或短上衣，現在是樣式最時髦的文官制服，同樣地適稱他的豐滿的身軀，顯出他的肥胸脯。他穿了副縣長長的制服。雖然年紀有差別（馬斯林尼考夫四十歲了），他們却以「你」相稱。（稱「你」係表示親密。譯）

「哦，謝謝，你來了。我們到我妻子那里去吧。在開會之前我還有十分鐘閑空。縣長走了。我辦理縣政，」他說，帶着他不能遮藏的滿意。

「我來找你公事。」

「什麼事！」馬斯林尼考夫用驚訝的幾分嚴厲的語調說，似乎是有所隱防。

「監獄裏有一個人，我對這個人很有興趣，」（聽到說監獄，馬斯林尼考夫變得更加嚴厲，）「我想見面，不在普通客室，要在辦公室裏，並且不只是在規定的日子，而且要常常去。我聽說，這由你決定。」

「沒有問題，Hon cher（我親愛的），我準備替你做一切，」馬斯林尼考夫說，用雙手摸他的膝蓋，好像要緩和自己的威嚴，「這是可以的，但你知道，我是一小時的教主。」

「那末你要給我一個文書讓我能夠看見她了。」

「這人是女子嗎？」

「是的。」

「她是因爲什麼的？」

「因爲毒害。但她被判得不公平。」

「是呀，就是因你們公正的裁判，ils n'en font point d'autres（他們不會做出別的

），」他因爲什麼原故用法文說。「我知道，你不同意我，但是有什麼辦法呢，c'est mon opinion bien arrêtée（這是我的堅定的意見），」他添說，表示他一年來在一種彼得堡的保守的報紙上許多文章裏所讀到的意見，「我知道，你是自由主義者。」

「我不知道我是自由主義者還是什麼別的，」聶黑流道夫笑着說。他總是詫異，大家把他列入某一黨，稱他自由主義者，只因爲他說過，在審判人時，應該聽他申說；在判罪之前大家是平等的；不應該虐待並打人，特別是那些未被審問的人。「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自由主義者，但只知道，現在的法庭，無論怎麼壞，仍然比從前的好。」

「你找了誰做辯護士？」

「我找了法那潤。」

「啊，法那潤！」馬斯林尼考夫皺皺著臉說，想起了去年這個法那潤如何把他當作見證人加以盤問，並且極恭敬地嘲笑了他半小時。「我勸你不要和他做什麼事情。法那潤soyuzhnik

homme rare (是一個壞人)。」

「對你還有一個要求」，聶黑流道夫說，未回答他。「我很久之前認識一個姑娘，女教員。她是很可憐的人，現在也在牢裏，她想和我見面。你可以准許我看她嗎？」

馬斯林尼考夫把頭微微側向一邊，思索著。

「她是政治犯嗎？」

「是的，我聽說是的。」

「你知道，只准親屬和政治犯見面的，但我要給你一個普通准許證。Je sais que vous n'avez pas (我知道你不會罵我的)。你的 protegee (被保護人)，她叫什麼……保高杜好美斯卡雅嗎？Elle est jolie? (她好看嗎。)」

oui (好)。(不好)。」

馬斯林尼考夫不贊同地搖頭，走到桌前，在一張有印刷表題的紙上敏捷地寫了：

「准許特證人德米特銳·伊登諾維支，聶黑流道夫公爵在監獄辦公室會晤囚犯小市民馬斯洛發以及女醫藥助理員保高杜好美斯卡雅。」他寫完後，畫了一個順勢的筆蹟。

「你知道那里是什麼樣的秩序。維持那里的秩序是很難的，因為人太多了，特別是到了流刑的；但我仍然嚴格管理，我歡喜這件工作。你知道——他們在那里很舒服，很滿意。只

是要知道如何處付他們。幾天之前發了一傳單，這天會，請人會叫權勢變遷，發出許多不幸的事。但我們讓事情經過的很好。我們一方面要有深切的關心，另一方面要有堅決的權力，」他說，握着有金鈕扣的白襯衣硬袖裏伸出的白、肥，有藍寶石指環的拳頭，「深切的關心和堅決的權力。」

「眼裏這個我不知道，」聶黑流道夫說，「我到過那里兩次，我覺得非常不舒服。」
「又你知道嗎？你應該和巴賽克伯爵夫人來往，」談興正濃馬斯林尼考夫繼續說：「她完全獻身於這種事情。Elle fait beaucoup de bien。（她做了很多的好事）。我要去掉虛偽的禮節來說，我覺得，因為她，一切都變了，是變得這樣，就是已經不再有從前的那些恐怖，他們在那里過得很好了。這你會看到的。法那潤，我自己不認識他，並且由於我的社會地位，我們的道路是不相同的，但他確實是一個壞人，並且他竟敢在法庭上說出那樣的話，那樣的話……」

「哦，謝謝你，」聶黑流道夫說，拿了文件，不再向下聽，便和他的老友告別了。

「那你不到我妻子那里去了嗎？」

「不去了，請你原諒我，現在我沒有空。」

「哦，可是她不會原諒我的，」馬斯林尼考夫說，送老友下到第一個樓梯口，一如他送

次等重要而非頭等重要的人，他把聶黑流道夫也列在次等重要人物中。『呷，請進去坐一下吧，即使是一分鐘也好。』

但聶黑流道夫依然堅決，聽差與看門的衝到聶黑流道夫面前，遞給他大衣與手杖。打開了門，門外站著一個警察。這時，他說：『現在是無論怎樣不能去看她的。』

『好吧，星期四，請你來。這是她的酬客日子。我要向她說的！』馬斯林尼考夫在樓梯

上向地大聲說。『這是不開門的，』

『這是不開門的，』

『這是不開門的，』

五十一

全夜這天，聶黑流道夫從馬斯林尼考夫那里一直乘車到了監獄，走到已經熟悉的監獄長的駐

處。又聽見了和上次相同的劣等鋼琴的聲音，但這次所彈的不是狂想曲，而是同樣具有異常

力量，清晰，與迅速的克來門地的練習曲。開門的包裹了一隻眼的女僕說監獄長在家。領着

黑流道夫進了小客室，室內有沙發，桌子，一盞紅紙燈罩燒了一邊的大燈擺在毛線織成的小

台布上。監獄長帶著疲倦愁悶的面色走了進來。

『請坐吧。有什麼事我能效勞呢？』他說，扣着制服的當中鈕扣。

『我剛才在副縣長那里，這是准許證，』聶黑流道夫說，遞出文件。『我要看馬斯林尼考夫』

活

機

「馬爾考發？」監獄長問，因為音樂而未聽明白。不聽好聽。監獄長音樂由馬爾考發。

「馬斯洛發。」監獄長問，因為音樂而未聽明白。不聽好聽。監獄長音樂由馬斯洛發。

「哦，是的！哦，是的！」

監獄長站起，走到門前，門那邊傳來了克來門地的急奏。監獄長站起，走到門前，門那邊傳來了克來門地的急奏。監獄長站起，走到門前，門那邊傳來了克來門地的急奏。

「馬如夏，停一會兒吧！」他用那樣的聲音說，牠表示這種音樂是他生活上的磨折。

什麼話都聽不見了。

鋼琴沉靜了，聽到了不清意的脚步，並有誰對門裏窺視。監獄長似乎因為音樂的停頓而感覺到輕鬆，吸着了菸味清淡的粗烟捲了並遞奉聶黑流道夫。聶黑流道夫拒絕了。

「我現在是要看馬斯洛發。」

「今天不偲看馬斯洛發了，」監獄長說。

「爲什麼？」

「就是，你自己的錯。」監獄長說，微笑着。「公爵，你不要直接給她錢了。你要給，就交給我。沒有人會拿去的。昨天一定是你給了她錢，她買了酒——這個惡習是怎樣也去除

不了的——她今天大醉，甚至發狂了。」

「真的嗎？」

「真的，甚至於要採用嚴厲的辦法——把她移到另一間獄室裏去。她本是一個和平的婦人，但請你不要給她錢了。他們是這種人……」

聶黑流道夫生動地想起昨天的事，又覺得恐怖。

「政治犯保高杜努斯卡雅可以見面嗎？」聶黑流道夫沉默了一會，又問。

「當然可以，」監獄長說。「哦，你要什麼，」他向走進房來的四個五六歲的女孩子說，她側着頭，眼不離開聶黑流道夫，向父親身邊走去。「你要跌交了，」監獄長說，在小女孩不看着前面，向父親身跑去而腳絆在地氈上時，他笑着。

「假若可以，我就去了。」

「請去把車可以的，」監獄長說，抱了仍舊看着聶黑流道夫的女孩子，站起，輕輕地把女孩放到一邊，走進了外廳。」

後

監獄長還未穿上紮眼的女僕遞上的大衣走出門，克來門地急奏曲又清晰響起來了。

「她進過音樂院，但那里秩序不好，」監獄長說，下着樓梯。「她想在音樂會裏表演

活

呢。」

監獄長和聶黑流道夫走到了監獄前。在監獄長走近時，邊門立刻便打開了。典獄們把手舉在帽邊，目送監獄長。四個剃了半頭的，在抬桶里的東西的犯人，在過道上遇見他們，看見了監獄長，都畏縮着。有一個特別彎縮並愁慘地皺眉，閃着黑眼。

「不用說，才能是應該發展，不能埋沒的，但是住在小房子裏，你知道，是不舒服的，監獄長繼續說話，一點也不注意這些囚犯，拖着腿子，用疲倦的步伐陪同聶黑流道夫進了大廳。

「你要看誰呀？」監獄長問。

「保高杜好美斯卡雅。」

「她在塔樓上。你要等一下了，」他向聶黑流道夫說。

「我不能夠同時看見縱火犯明紹夫母子嗎？」

「在第二十一獄室裏。當然可以去叫他們的。」

「我不能在明紹夫的獄室裏看他嗎？」

「但你在客室裏要更加舒服些。」

「不，我覺得那樣有趣。」

「你發現了有趣的地方！」

這時衣履漂亮的副獄長從邊門走進來。

「你陪公爵到明紹夫的獄室裏去，第二十一號，」監獄長向副獄長說，「然後到辦公室裏來。我去叫。她叫什麼？」

「韋嫩。保高杜好美斯卡雅，」聶黑流道夫說。

副獄長是一個淺色頭髮的，有染色鬚髭的青年軍官，身上發散出來芬芳的科命香水氣味。

「請，」他帶着愉快的笑容向聶黑流道夫說。「你對於我們的機關感覺興趣嗎？」

「是的，我對於一個囚犯發生興趣，我聽說，他是完全無罪的關在這裡。」

副獄長聳聳肩膀。

「是的，這是有之的，」他安詳地說，恭敬地讓客先走上寬大的惡臭的走廊。「他們說，這也是有的。請走這邊。」

獄室的門都是開着，有幾個囚犯在走廊上。副獄長微微地向典獄們點頭，側視囚犯們，他們或者靠着牆走進自己的獄室，或者把手順着衣縫伸直站在門前，像兵士那樣目送長官；他領聶黑流道夫穿過一道走廊，領他走到左邊有鐵門的另一道走廊。

這道走廊比第一道更狹，更暗，更惡臭。走廊的兩邊是許多上了鎖的門。門上有小孔，

復

所謂門眼，有半米爾邵克的直徑。走廊上只有一個面孔愁慘而有皺紋的老典獄。

「明邵夫在哪一間？」副獄長問典獄。

活

「左邊第八間。」

「這些獄室呢？都有人嗎？」聶黑流道夫問。

「只有一間空的。」

五十二

「可以看看麼？」聶黑流道夫問。

「請看吧，」副獄長帶著愉快的笑容說，開始向典獄問了什麼。聶黑流道夫向一個小孔裏看：裏面有一個高的年輕人，只穿一件襯衣，有短而黑的鬍鬚，迅速地來回走動。聽到門外的蟋蟀聲，他看了一下，皺了眉，繼續走動。

聶黑流道夫向另外一個小孔裏看：他的眼睛遇到另一隻向小孔外邊看的恐怖的大眼睛，他連忙閃到一邊。向第三個小孔裏看時，他看見床上睡着一個小身材的彎曲着的人，連頭蓋着大衣。第四間裏坐着一個寬臉的蒼白的人，低垂着頭，雙肘搭在膝蓋上。聽到腳步聲，這個人抬起頭觀看。在整個的臉上，特別是在大眼睛裏，露出無望的悲哀之表情。顯然他沒有

興趣要知道是誰向獄室裏看他。無論是誰看的，他顯然不期望從誰那里得到任何好處。聶黑流道夫覺得恐怖；他不再觀看，走到明紹夫的第二十一號獄室。典獄打開了鎖，推開了門。長頸子的，有肌肉的，有善良圓眼睛的，有短鬍鬚的青年站在床邊，帶着驚惶面色，連忙穿上大衣，看進來的人。疑問地驚惶地從他看到典獄看到副獄長，又回轉來看的，善良圓眼睛特別感動聶黑流道夫。

「這里一位先生想問問你的案情。」

「非常感謝。」

「是的，我聽說了你的案子，」聶黑流道夫說，走過獄室當中，站到髒的格子窗前，「我想聽你自己說。」

明紹夫也走到窗前，立刻開始敘述，起初羞怯地看副獄長，然後漸漸勇敢起來；當副獄長走出獄室到走廊上去作吩咐時，他十分勇敢了。這個故事在音調與態度上是最單純的善良的青年農人的故事，聽這個故事由穿了可恥的衣服的囚犯在獄中說出來，聶黑流道夫覺得特別奇怪。聶黑流道夫聽着，同時環顧有草蓆床墊的低矮的床，有粗鐵檻的窗子，汗穢潮濕的泥塗的牆，可憐的臉，和穿了囚衣囚鞋的不幸的相貌受損的農民身體，他覺得更加悲哀，不願相信這個好心腸的人所說的話是真的。想起來是那麽可怕：人們能夠不為什麼，只因

爲有人控告他，便抓扣一個人，由他穿囚衣，把他關在這個可怕的地方。同時想起來更爲可怕的：他帶着那麼善良面色所說的真實故事許是詭詐與臆造。故事的內容是說酒店主人和他婚後不久便奪去了他的妻子。他在各處尋找公理。酒店主人處處賂賂了官員，得以免罪。有一次他用武力奪回妻子，她第二天又跑走了。於是他去索取他的妻子。酒店主人說他的妻子不在那里（但他進去時看見了她），命令他離開。他不走開。酒店主人和工人把他打出了血，但在第二天，酒店失火了。他和母親被控告，但他沒有放火，他在隣居家裏。

「你真是沒有放火嗎？」

「老爺，我沒有想要放火。但一定是我的仇人他自己放火的。我聽說，他剛剛保了險。他們說是我們母子做的，說我們威嚇過他。有一次我是真地罵了他，我的心忍受不住了。至於放火，我是沒有做。火開始的時候，我不在那里。他故意佈置得讓我們母子在那里。他爲了保險費自己燒了，却說我們。」

「是真的嗎？」

「老爺，我憑上帝說，是真的。做我的親老子吧！」他想鞠躬到地，聶黑流道夫用力止住他。「救我吧，我不爲了什麼原故弄得要死了，」他繼續說。

忽然他的腮發抖了，他哭起來，捲起大袖子，開始用髒襯衣袖子拭眼睛。

「完了嗎？」副獄長說。

「是的。不要灰心；我們要做我們所能的，」聶黑流道夫說過，走出。明紹夫站在門當中，因此典獄關門時，門碰了他。典獄上鎖時，明紹夫從門洞裏向外看。

五十三

從寬走廊上回來（是在吃飯的時間，獄室都是開着的）穿過那些穿淺黃大衣，短而寬的褲子、囚鞋、並且熱切地看他的囚犯，聶黑流道夫感覺到奇怪的情緒——一方面是對於坐牢的人們的同情，一方面是對於要他們坐牢並看管他們的人們的恐怖與懷疑，一方面是因為某種原故而覺得他自己安詳地觀看這一切是可恥的。

在一個走廊上，有人拖響着囚鞋跑進獄室門裏，從裏面走出幾個人，站在聶黑流道夫的路上，向他鞠躬。

「大人，我不知道，請你吩咐怎麼稱呼，把我們的事隨便怎樣決定一下吧。」

「我不是官長，我什麼也不知道。」

「那是一樣，你向官長說一聲，」憤慨的聲音說。「什麼罪也沒有，我們在這里受了一

活

個多月的苦了。」

「說什麼？爲什麼呢？」聶黑流道夫說。

「他們把我們關在牢裏。我們坐了一個多月了，我們自己也不知道是爲了什麼原故。」

「是的，這是有個原故的，」副獄長說，「這些人是因爲沒有護照被捕的，應該是把他們送回到他們的本縣，但那里的監獄燒了，本縣的官請我們不要送他們去，別的縣裏沒有護照的人都送走了，還贖下他們這些。」

「怎麼，只是因爲這個嗎？」聶黑流道夫停在門口問。

「牽約四十人，都穿著囚服，環繞了聶黑流道夫與副獄長。同時有幾個聲音說話。副獄長阻止了他們。」

「只要一個人說。」

從大家當中走出一個高而好看的五十歲的農人。他向聶黑流道夫說明他們都是要被送回本縣的，他們關在牢裏，因爲他們沒有護照。然而護照他們是有的，只是過期了兩個禮拜。每年都有這種過期的護照，什麼也沒有處罰，但今年他們被捕在這里關了一個多月，好像是犯人一樣。

「我們都是做石工的，是一個同業工會裏的。他們說我們縣裏的監獄燒掉了。我們和這件事是沒有關係的。發點大慈悲吧。」

聶黑流道夫聽了，却幾乎不懂得這個年老的好看的人所說的，因為他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隻暗灰色多足的大虱子上，牠在好看的石匠的腮毛當中爬。

「怎可能會是這樣的？真的只因為這一點嗎？」聶黑流道夫說，轉向副獄長。

「是的，上面有了疏忽，他們應該被送走的，被送回家鄉的，」副獄長說。

副獄長說完，從人羣中又走出一個矮小的，也穿囚服的人，奇怪地歪扭著嘴，開始說到他們在這裏並不爲了什麼原故而受苦。

「比狗還不知……」他開口說。

「哦，哦，不要說多餘的話了，住口吧，不然你曉得……」

「我曉得什麼？」矮小的人絕望地說。「難道我們有什麼罪嗎？」

「住嘴！」副獄長大聲喊叫，矮小的人沉默了。

「這是什麼回事？」聶黑流道夫向自己說，走出獄室，穿過門內看出的和迎面走來的囚犯們數百隻目光的行列，好像一個受夾擊者。

「是真正地犯無罪的人關在這裏嗎？」當他們走出走廊時，聶黑流道夫說。

「你要我怎辦呢？但他們只會說謊。聽他們說——都是無罪的，」副獄長說。

「但是有些囚犯是什麼罪也沒有的。」

「這種人，我們承認。但他們是很墮落的。不嚴格不行。有幾種荒唐胆大的，要加重防範。昨天有兩個弄得非處罰不可。」

「怎樣處罰呢？」聶黑流道夫問。

「奉令用棍子處罰……」

「但肉刑是取消了。」

「不是對於剝奪公權的。他們是可以打的。」

聶黑流道夫想起了昨天在門廊等候時所見到的一切，並且明白了處罰就是在那時執行的。他特別強烈地體驗到好奇、頹喪、迷惑、和精神上而又變為身體上作嘔的混合感覺，並且這從未如此強烈地支配過他。

不聽副獄長說，不看四周，他連忙出了走廊走進辦公室。監獄長在走廊上忙着別的事，忘了叫保高杜好美斯卡雅。在聶黑流道夫進辦公室時，他才想起來答應了叫她。

「馬上我就去叫她，你坐一下，」他說。

五十四

辦公室是兩間房。第一間裏有凸出的破毀的火爐，兩道鑰窗子，一個角上有量囚犯身長

的黑測量器，另一個角上掛了大基督聖像，——這是痛苦的地方所永遠具有的，好像是嘲笑他的說教。這間房裏站着幾個典獄。在另一間房裏成羣地或者成對地靠牆坐着二十來個男女，低聲談話。窗前有一寫字台。

監獄長坐到寫字台前，向黑流道夫指示旁邊的椅子。黑流道夫坐下，開始觀看房裏的人。

一個穿上衣的有快樂面孔的青年最先引起他的注意，他站在一個中年的黑眉毛的婦人面前，打着手勢，熱切地向她說了什麼。一個戴藍眼鏡的老人坐在他們旁邊，不動地聽着，握着向他說話的穿囚服的年輕婦人的手。一個中學生，臉上帶着不動的驚恐的表情，眼不離開地看着老人。離他們不遠，在角落上坐着一對情人：女的是有美麗的短髮與精力充旺的面色的、很年輕的、漂亮的、穿時髦衣服的姑娘；男的是面貌清秀，波狀頭髮的美麗青年，穿着橡皮短上衣。他們坐在角落上低語，似乎被戀愛弄迷了。最靠近桌子，坐着一個灰髮的穿黑衣服的婦人，顯然是母親。她注視着穿同樣短上衣的肺病模樣的青年，她想說什麼，却因為流淚而不能說出：開了口又停止。青年在手裏拿着一個文件，顯然知道要說什麼是好，帶着憤怒的面色，把文件扭了又揉。在他們旁邊坐着一個肥胖、面色紅潤、眼睛很外突、穿灰衣服，披披肩的漂亮姑娘。她坐在流淚的母親旁邊，輕柔地摸她的肩膀。這個姑娘的一切都美

復

活

麗：大而白的手，波狀的剪短的髮，堅實的鼻子和嘴唇；但她臉上主要的美處是褐色、如羊、善良、誠實的眼睛。她的美麗的眼睛在聶黑流道夫進來時從母親臉上拿開了一會，和他的目光交過。但她立刻便轉過身，開始向母親說了什麼。離戀愛的一對情人不遠坐着一個髣髴蓬亂的、面色愁成的人，他向沒有鬚鬚的好像是斯考撒次的客人憤怒地說了什麼。聶黑流道夫和監獄長併排坐着，帶着緊張的好奇心環顧四周。而他走來時會頭髮顛歪的男孩子使了他高興，用響亮的聲音問他：「聶黑流道夫問過你嗎？」

「你在等誰？」

「我聶黑流道夫諾爾這個問題，但看到男孩子，看見他莊嚴儀態的臉和注意的流淚的眼睛，嚴肅地回答他說，是在等一個相識的婦人。」

「是那末，她是你的妹妹嗎？」

「不是，不是妹妹。」聶黑流道夫驚訝地回答。「你同誰來的？」他問男孩子。

「我要同我同孀媽。」她是政治犯，「男孩子驕傲地說。看見，驟變的容貌，是若干味聶黑流道夫和男孩子的

「瑪麗亞，巴美流美娜，把考利亞帶去，監獄長說，大概認為聶黑流道夫和男孩子的

談話是違法的。」

「瑪麗亞，巴美流美娜，就是那有羊眼的金聶黑流道夫注意的漂亮姑娘，挺直了高大的身

輕，用有力的、寬的幾乎是男性的步子走到聶黑流道夫和男孩子的面前。他問了什麼？你是誰？」她問聶黑流道夫，微笑着，信任地並且那麼單純地看他的眼睛，好像是不能夠懷疑她的一切的人會是、是、應是，在簡單、親善、弟兄姊妹的關係中。他要知道一切。」她說，在臉上對男孩子笑着那麼善良、親愛的笑容，男孩子和聶黑流道夫兩人不禁對她的笑容而笑。」聶黑流道夫笑着說：「有同病相憐嗎？」她問他。

「是的，他問我，我來看誰。」

瑪麗亞·巴芙落芙娜，不能夠同外人說話。你是知道的，」監獄長說。

「好的，好的，」她說，用大而自誇的手牽了眠不離開她的考利亞的小手，回到肺病青年，的母親那里。」

「這一個男孩子是誰的？」聶黑流道夫問監獄長。

「這是一個女政治犯的，他是在監獄裏生的，」監獄長帶着幾分得意說，好像是表示他的

監獄的奇特。面色憔悴的人，向那兒直視着，被着那兒天而容人對那兒補了什麼。聶黑流道夫

「真的嗎？」聶黑流道夫問，問那兒直視了什麼。監獄長的一聲帶人不盡不盡。」聶黑流道夫

「是的，他現在要跟母親到西比利亞去。」聶黑流道夫說，和那兒直視了一會，那兒直視是那個姑娘嗎？」聶黑流道夫問，那兒直視了什麼。監獄長的一聲帶人不盡不盡。」

「我不能夠回答你，」監獄長說，「韓君肩膊。一哦，保高杜好美斯卡雅來了。」

有大而善良眼睛的、矮小、斷髮、瘦、黃的韋嫩。葉芙萊莫芙娜用揮轉的步伐從後邊的門裏走進來。

「哦，謝謝，你來了，」她說，握黑流道夫的手。「記得我嗎？坐下吧。」

「我沒有料想看見你這樣的。」

「哦，我覺得很好！這麼好，這麼好，我不想要更好的東西了，」韋嫩。葉芙萊莫芙娜說，和尋常一樣，用大而善良的圓眼睛恐怖地看黑流道夫，轉動着短上衣破爛、壓皺、髒汗領子裏的細瘦、見筋的黃頸子。

黑流道夫開始問她如何到了這樣地步。

回答的時候，她帶着巨大的興奮，開始說到自己的案情。她的言語中夾雜着許多外國字，如宣傳、解體、團體、分部、區分部，她顯然充分相信大家都知道這些，但黑流道夫却從未聽到過。

她向他說了「人民自由」（一種革命運動——譯）的一切秘密，顯然充分相信他很感興趣。

並願意知道。聶黑流道夫看着她的可憐的頸子，稀疏零亂的頭髮，詫異她為什麼要做這一切並對他說。他覺得她可憐，但完全不像他可憐農人明紹夫那樣，他是自己沒有錯而被關在惡臭的牢裏。她最可憐的地方是她頭腦裏面顯明的混亂。她顯然認為自己是女豪傑，準備為她的主義的成功而犧牲性命，同時她又不能說明這個主義是什麼，成功在何處。

章娜·葉芙萊莫芙娜想向聶黑流道夫說的案子是這樣的，她有一個女友，叫作舒斯托發，如她所說，並不屬於她的區分部，五個月前和她一同被捕，關在彼得羅巴夫洛夫斯基堡裏，只因為在她那里發現了交她保存的一些書籍和文件。章娜·葉芙萊莫芙娜認為自己對於舒斯托發的被捕要負一部分的責任，請求有社會關係的聶黑流道夫盡力設法釋放她。

保高杜姆莫斯卡雅所請求的另一件事乃是為監禁在彼得羅巴夫洛夫斯基堡裏的顧爾關維支設法要求准許和父母見面，並獲得他的學術研究上所需要的科學書籍。

門集

聶黑流道夫答應了在他到彼得堡時做他所能做的一切。

至於她自己的故事，章娜·葉芙萊莫芙娜這麼說：她完畢了助產課程，便同人民自由黨的人被捕，文件被沒收，大家都開始被捕了。

「我也被捕並且現在要被流放……」她結束了自己的故事。「但這並沒有關係的。我覺

活 復

復得自己是非當高興，她聽着可憐的美容，

「我北方青年，

聶黑流道夫問到羊眼的姑娘。章嫩·葉芙萊莫芙娜說她是一個將軍的女兒，早已加入了

活革命黨，因為目擊槍聲憲兵而入獄。她住在密謀室裏，那裏有一架印刷機。夜間有人來搜查房屋，屋里的人決定了自衛，熄了燈火，開始毀滅了證物。警察衝了進來，共謀者之一放了鎗，使憲兵受了致命傷。在審問是誰放鎗的時候，她說是她放的，雖然她手里從來未拿過鎗，而雙腳絲也不會傷害。事情就是如此。現在她要去受徵役了。」

「是利他主義的好人……」章嫩·葉芙萊莫芙娜稱贊地說。一

翻章嫩·葉芙萊莫芙娜想說的第三件事是關於馬斯洛發的。她知道，一如監獄里的人都知道，馬斯洛發的故事和聶黑流道夫同她的關係，勸他設法把她移轉到政治犯部分，或者，至少，調到病院任看護婦，那里現在病人特別多，且需要女工。

聶黑流道夫感謝了她的勸告，並說要勉力遵從她的勸告。

五十一

269

他們的談話被監獄長打斷了，他站起來說會談的時間完結了，應該分手了。聶黑流道夫站起，和章嫩·葉芙萊莫芙娜告別，走到門口，他在那里站住，注視他面前所發生的事。

「諸位先生，時候到了，時候到了，」監獄長說，時而站起，時而又坐下。

監獄長的要求只引起了室內囚犯與客人的特別興奮，但沒有人想分手。有的站起，還站着說話。有的繼續坐着說話。有的開始分別並流淚。最令入感動的是母親和肺病的兒子。青年還在扭摺着文件，他的臉變得更加憤怒，——他作了那麼大的努力，不讓自己傳染了母親的感情。母親聽說分別的時間到了，祇在他的肩頭上啜泣，嗅着鼻子。有羊眼的姑娘——聶黑流道夫不覺地跟隨着她，——站在啜泣的母親面前，向她安慰地說了什麼。戴藍眼鏡的老人，——聶黑流道夫，拉着女兒的手，側着頭聽她講話。年輕的愛人們站起來，拉着手，沉默地互相看着眼睛。

「這里只有他們是快樂的，」穿褲上衣的青年指着戀愛的一對說，他站在聶黑流道夫旁邊，也在看那些分別的人。

聶黑流道夫與青年看他們的目光，戀人們半裸的穿橡皮短上衣，女的是淺色頭髮的好看的姑娘，——伸出拉緊的手，回轉身，笑着，開始旋轉。

「今天晚上他們在這里，」在牢里結婚，她要跟他到西比利亞去，」青年說。

「他是怎麼的，」

「活活自盡，」流刑過。讓他們快樂一下吧，不然是太痛苦了，」穿上衣的青年添說，聽着肺病青年

的母親發泣。

「諸位先生！請走吧，請走吧！不要教我採用嚴格的辦法哦，」監獄長說，幾次重複着活同樣的話。「請走吧，好了，請走吧！」他軟弱地猶豫地說。「這是什麼回事？時候已經過

了。這樣是不行的。我說最後的一次了，」他疲乏地重複，熄掉烟捲，又吸着了一枝。

顯然是，無論那准許人對別人做壞事而不覺得自己有責任的理由是多麼巧妙、多麼古老、多麼尋常，監獄長都不能不意識到他是造成這個房間里的痛苦的罪過者之一；顯然，他覺

得極難受。並且，

最後囚犯與客人開始分別了；有些進了黑邊的門，有些進了外邊的門。男子們由與穿橡

皮短上衣的，患肺病的，黑髮蓬亂的，書走出去了；瑪麗亞、巴芙落萊娜和在監獄里出生的

男孩子也走了。

「探監的人也開始走出去了。戴藍眼鏡的老人用沉重的脚步走出去，黑黑流道夫跟在他後

邊走着。

「是的，奇怪的情形，」多話的青年好像是繼續在說被打斷的話，和黑黑流道夫一同下

樓梯。「要感謝監獄長，他是好人，不嚴守規矩。他們說了話，總可以散散心思的。」

「在別的監獄裏不能這樣會面嗎？」

「唉！沒有像這樣的了。你要單獨見面，却要你隔着網子談。」

當聶黑流道夫和滅頓采夫談了許多話的青年這麼介紹了自己。談話着話，走到門廊時，監獄長帶着疲倦的神色走近他們。「這話留著半夜說，是無濟於事的。」聶黑流道夫一同下

「要着你要見馬斯活發，請你明天來吧，」他說，顯然要對聶黑流道夫表示有禮貌。

「很好，」聶黑流道夫說，趕快走出監獄去。聶黑流道夫強忍痛苦

明縮夫的無辜的痛苦顯然是可怕的，——但身體的痛苦可怕却比不上那疑惑，那對於

善與上帝的不相信，這是當他看見無故使他苦惱的大們的殘忍時所必定感覺到的。可怕的是

：只因爲在文件上沒有寫得明白而加諸數百無罪的人的侮辱與痛苦；可怕的是這些愚昧的典獄

獄，從事於磨折自己的弟兄，並相信他們是在做好事而重要的事情。但他覺得最可怕的是這個

年老、衰弱、善良的監獄長，他不得不分離母與子，父與女，——他們是正和他自己。他的子

女一樣的人。——

「爲什麼要運機？」聶黑流道夫問。此時，極度地感覺到那種精神的並且變爲生理的作

種之感，這是在獄中，向所感到的。——他找不出回答。監獄長。「監獄長同車，」司獄長

活動

內世錄靈草。

次日蕭黑流道夫去請辯護士，向他說到胡紹夫的案子，請他作辯護。辯護士聽過後，說他要研究案情，假若這是和蕭黑流道夫所說的完全一樣，這是極可能的，那末，他就免費作辯護。蕭黑流道夫還向辯護士說到一百三十個因為誤會而被監禁的人，問到，這事決定在誰，是誰有罪。

辯護士沉默片刻，顯然想回答得正確。

「是誰有罪？沒有人，」他決定地說。你向檢察官說——他要說是省長有罪，你向省長

說——他要說是檢察官有罪。沒有人是有罪。」

「我馬上到馬斯林尼考夫那裏去向他說。」

「哦，這是沒有用的，」辯護士笑着反對。「他是這樣的——他不是你的親戚你的朋友

嗎？——他是這樣的一個笨瓜，怨我無禮，同時他又是一個狡猾的畜牲。」

蕭黑流道夫想起馬斯林尼考夫說到辯護士的話，什麼也未回答，道了別，便去看馬斯林

尼考夫。

蕭黑流道夫需要向馬斯林尼考夫要求兩件事情：關於馬斯洛發調往病院，備于一百三十

個沒有護照的無辜坐牢的人。無論他覺得去要求他所看不起的人是多麼困難，這却是達到自

的的唯一途徑，他必須穿過這個途徑。

車子到了馬斯林尼考夫的屋前，聶黑流道夫看見門口有幾輛馬車：單馬快車、四馬蓬車、四馬轎車，他想起這是馬斯林尼考夫的妻子招待客人的日子，他也被邀請了。當聶黑流道夫的車子趕到屋前時，有一輛轎車停在門口，一個戴着有帽章的帽子掛披肩的聽差正從階台裏上扶一個太太登車，他拉起自己的裙裾，露出穿黑襪的細腳踝與淺口鞋。在馬車之間他認得考爾洽根家的關了活頂的馬車。灰髮紅臉的車夫恭敬地歡迎地脫了帽子向他行禮，好像是對于特別熟識的人。聶黑流道夫還不及向守門人問到米哈益·伊萊諾維支（馬斯林尼考夫）在何處，他本人已經出現在鋪了氈子的樓梯上，送一個很重要的客人，他不僅送他到樓口，而且送到樓下。這個很重要的客人是軍人，他下着樓梯，用法文說到爲了要在城里建築的教堂院而舉行的彩票，表示着意見，說這是婦女們的好事情，「她們快樂，錢也集到了。」

「Qu'elles s'amuse et que le bon Dieu les benisse……」讓她們快樂吧，上帝保佑她們吧！啊，聶黑流道夫，你好！怎麼好久沒有看見你！——」他招呼聶黑流道夫。「Allez presenter vos devoirs à madame（進去向夫人致意吧）。考爾洽根家的人在那里。Et rendez-dine Bukshveden. Toutes les jolies femmes de la ville（還有那丁·布克斯海夫頓。讓所有的美人們），」他說，把他的穿軍服的肩膀送到他的穿金扁繼制服的華麗的僕人所遞上的大衣下邊又微微拾起。「Au revoir, mon cher!（再會，我親愛的朋友）！他握了馬

復 斯林尼考夫的手。

「好，我們上去吧，我多麼高興啊！」馬斯林尼考夫興奮地說，抓住聶黑流道夫的臂，不管自己的肥胖，迅速地拉他上樓。

馬斯林尼考夫是在特別快樂興奮中，原因是要人對他的注意。好像在接近皇家的近衛軍裏服務時，馬斯林尼考夫覺得是應該和皇家來往的時候，但顯然，這種劣卑心理只是愈演愈強，而任何這樣的注意便會使馬斯林尼考夫處於那樣的狂喜中，好像一隻愛犬在主人摸牠、拍牠、搔牠耳朵之後所感覺到的。牠搖擺尾巴，彎縮，扭動，貼下耳朵，發狂地打轉。馬斯林尼考夫也準備同樣地做。他沒有注意到聶黑流道夫臉上嚴肅的表情，沒有聽他說話，不可約制地拉他進了客廳，因此聶黑流道夫不能拒絕，跟他進去了。

「公事後談；你吩咐的——我全辦到，」馬斯林尼考夫說，同聶黑流道夫穿過大廳。「向女將軍通報聶黑流道夫來了，」他走着向聽差說。聽差跑了一步，越過他，走上前去了。

「Vous n'avez Pu'a ordonner, (你只裏吩咐)」。但你一定要看見我的妻子。上次沒有帶你來，我已經受了責備了。」

他們進去時，聽差已經通報了，安娜·伊格娜琪葉芙娜，副省長的太太，她自稱女將軍，帶着輝煌的笑容，在客室中繞圍她的帽子與人頭後邊向聶黑流道夫鞠躬。在客室另一端有

茶的桌子前坐着幾個太太，站着幾個男子——軍人與文官，男女的嘩嘩的話聲不停地響着。

「Eh bien! (總之)——爲什麼你不想和我們來往了？我們什麼地方得罪了你？」安娜·伊格娜琪葉芙娜用這話招呼他，表示她和聶黑流道夫之間從未有過的親密。

「你們認識嗎？認識嗎？別莉雅莫斯科雅太太，米哈益·伊發諾維支、切爾諾夫。坐近一點吧。必·Yenus done 西 a note on vous rapportera votre the……(你到我們桌子這邊來吧；你的茶會有人送來的)還有你……」他向那和必西在說話的軍官說，顯然忘記他的名字，「請到這邊來吧……公爵，吃茶嗎？」

「無論怎樣，無論怎樣我不同意；她明明沒有戀愛，」一個婦人的聲音說。

「但她愛包子。」

「永遠是愚笨的笑話，」另一個戴高帽子的婦人帶着笑聲插言，閃耀着絲綢、金銀、珠寶。

「C'est excellent (好極了)——這些薄餅乾，很輕。再拿一塊來吧。」

「怎麼，你快要走了嗎？」

「是的，今天是最後一天了。因此我們來了。」

「多麼美好的春天，現在在鄉裏是多麼好呵！」

「這西戴著帽子，穿著一種黑條子的衣服，沒有褶皺地裹著她的細腰，全然好像她是穿這件衣服出生的，她很美麗。看見了聶黑流道夫，她臉紅。」

「我以爲你走了，」她向他說。（刺刺聲）。看！（刺刺聲）！舉一下，（刺刺聲）！不要說話。

「幾乎走了，」聶黑流道夫說。「事情耽擱了。我到這裏來有事情的。」

「去看看媽媽吧。她很想看見你，」她說，覺得是說謊，並且他知道，於是臉紅得更

死。（刺刺聲）。去該日太左站小房間，坐著。

「怕來不及了，」聶黑流道夫愛惜地回答，企圖做出沒有看見她臉紅的樣子。

「西憤怒地皺眉，聳了肩膀，嚮向美麗的軍官，他接了她手裏的空茶杯，把佩刀絆著

黑流道夫，英勇地把他送到另一個桌上。

「你也一定要捐錢給教養院。」（刺刺聲）。並且聶黑流道夫需要函請律師無意義。

「但我不是拒絕，不過是希望把捐施的東西保留到開彩票的時候。在那里我要盡全力作

表現。」（刺刺聲）。對不出給聶黑流道夫振盪。Douce（二慈）曾定員，慈工並命令人開受。

「喂，你當心！」發出了顯然虛偽的笑聲。

「翻客日是光輝的，安娜。伊格娜琪葉芙娜是在極樂的心情中……」（刺刺聲）。

「米卡向我說，你在監獄裏忙。我很了解這個，」她向聶黑流道夫說。「米卡」（這是

她的胖丈夫馬斯林尼考夫——也許有別的短處，但你知道，他是多麼仁慈。所有這些不幸的囚犯——是他的子女。他不別樣地看待他們。 Il est d'une honte……（他是這麼仁慈……）

她停住了，找不出能夠表現她丈夫那種 bonte（仁慈）的字句，憑了他的命令人們受鞭笞，她立刻帶笑轉對着進房來的年老打鐵的戴紫蝶結的老婦人。

爲了不違背禮節，說了所需要說的那麼多的話，並且也照所需要的說得那麼無意義，藉黑流道夫站起，走近馬斯林尼考夫。

「請問，你可以聽我說幾句話嗎？」

「哦，可以！好，什麼話吧？我們到這裏來吧。」

他們走進日式的小房間，坐在窗前。

五十一人

「好， je suis à votre service（我來替你效勞）。你吸煙嗎？等一下，我們不要把這里弄

髒了。」她說，拿來一個灰皿。「說吧。」

「我有兩件事找你。」

語

「哦。」

「不要緊。再講一會兒。」

馬斯林尼考夫的臉色變得愁悶而頹喪。被主人搔耳朵的狗的那種興奮的痕跡完全消失了。客廳裏傳來一聲。一個婦人的聲音說：「jamais, jamais jene croirais, (我決不，決

不相信)。」另一端是別的男子在說話，重複着「la comtesse Voronzoff 同 Victor

Apraskine (弗隆攝夫伯爵夫人同維克托爾·阿卜拉克生)。在第三處只聽到話聲與笑聲

。馬斯林尼考夫又聽客廳裏所發生的事，又聽聶黑流道夫說。

「我又是爲了那個女子來的，」聶黑流道夫說。

「是的，那個無罪受罰的。知道，知道。」

「我請求把她調到監獄醫院裏服務。我聽說這是可以的。」

馬斯林尼考夫皺縮了嘴唇，想了一下。

「這是不可以的，」他說。「可是，我來想想看吧，明天打電報給你。」

「我聽說那裏有許多病人，需要人幫忙。」

「好吧，好吧。無論怎樣，我要給你通知。」

「費神了，」聶黑流道夫說。

從客廳裏傳來一般的笑聲。馬斯林尼考夫笑着說：「這真有趣。三十個人，我因為這事而

「這都是維克托爾，」馬斯林尼考夫笑着說，「他在高興的時候是異常伶俐。」

「還有一件，」孟黑流道夫說，「此刺牢裏關了一百三十個人，只因為他們的證照過期了。他們關在這兒一個多月了。」

「於是他說了他們被捕的原因。」

「你怎麼會知道這個？」馬斯林尼考夫問，他的臉上頓然表現了不安與不滿。

「我到監獄裏去，這些人在走廊上圍着我……」

「你去哪一個囚犯的？孟黑流道夫。」

「一個農民，他是無罪受處份的，我請了辯護人爲他辦案子。但要點不在這兒。這些毫無罪過的人，能夠只因為護照過期就下牢嗎？並且……」

「這是檢查官的任務，」馬斯林尼考夫憤然打斷了孟黑流道夫。」「這就是你說的：迅速公正的審判。候補檢查官的責任是……」

「做，只玩牌。」

「那末，你什麼也不能辦到了。」孟黑流道夫愁悶地說，想起辯護士說到省長要歸罪於

檢察官。

「不，我要辦的。我馬上就辦。」

活

「她的情形更壞了。c'est un soufre-à-bonheur. (她成了被人笑弄的人)，」這是客廳裏傳來的女子的聲音，顯然對於她所說的是全然漠不關心。

「這樣更好，我也要拿這個了，」從另一方面傳來男子的活潑的聲音和不願給他什麼東西的女子的笑聲。

「不行，不行，怎樣也不行，」女子的聲音說。

「好吧，我要做這一切，」馬斯林尼考夫重複，用戴黑玉指環的白手熄滅了烟頭，「現在我們到太太們那里去吧。」

「但還有一點，」聶黑流道夫說，沒有走進客廳，停在門口。「我聽說昨天在監獄裏用肉刑處罰了囚犯。這是真的嗎？」

馬斯林尼考夫臉紅了。

「啊，你是爲了這個嗎？不，Moi Cher ！一定不要讓你去了，你什麼事都管。我們去吧，去吧，Annette (安娜) 在叫我們了，」他說，拉住聶黑流道夫的手臂；又表現了在人注意之後的那種興奮，只是現在不是喜悅的，而是不安的。

聶黑流道夫抽開自己的手臂，不向任何人行禮，不說任何言語，帶着憂愁的神色，走進客室，大廳，走過前廳裏向她跳着而來的聽差，上了街。

「他有了什麼事，你對他做了什麼？」安那問丈夫。

「這是多麼令人驚奇的事，只談到這一個最喜愛的，而又不愛的人。」

「這是多麼令人驚奇的事，只談到這一個最喜愛的，而又不愛的人。」

「哦，但他總是那樣的。」安那問丈夫，「你對他說，並對最喜愛的丈夫說：『安那，』」

「哦，但他總是那樣的。」安那問丈夫，「你對他說，並對最喜愛的丈夫說：『安那，』」

天，(離家日) 說話的好題材。

在訪問馬斯林尼考夫的翌日，亞黑流道夫接到他的一封有封印的在光澤而有紋章的厚紙

上寫了美麗結實字蹟的信，說她寫了信給醫生說到調馬斯洛發進醫院，並說很可能地，他的

希望會實現。簽字是「愛」你的老朋友馬斯林尼考夫「末尾有一個異常藝術的大而堅強的花

筆。」

「傻瓜！」亞黑流道夫不能約制不說，特別是因為在「朋友」這個字裏他覺得馬斯林尼

考夫對他謙遜，即是，雖然他執行着在道德上最醜惡可恥的職務，却認為自己是重要的人，

並且以為即使不是阿諛，也是表示，稱他為朋友，仍然不是太驕傲自己的高貴。

五十九

最尋常而普遍的迷信之一，是說每個人有他自己的確定的特質，說人有善、惡、智、愚、熱情、冷漠等等差別。人不是如此的。我們可以說到一個人，他善的時候多於惡，他智的時候多於愚，熱情的時多於冷漠，或者相反；但假如我們說到一個人是善或智，說到另一個人是惡或愚，這是不正確的。但我們却總是這樣區別人。這是不可靠的。人如河流：所有河流裏的水是相同的、虛空一樣的，但每條河流是時而窄，時而寬，時而急，時而緩，時而清，時而冷，時而濁，時而暖，人亦如此。每個人具有一切人類特質的端倪，有時他表現了這一些，有時又是另一些，他常常完全不像他自己，却同時仍然是同一個人。有好些人的這種變化是特別顯著。聶黑流道夫便屬於這一類的人。他的這類變化是由于生理的與精神的原因。他現在正發生着這種變化。

他在審問之後、在和卡邱莎第一次見面之後他所體驗的那種嚴肅與新生之樂的情緒完全過去了，而在末次見面之後，他被恐怖甚至對她的厭惡所代替了。他決定了不離開她，不改變他自己的假若她願意便娶她的決心；但他覺得這是困難的、痛苦的。

將，在他訪問馬斯林考夫的翌日，他又到監獄裏去看她。

監獄長准許了見面，但不在辦公室，不在辯護士室，而是在女客室。雖然是有好心腸，監獄長對於聶黑流道夫却比先前更有約制了；顯然，和馬斯林尼考夫談話的結果是有了對於

這些客人要更加當心的命令。

「見面是可以的，」他說，「只是關於金錢，請你按照我請求你的話……關於調她到醫院，如長官所寫的，這是可以的，醫生是同意的。只是她自己不願意，她說：『我必得爲這些體憐的人拿尿壺了……』」公爵，你要曉得他們是那樣的，」他添說。

去，聶黑流道夫什麼也未回答，只要求讓他去會面，監獄長派了典獄去，聶黑流道夫跟他去到空的女會客室。

馬斯洛發已經在那里，沉靜，羞怯，從網子後邊走出來。她走近聶黑流道夫身邊，不看着他，低聲地說：

「請饒恕我吧，德米特銳·伊登諾維支，我前天說話不對。」

「請不是我饒恕你……」聶黑流道夫開始。

「但是，」但她還是離開我吧，」她添說，在她的看着聶黑流道夫的非常斜視的眼睛裏，他又注

意到那種緊張的憤怒的表情。……

「爲什麼我要離開你呢？」……

「就是這樣。……人不是……」

「爲什麼要這樣？」……

她又用他覺得是憤怒的目光看他。

「哦，這就是這樣的，」她說。「你離開我，我向你老實說。我不能夠。你什麼也不要管了，」她用顫抖的嘴唇說，沉默了一會。「這是真話。我寧願上吊。」

聶黑流道夫覺得在她的拒絕中含有對他的仇恨與不可饒恕的憤怒，但還有點別的——奸邪的東西。此番在完全平靜心情中所表示的她原先拒絕的確認，立刻在聶黑流道夫心中消除了一切的懷疑，並使他回到先前嚴肅、莊重、感動的心情。

「卡邱莎，我說的和我說過的」一樣，」他發音特別嚴肅。「我請求你嫁我。假若你不願，在你不願的時候，我，和先前一樣，要在你所要到的地方，要跟你到你所被帶到的地方。」

「這是你的事，我不再說別的了，」她說，她的嘴唇發抖。

他也沉默着，覺得自己無力說話。

「我現在要到鄉下去，然後到彼得堡去，」他說，終于神志安定了。「我要爲你的事——我們的事去設法，上帝保佑，要撤消判決。」

「不撤消——也沒有關係。我不是爲這個而是爲別的事應該受到這個……」她說，他看見她費了多麼大的力約制眼淚。

「那末，你看見了明紹夫嗎？」她突然問，以便掩飾自己的興奮。「他們無罪，不是嗎？」

「我末，科魯貝爾那樣的。」獄卒點頭，反對對面自己的意見。「那無罪，不是罪，只願『是的，我覺得是的。』」

「那樣奇怪的老太婆，」她說。不是科魯貝爾那樣的，那無罪受刑的……」獄婦，謝了，他向她說了聽明紹夫所說的一切，並問是否需要什麼，她回答說她什麼也不需要。

他們又沉默着。

「哦，關於醫院，」她忽然說，用斜視的白光看他，「假若是你願這樣，我就去，並且

酒我也不喝了……」

森黑流道夫沉默着看她的眼睛。她的眼睛笑着。

「這很好，」他只能說出這個，於是向她告別了。

「是的，是的，她完全是另外一個人了，」森黑流道夫想，在先前的懷疑之後，感覺到全新的、他從未感覺過的情緒——確信愛情的不可征服。

在這次會面以後回到了自己的惡臭的獄室裏，馬斯洛發脫下大衣，坐在板床上的自己的鋪位上，把手放在膝上。獄室裏只有：患肺病的伍拉格米爾的婦人和她的嬰兒，老婦人明紹發，哨舍女看守，兩個小孩。執事的女兒昨天被斷定了精神上有病，被送到醫院裏去了。其

餘的婦人都洗衣服去了。老婦人躺在板床上睡着了；小孩們在走廊上，門還開着。伍拉濟米爾的婦人抱着嬰兒，哨舍女看守帶着她的動作迅速的手指不停地織着的襪子，走到馬斯洛發面前。

「眼，你見過面了嗎？」她們問。

馬斯洛發未回答，坐在高板床上，擺着觸不到地面的腿子。

「爲什麼要哭呢？」哨舍女看守說。「最要緊的是不要喪氣。哎，卡邱莎！好了！」她說，迅速動着手指。

馬斯洛發沒有回答。

「我們房裏的人洗衣服去了。她們說今天有很多的施捨。聽說，帶來了很多東西，」伍拉濟米爾的婦人說。

「非那施卡！」哨舍女看守在門口喊叫。「這個小鬼跑到哪里去了？」於是她拿出一根織針，插進襪子和線球裏，走上了走廊。

這時，走廊上傳來腳步聲與婦女的話聲，任這個獄室的女囚犯們光着腳穿着囚鞋走進來，各人帶着一個麵包捲，有的帶了兩個。非道蓋亞立刻走到馬斯洛發面前。

「什麼回事，有什麼事情不好嗎？」非道蓋亞問，用明亮的藍眼睛親愛地看馬斯洛發。

「這是給我們吃茶的，」於是她把麵包捲放在碟子上。

「那末，可是他不想結婚了嗎？」考嫩不列發問。

「不，他沒有變，但我不願，」馬斯洛發說。「我向他這麽說了。」

「這個呆子！」考嫩不列發用低音說。

「假若不住一起，結婚有什麼意思呢？」非達西亞說。

「可是你的丈夫要同你去的，」喻合女看守說。

「哦，我們是合法的夫妻，」非達西亞說。「可是假若他不和她住一起，他爲什麼要

結婚呢？」

「哦，傻瓜！爲什麼？他娶了她，就給她享受富貴了，」考嫩不列發說。

他說：「無論你被送到什麼地方，我也要跟隨你去，」馬斯洛發說。「他去！」

去，不去，就不去。我不會去要求他。現在我要到商會去辦法。在那里他和所有的大

臣是親戚，」她繼續說，「只是我仍不需要他們。」

「一定的！」考嫩不列發忽然同意了，檢查着她的袋子，顯然，在想別的事情。「好吧

給我們喝點酒嗎？」

「我不要喝，」馬斯洛發回答。「你自便喝吧。」